

工会工作的“三个创新”

郭文斌

为了更好地践行“双为”理念、参与企业改革发展、进一步发挥工会工作的主动性、能动性，在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工会七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确定了工会工作的三个创新是：

2018年为“理念创新年”。理念决定思路，思想决定出路，理念一变天地宽。理念创新就是要通过改变过去传统的思维模式，从而跟上新时代步伐，用创新性思维想问题、谋大局、作决策，谋求工作新突破；就是要聚焦广大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抓好“双为”理念贯彻实践、新型工会工作模式构建、职工队伍素质提升、职工权益维护、四个中心建设和工会自身建设等六个方面的工作，实现工会全系统思维方式上由“安于现状”到“大胆尝试、争创一流”的转变，实现由“疲于应付”向“超前谋划、提高水准”的转变，努力引导广大职工体面劳动、有尊严生活和全面发展。

2019年为“机制创新年”。机制就是工作运转的机理和模式。机制要想持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必须适应新形势变化和新时代要求，不断完善，不断创新。就是要通过全年努力，在工作模式、手段、机制等原有好的基础上，在工会系统方方面面创新的基础上，对各项工作概括、总结、提炼，使之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使之好上加好，好上更好。

2020年为“工作创新年”。“工作创新”主要指工作成效创新、工作水平创新。就是要在前两个主题年活动的基础上，实现工会各方面工作再创新水平、再上新台阶。就是要通过工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三年努力，使工会系统的干部队伍整体形象在全集团成为表率，使工会系统的整体工作在省总、全总成为典型，使工会系统的各个组织在各级党政和广大职工心中成为真正上下都满意的“连心桥”。

（摘自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工会主席郭文斌在工会七届十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目 录 2018 · 4 总第 73 期



《七色花》编辑委员会

主 任：郭文斌

副 主 任：李鹏程 耿晋萍 李新淼

孟 奇

主 编：耿晋萍

编 委：李鹏程 景五更 郭银虎

霍鹏博 傅澍乾 潘洪科

执行主编：傅澍乾

责任编辑：潘洪科 王 珺

美术编辑：王玉荣

封面题字：刘政群

卷 首

01 工会工作的“三个创新” / 郭文斌

聚焦西山

04 煤海踏浪

——西山煤电马兰矿选煤厂投产 25 周年纪实

/ 武建维 王东东 李建平

“双为”领航专栏

12 坚定精神上的理想信念 / 阴丽娟

13 生活有感（三首） / 郭银虎

14 在合唱团的日子 / 杨 谅

诗歌坛

15 听自己的声音（外一首） / 梁生智

15 阁上诗札（组诗） / 武建维

16 赶场（组诗） / 周永胜

17 母亲 / 牛未生

18 关于雪的诗（组诗） / 王恩荣

19 贺刘江平《燕南诗稿》出版有感 / 刘忠怀

20 心歌（组诗） / 宋变爱

21 山西赋 / 赵克诚

22 梨花诗（三首） / 王雨白

23 登华山赋 / 郭翔臣

24 词曲二十一首 / 阎进朝

25 北曲小令二十支 / 郜桂英

67 好儿女心逐浪高梦致远 / 温锦萍

小说林

- 27 在水一方 / 周春娥
36 桃花沟记 / 李虎林
37 蓝天与大海的约定（中篇连载） / 刘国明
51 落俗（长篇连载·之六） / 百川

散文韵

- 64 虎峪河（外一章） / 于园伟
68 老妈的手机（外一章） / 鲍文昌
70 偶遇 / 李拉成
71 岳母的情怀 / 段志武
73 静待花开（外一章） / 王欢
75 舌尖上的故乡 / 周小艳
77 双福迎新 / 张来香
78 家风 / 兰小川
81 读书札记（三） / 潘洪科
84 旅居琼海 / 马小君
85 走马东京揽古胜（外三章） / 张杰

艺苑风景

- 89 平淡写意情为墨 / 任晋渝
93 植根在矿山这片热土上
——赵润生书法艺术管窥 / 宋秀平

简讯

- 50 温锦萍诗歌获“中国·晋中牛郎织女爱情文化节”
诗赛优秀奖
63 西山耿锡长等人作品在省煤炭系统第九届职工书法
美术摄影展中获奖
80 周永胜小说、诗歌获奖

主 办：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工会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职工文化艺术联合会
编 辑：《七色花》编辑部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 325 号
（西山工会办公楼一层）
邮 编：030053
电 话：（0351）6212154 6215415
电子邮箱：XSWLQSH@163.com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煤海踏浪

——西山煤电马兰矿选煤厂投产 25 周年纪实

□武建维 王东东 李建平

序

马兰矿选煤厂于 1990 年 6 月正式动工兴建，到 1993 年 10 月 20 日正式投入生产。

二十五度春秋，弹指一挥间。在集团公司党政的正确领导下，在历届矿厂领导和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马兰矿选煤厂坚持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的工作理念，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佼佼者。

二十五年来，马兰矿选煤厂人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不断树立良好形象，秉承绿色生态发展思想；

二十五年来，马兰矿选煤厂人励精图治，逆势而上，优质高效，突出管理理念，确保安全生产；

二十五年来，马兰矿选煤厂人顺应市场，不忘初心，奋勇向前，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

二十五年来，马兰矿选煤厂人追求卓越，拓展视野，勇立潮头，以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激荡着职工的心灵；

二十五年来，马兰矿选煤厂上下砥砺前行、从未懈怠——

勇立潮头唱大风

花园亭阁、曲径蜿蜒、厂房林立、鳞次栉比，走进马兰矿选煤厂，如同走进了标准化园林小区，看着整洁明亮的厂区环境，高科技的洗选设备，职工饱满的精神状态，都会被一种清新和煦的氛围笼罩着，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职工良好的精神风貌，丰富多彩的业余文体活动，更被一种昂扬斗志、团结进取的氛围所感染，干净宽敞的厂区内鲜花吐艳、芬芳四溢，高大的筒仓耸立在蓝天白云下，筒仓上“马兰精煤、驰誉中外”八个大字十分醒目，主厂房里机声隆隆，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有序地辛勤忙碌着，厂办公楼悬挂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安全生产内容及选煤厂的每月、当日入洗生产原煤和外运的统计数据，厂区处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环保整洁的现代化选煤厂的新风貌。

作为国家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 100 项重点工程的西山煤电马兰矿选煤厂，厂区占地面积 15 万余平方米，现有在册职工 700 余人，设准备车间、运销车间、电气车间、主洗车间、煤泥水车间、煤质车间，下属 8 个党支部，党员 123 名。25 年来，

全厂干部职工用他们执着拼搏的精神和甘于奉献的品质，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在曲折中前进，在困境中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崛起于吕梁山脉下的汾河之畔。特别是近年来，作为西山煤电旗下的一座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大型现代化洗选厂，经过几番扩建和技术改造，现核定洗选原煤400万吨/年，生产精煤230万吨/年，主要洗选工艺为原煤重介旋流器分选、粗煤泥螺旋分选、细煤泥压滤回收。曾荣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煤炭学会酸性高泥化煤泥水处理技术研究三等奖，跻身于全国五十强选煤行列，还荣获全国“十佳选煤厂”称号，取得并巩固了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马兰矿选煤厂在二十五年的建设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当大家谈到这些，无论是厂长，还是职工，无不感慨万千。

一路风雨兼程走来，马兰矿选煤厂从一棵小苗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二十五年，马兰矿选煤厂也同样是机遇与希望并存，压力和动力同在。面对困境马兰矿选煤厂人没有等待、退缩，以弄潮儿勇立潮头、毫不畏惧的精神，全厂干部职工迎难而上，齐心协力共克难关。面对机遇和挑战，全厂党员干部不忘初心、锐意进取，踏浪煤海的步伐从未停止，一路铿锵，马兰矿选煤厂人将这些归结为向“质量、设备、管理”要效益。从毛煤开采、原煤加工、洗选加工及装车全程进行监控，严格每一道工艺流程，加大对重点岗位、重要环节的质量监控，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安全生产管理模式，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

保证安全就是企业最大的效益，选煤厂始终把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切实保障安全，真正做到生命至上、安全为天，认真抓好本质安全和质量要求的落实。

本质安全讲求的是人的本质安全，选煤厂始终如一抓安全教育，通过深入开展“从严管理为了谁？安全好了谁受益？”大讨论活动，抓好安全理念的引导，让全体职工真正领会从严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实施安全自觉培养和安全心智模式培训等全方位、立体式的安全思想教育，规范职工

的安全生产行为习惯，建立正确的安全生产观念，建立正确的防范意识；选煤厂建立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教育广大职工使其不愿、规范行为使其不能、重办“三违”使其不敢，从源头上杜绝事故发生。建立特殊时期“三违”罚款和定性“双升级”制度，构成强有力的威慑效应；建立严格的措施落实制度，不放过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彻彻底底将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建立严格的隐患排查制度，把隐患消灭在现场，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在责任追究上过真招，做到“安全事故零容忍、安全隐患零容忍、不安全行为零容忍”，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位。

马兰矿选煤厂在设备管理上实行厂、车间二级管理模式，坚持预防为主，使用维护和计划检修相结合、技术管理和经济管理相结合、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对全厂的生产设备进行综合管理，做到综合规划、合理选购、及时安装、正确使用，精心维护、科学检修、安全生产、适时改造和更新，改善和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技术装备水平，做到精心组织生产，严格工艺流程，加大对重点岗位、重要环节的管控考核力度。

加强生产过程管理，马兰矿选煤厂突出以人为本，优化人文环境，整合员工队伍，实现从传统管理向文化管理的过渡，提出了核心理念“安全第一，生产第二”、“带着感情抓安全”以及“安全工作是煤矿永恒的主题；安全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安全工作责任重于泰山；条条规程血染成，不能再用血验证；安全工作无小事；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安全工作是个系统工程，必须齐抓共管”等一些言简意明，内涵丰富的安全理念，提高了员工的安全认识，丰富和延伸了安全工作内涵，实现了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的转变，有力地促进了安全生产。

传统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变，大胆推进管理体制创新，积极推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从全厂的整体出发，把管理重点放在事故预防的整体效应上，实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安全管理，实现对安全生产全过程的控制，逐步建立起系统化、程序化、自我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重点突出以“责任、智

慧、创新、共享”为核心格言的企业文化品牌建设，实现责任与管理的有机融合，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

二十一世纪企业的竞争核心是人才的竞争，构建一个留住和吸引优秀人才的平台，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将人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合理开发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选煤厂对干部职工从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进行激励，调动了大家的工作激情。

追逐朝阳踏征程

作为一个国有企业，不仅担当着为国家创造财富、为职工群众谋利益的职责，还在加快安全、文明、和谐、绿色矿区的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马兰矿选煤厂在历届厂领导的带领下，始终把推进节能降耗、减排，探索循环经济，打造环境友好型企业融入全厂的科学发展中。

二十五个春夏秋冬，马兰矿选煤厂人踏浪煤海的步伐从未停止。他们以自强不息，知难而进，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马兰矿选煤厂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从煤炭数量、质量的管理、毛煤开采、原煤加工，到洗选加工及装车全程进行质量监控。开展了技术革新改造工作，煤泥水系统增设了絮凝剂添加，完善了石灰添加池，彻底治理了02#煤对煤泥水系统的污染，对确保煤泥水系统正常运转，减缓设备腐蚀、延长设备使用寿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项目还获得集团公司“首届青年科技大会”一等奖；先后通过了由北京新世纪质量体系认证中心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在集团公司率先取得了2000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煤质车间生产班QC小组被煤炭工业质量管理协会命名为2000年度煤炭工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2001年，马兰矿选煤厂进行了第一次大型技术改造：增加了两套加压系统，主要生产设备19台，加压过滤机为山东莱芜煤机厂产GPJ-96，采用PLC集控系统，与之配套的空气压缩机驱动电

机为三台450KW的同步电机；2003年进行了第二次大型技术改造，全厂主要生产设备增加为592台，装机容量为16652KW；准备车间增加了动筛系统，主洗车间将原来的两套跳汰系统更新为两套重介系统，准备车间还增加了主要生产设备8台，在原煤分级筛下加装GDT20/40G型机械式动筛汰机及双齿辊破碎机，通过系统更新改造，2005年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马兰矿选煤厂与矿同步实现达产目标。

多年经验积淀，马兰矿选煤厂依靠科技创新，不断进行设备的更新改造，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和小改小革，2007年，煤泥水车间两条煤泥皮带进行了拆除、改造。改造后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简化了工艺，减少了工作岗位，降低了职工的劳动强度，使原来的工作效率翻了一倍；对运销车间540皮带进行了改造和恢复，减轻了中煤仓的压力，在中煤仓煤料不足的情况下，能够及时返送煤料，保证了铁路外运畅通无阻，赢得了企业的声誉，在中煤仓满仓的情况下，使精煤能够及时落地，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

自主创新，不断进取，在马兰矿选煤厂同样入脑入心，科技兴企，为推进选煤厂的科技进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厂领导不断加强科技投入，积极引进推广新技术、新工艺，不断完善工艺系统。2017年，选煤厂粗煤泥分选系统改造工程被列入集团公司重点工程，厂领导抽调精兵强将，将这一重大工程落实到人，该工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粗煤泥分选部分，采用TBS分选机、电磁高频筛、离心机等设备对粗煤泥进行分选；第二部分为三产品旋流器改造部分，将原有6-1000/700型无压三产品旋流器，更换成3-1200/850型无压三产品旋流器，对配套合介泵进行改造、配套的耐磨管路等进行改造。项目实施后，使选煤生产组织更趋科学合理，简化了操作程序，同时，由于介耗、电耗下降，降低了洗选成本。

走进各个车间，但见窗户明亮，地板整洁，控制台上的各种指示灯闪烁着，计量器界面不断跳动数字，控制精确，电脑屏幕记录清晰明了，皮带运转顺畅。如此优质高效的设备，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这崭新的面貌，正是选煤厂技术改造、科技创

新和改革结出的硕果。

以2017年为例，在矿井原煤供应较充足的条件下，马兰矿选煤厂以多煤种配洗工作为重点，实现了02#、2#、8#三种煤的合理配洗，保证了产品灰、水、硫达到国际质量指标。为保证精煤的纯度，严格装车环节数量质量管理，落实装车清杂验收和计量管理，确保了外销产品质量符合合同要求，保证了商品煤批次合格率和稳定率均达100%，增强了企业信誉。

马兰矿选煤厂从投产至现在，年年完成精煤洗选外运任务，年年实现利润攀升，所销精煤批次合格率100%，稳定率98%，为国家能源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坚定初心勤砥砺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实践梦想的征途中坚定信心，马兰矿选煤厂干部职工时刻保持“弄潮儿勇立潮头”的英雄本色，自我完善，发掘自身潜力，审时度势，做到不断提升，大力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握思想之舵，不忘初心，奋斗前行。

党的十九大，给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创新机遇期、转型攻坚期、发展关键期，能不能找准方位、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是把握主动、赢得优势、拥有未来的关键所在。2017年，马兰矿选煤厂党总支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党建工作思路，在工作方法、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在高度上、速度上再次“加档”，追逐朝阳的初心更加坚定，迎着崭新的目标全速前进，为全力推进绿色循环经济选煤园区建设注入了新的润滑剂。

面对生产经营面临的新形势，马兰矿选煤厂不断为党建工作充盈新内涵，以全面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为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定位以及清洁高效、转型发展之路上勇做“领路人”，带领广大党员干部以“技术领先、产品高端、成本可控、面向市场”为追求，发挥党员中技术人员的作用，继续在产、学、研一

体化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上做文章，助推企业实现绿色环保产品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和持续发展；着力推进“四不两直”动态检查，以“三基”建设为抓手，严格执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认真落实“三个必管”、“安全管理若干个必须”等规定，明确主体责任和监管职责；落实“隐患就是事故、违章就是事故，制度缺乏、制度漏洞、制度不落实就是事故”的理念，严肃问责；加大“事前问责”，规范了职工行为，提升了全员思想素质，夯实了安全基础；强化通风、瓦斯、煤尘、防火、供配电、雨季“三防”、交通、民爆和装车线等管理，着力提升安全装备水平，积极改善安全环境，有效管控重点部位，持续改进薄弱环节，有效落实安全责任，保障了全年安全生产目标的顺利实现。

新形势下，马兰矿选煤厂不断为党建工作补充新的能量和思想动力，使八个基层党支部开足马力，向着崭新的目标全速前进；先后修订完善了党建工作相关制度、“周计划、月考核、季例会”和互学互评党建工作机制，加大现场观摩评比力度，积极营造“比、学、赶、超”氛围；利用党课讲堂、职工道德讲堂、党员先锋讲堂、党员微信群等载体，落实学习任务，使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和党组织负责人讲党课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在党员中开展“学理论、学规章、学先模、晒业绩”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分批次组织党支部书记参加集团公司集中轮训；加大内外交流、互帮互学、对标提升力度、提升能力素质；深化“一支部一特色”党建品牌创建活动，使之成为党建工作的有力抓手和主线；坚持“思想、措施、管理”三不放松，坚持“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向管理要安全”的工作思路，严格考核，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工作执行力和落实力，打造“业务精、管理严、作风硬、效率高”的高素质干部职工队伍；进一步完善、细化、量化考核方案，层层分解落实各项责任目标，强化各级管理干部的责任落实，严肃处理工作上的不作为，做到责、权、利相统一；强化班组建设，提高管理水平，不断增强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

多年来，通过严格考核，有效激励约束，全厂

的干部管理水平、业务能力和职工的技术技能逐年提高。干部职工斗志昂扬，意志坚定，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充足的干劲，锲而不舍的精神拼搏奋斗。

提升素质人为本

人才兴则企业兴。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已成为每个企业的核心因素，企业要做强做大，必须要培养一支素质高、业务精的职工队伍，建厂以来，马兰矿选煤厂立足“多管齐下、统筹人才选拔、培训和引进工作，打造一流的人才队伍和工作团队，造就一批全厂拿得出、行业叫得响、公司有影响力的复合型人才”的理念，将打造一支技术过硬的优秀职工队伍为出发点，在培养优秀技能人才上做文章。

马兰矿选煤厂坚持“全员覆盖、队为基础、教育公开、注重实效”的原则，以安全和技术培训为主。以车间队组为基础单位，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灵活运用现场操作，事故剖析等形式，多种途径培训，严格安全准入制度，确保培训质量，达不到要求一律不准上岗，同时，根据全厂自身实际，通过职代会制定了具体培训实施方案，细化了对具体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要求，从职工队伍的现状出发，根据安全生产的实际需要，提高人的安全作业行为，作为培训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高标准规划，高标准起步，先易后难，分步实施，稳步推进，从而使全员培训工作得到有效落实。

围绕职工素质教育，职教工作每年都有新特色。从投产第一年开始便聘请大专院校的老师来厂上课，开展管理干部计算机知识普及教育、管理干部选煤知识提高教育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给技术工人宣讲选煤理论知识，外送技术工人到其他兄弟选煤厂进行选煤实践操作培训，在全厂普及了全面质量管理知识教育，使全厂上下形成了“创名牌、争一流”的质量意识。

马兰矿选煤厂运用各种途径，聘请集团公司和省内技能大师来企业授课，实现了队伍技能水平的大提升。在集团公司职业技能竞赛上，马兰矿选煤厂包揽了电、钳工比赛的第一、二名；在新技术学

习上，职工掌握了皮带热接、精密氩弧焊、钛材焊接、塑料管道焊接等先进技术，填补了公司技术空白。

马兰矿选煤厂不断加强管理队伍、技术队伍和操作队伍建设，强化全员培训，提高全员素质，以“动态检查、动态达标”和“三基”建设为抓手，促进岗位成才；加大科技投入，积极推广新技术、新工艺，不断完善工艺系统。以“安全、质量、稳定”为主题，坚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事故就是毁企业、砸职工饭碗”的理念，明确全员质量职责。加强煤炭数、质量的管理，从毛煤开采、原煤加工、洗选加工及装车全程进行质量监控。精心组织生产，严格工艺纪律，加大对重点岗位、重要环节的考核力度。加强生产过程管理，稳定产品灰、水、硫各项质量指标，严格装车环节数、质量管理，落实装车清杂验收和计量管理，确保了外销产品质量符合合同要求，商品煤批合格率和稳定率均达100%。

保安全、保质量、降成本，机电管理是前提和保障。坚持执行集中生产、集中检修，严格落实计划性检修与预防性检修；严格包机制度，每月对设备完好率，影响生产时间严格考核兑现，调动了检修人员的积极性。落实生产人员巡查、交接班、机电人员动态检查。落实培训计划，提高了机电管理水平和检修人员的技能，保证了检修质量。

近年来，全厂上下齐心协力降成本、补短板，积极应对危机，认真贯彻落实集团公司会议精神和应对危机措施，严格落实集团公司《加强经营管理的三十条规定》和厂《加强经营管理的十条规定》，坚持从严从紧的经营思路，全力以赴保质量、保市场、增产量、降成本、保效益。加强经营管控，强化成本管理、全面预算管理。严格合同管理，杜绝计划外工程。严格控制费用支出，降低办公费用、招待费用和其他非生产性费用支出，努力降低介耗、油耗、电耗等大宗物资消耗；开展对标管理，全面对标分析，查找管理、工艺、操作、装备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制定措施，进一步细化经营管理；定期召开经营分析会，分析原因、制定措施，保证了全年经营计划的完成。

如今的马兰矿选煤厂在新时代精神指引下，干部职工工作热情高昂，前进的步伐坚定有力，改革

创新的精神越来越强，全厂干部职工以过硬的技术实力，较好的洗选产品质量，群策群力的市场需求发掘，深化了内部结构管理水平，提升了服务客户的能力，确保了安全生产，在稳步发展的道路上正阔步前行。

群星闪耀齐奋进

在马兰矿选煤厂二十五年的奋斗成长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技术能手、劳动模范、优秀党员……

金建中，马兰矿选煤厂第一任厂长，在选煤厂投产时，他带领全厂干部职工创下了令全国煤炭系统同行们刮目相看的几个奇迹。1993年3月到10月，仅用八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一座入洗原煤400万吨大型选煤厂的筹备工作，当年投产，当年建成部一级标准化选煤厂，当年达到洗水闭路循环部一级标准，当年荣获全国选煤系统“优秀管理奖”和太原市“先进单位”。1994年生产精煤89.1万吨，实现利润3058万元。1995年1到11月生产精煤114.2万吨，实现利润4972万元，两年收回选煤厂的全部投资。他先后荣获“太原市优秀青年厂长”、“山西省优秀青年厂长”和“改革带头人”、“第五届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等称号，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的接见。

2006年，王世民任厂长期间，带领全厂干部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对选煤厂的关键设备煤泥水系统进行了技术改造，这是西山煤电公司上市募集资金的一个主要技改项目。由于02#煤的影响，对洗选生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产品水分大，影响质量，用户不满意，王世民组织技术攻关小组，带领精兵强将，经过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制定了详尽周密的技改方案，随即和大家扑下身子，深入现场，进行攻关。在技改过程中他日夜繁忙，综合调配，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圆满地完成了技改任务。技改完成后，精煤含水分由原来的26%降至17%，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润。王世民还进一步完善选煤厂的管理模式，提出了“精确管理”的模式和理念，使选煤厂的管理上了一个新的

台阶，为选煤厂长足发展打下了一个更好的基础，在西山煤电公司模拟责任法人考核中，连续几年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在加强刚性管理的同时，王世民还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要求，使全厂干部职工感受到选煤厂的温馨和亲和，凝聚了大家的向心力，提高了安全生产的积极性。他多次荣获“煤炭企业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第五届全国十佳选煤厂厂长”、“中国煤炭科技三等奖”、“太原市特级劳动模范”、“金牛奖先进个人特等奖”等荣誉称号。

鲁振军，新时期知识型厂领导干部，现任马兰矿选煤厂副厂长，他从基层干起，凭借扎实的工作、出色的管理水平、过硬的技术，一步步走来，在选煤厂的建设发展历程中，他既是建设者、奋斗者，也是见证者；他从职工技能大赛冠军的舞台上走来，和妻子冀彩霞都是西山职工技能大赛的“技术状元”，是一对优秀的企业才俊。不论是在基层工作，还是在厂领导的位置上，鲁振军秉承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在选煤厂安全管理工作中，他结合选煤厂的实际情况，勇于探索创新安全管理新方法，以安全文化建设为引领，以创新方法为手段，创新安全管理模式，提出自上而下，由下而上的“双向安全管理法”，编写以“零伤害”为核心的选煤厂十大安全理念，在全厂所有的车间岗位推行“全覆盖式”的安全检查方式，进行全方位风险评估，安全措施倒查等安全创新方法，着力进行安全预控体系建设，为实现选煤厂十年安全生产无重大事故做出了贡献。他多次荣获“全国煤炭行业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手”、“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等殊荣。

杨立，现任马兰矿选煤厂准备车间主任，是一名优秀的基层管理者和技术人才，他工作认真、扎实、创新，而且善于管理，善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他担任煤泥水车间主任期间，通过生产实践，他发现02#煤在入洗过程中引起煤泥水恶化，影响生产和煤质，于是他和同事们破除条条框框，决心乘技改的东风进行改造，他参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案，在技改过程中，他深入生产第一线，和技术人员一齐动手，对煤泥压滤系统

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完善，提高了生产效益，为全厂精煤的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他多次荣获“山西省青年职工十佳创新能手”、“山西省职工优秀创新能手（技术）”、“太原市新长征突击手”、“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年度技术创新功臣”等称号，他撰写的技术论文先后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三等奖、西山首届青年科技成果大赛一等奖。

在马兰矿选煤厂这片热土上，还有许多这样的劳模先进人物，像赵哲、王子番、赵志明等，正是许多个这样的先进模范人物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和进取创新精神，给大家树立了榜样，使马兰矿选煤厂的发展不断创造新奇迹、一步步走向新辉煌。

文化映照奏新韵

“萃菁华以既往，扬盛德以开先。”以精神塑形象，以文化树品质，马兰矿选煤厂投产二十五年来，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从起步探索、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马兰矿选煤厂坚持以文化传播为主要内容，把企业文化延伸到各个车间、班组，充分利用牌板、宣传栏、安全标识等，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还积极寻求和尝试先进的文化教育方式、方法，不断完善以目标、任务、措施、责任人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管理体系，通过执行力建设和考核，加强和细化各环节管控，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内涵，全面提升和创新了管理水平，让干部职工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企业文化理念的熏陶和启迪，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

按照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和马兰矿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安排意见的有关要求，选煤厂认真开展工作，在完成上级规定工作的同时，将企业文化理念深入到各个管理环节，梳理已有的制度，对不完善的制度重新进行修订；积极创新自选动作，亮点、特色工作明显，各车间充分利用支部生活会，班前会等形式，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学习企业文化理念，使企业文化耳熟能详。

选煤厂注重加强企业文化宣传平台的建设，发挥微信、微博、党建平台、内网等媒体平台在推进

企业文化工作创新管理上的作用，及时了解职工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唱响主旋律，为企业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同时，还注重巩固精神文明创建成果，积极开展“爱岗、敬业、奉献”和“我为企业争光荣”等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号召广大干部职工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主动投身工作中，形成了“用先进的理念熏陶人、用安全的环境改变人、用严细的规范约束人、用亲情化管理带动人”的舆论氛围。

马兰矿选煤厂还结合自身实际，统筹安排、循序渐进、突出重点、大胆创新，根据历年职代会文件精神，修订完善了马兰矿选煤厂企业文化建设实施办法；每月召开企业文化建设会议，使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与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同时安排、同时部署、同时考核、同时奖罚”，形成了“党政齐抓共管、干群协力推进”的良好局面。

近年来，厂领导班子十分注重职工文体设施场馆建设，建成了职工文化活动中心；同时不断规范职工行为文化，为全厂各车间发放了企业文化建设标准文件，制定了相应的考核机制；广泛开展精神文化活动，利用节假日组织开展职工拔河、踢毽子、跳绳、双人过桥、短跑接力、自行车慢骑、展风采女工趣味比赛、青年职工座谈会等活动，这些活动陶冶了职工情操，增强了团队意识，培养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春满厂区幸福景

马兰矿选煤厂建厂初期，从农村招来的许多工人，绝大多数家庭有两个以上孩子，有的还居住在依山而建的棚户区，本来家庭经济已十分拮据，承受不起风雨，如家中遭遇意外变故，陷入困境的家庭生活就会雪上加霜。

全厂上下把帮扶工作作为大事列入日常工作中，在全厂开展了“一助一、献爱心”帮扶活动，要求全厂干部结对子帮扶困难职工。不论是节假日，还是职工突遇天灾人祸，厂领导都要在第一时间上门慰问，及时帮助困难职工解决实际问题，使困难职工及家属心中都感受到厂党政的亲切关怀。帮扶

干部们带着感情，一次次走进困难职工家中，一次次给困难职工帮助和鼓励，使全厂职工坚信，在自己遇到生活困难时，组织不会忘记自己，更加坚定了全厂职工干好本职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厂领导根据困难职工的实际情况，专门召开帮扶工作会议，制定了《工会慰问职工办法》，并提出：“困难职工是企业大家庭的一员，决不能让一个困难职工活不下去，决不能让一个困难职工子女上不起学，决不能让一名患大病职工看不起病！”将帮扶困难职工列入党建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和工会工作的重点。历年来，马兰矿选煤厂从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出发，开展了“金秋助学”活动，为厂内考上大学的344名职工子女提供了72万元助学金。利用春节和中秋，积极开展“温暖工程”建设，无微不至地关爱贫特困职工、工伤职工、职业病患者和工病亡遗属，厂、车间领导主动上门慰问，共发放慰问金73万元，慰问776人次，让厂困难职工家庭感受到了厂党政领导和工会组织的深切关怀。厂领导常说：帮扶工作是一项关乎民生的大事，对企业来说，既是困难职工家庭的事，更是企业的大事，与企业的发展同等重要。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这项工作关系着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着企业的和谐稳定，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让每一个困难职工都在企业的关爱中幸福地生活，共享企业发展壮大带来的丰硕成果。

全面树立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都是硬任务的观念，强化环保意识，落实环保责任，严守环保“红线”。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还对厂区进行了绿化、亮化，改善了职工的工作环境；不断加大环保工作管理、考核、问责力度。特别是对矸石山的治理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矸石山进行了黄土覆盖，修建了防洪大坝，铺设了清水管道、电线，开展了防火、扬尘治理工作；严格煤泥水系统和韩家沟雨水收集池的管理；加强放射源和危险废物的管理以及煤堆、料堆等作业场所的环境治理，确保了各项环保责任目标实现。

马兰矿选煤厂还注重职工工作、生活福利设施的改善，完成了单身楼60套家属住宅房的改造安

置工作；改造和维护采暖管道400米，采暖效果明显改善；硬化住宅区路面1500平方米，文明小区建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起了漂亮的地下停车场、职工健身阅读中心，对职工澡堂进行了维修扩建；对后勤系统澡堂、食堂、招待所等进行了承包经营，对职工餐厅进行了改造和扩建，为职工工作、生活提供了良好条件。

马兰矿选煤厂成立二十五年来，是发展壮大的二十五年，是拼搏奋斗的二十五年，也是改革创新的二十五年，全厂干部职工耳闻目睹了这一发展历程，二十五年间，马兰矿选煤厂所发生的变化，每个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这是一片洋溢着创业激情的热土，这是一个充满拼搏奋斗精神的集体团队。巍巍吕梁山，铸就了她深厚的文化底蕴，秀美汾河畔，浇灌了她浓郁的情怀，她用厚重的文化之魂，孕育了一批批艰苦创业的实践者，逐日吕梁，踏浪煤海，践行十九大的号角已经吹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鼓奏鸣，马兰矿选煤厂干部职工不忘初心，胸怀坚定信念，转岗分流工作有序推进，提质增效创新的步伐铿锵向前，正向着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选煤厂的发展方向迈进，这步伐将始终向着追求卓越的目标奋力踏浪前行！

一步一回首，总结过往，马兰矿选煤厂人用勤劳铺就了光明大道。

一步一展望，面对未来，马兰矿选煤厂人用心规划了美丽前景。



坚定精神上的理想信念

——西山煤电“七一”表彰大会、合唱比赛随想

□ 阴丽娟

“……甩开那膀子敞开那个怀，甩开那膀子敞开那个怀……”当我在大合唱的队伍中，打开腔体，一字一句，唱着《黄河鼓手》中铿锵有力而又富有弹性的歌词时，头顶上白色的小唾沫星如小雨珠般带着雄壮而浑厚的声线，呈乐谱状，一声比一声有力地倾泄在后排女声部的身上。

蒙以羊皮的锣鼓不时发出稍有延续的节奏，低沉宏大，此际，所有人嘴巴呈圆形在鼓声下，从丹田中发出非常高亢而有张力的“大锣大鼓，敲起来，敲起来”的歌声，饱含情绪的歌声下我感觉自己像娘子军的一员，旁边有炮击、雷鸣、战争、战友们在我的周围正为夺取胜利衣衫褴褛，满身是血地奋斗着。这首歌曲排唱了半个月，如今在比赛台上我和发电单位的同事们更加狂热，大家齐发力地唱着“千年的锣鼓千年的路，千年的锣鼓千年的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步一步一代一代，走呀走过来，走呀走过来，走呀走呀走呀走过来”热血在指挥的金属棒下，在各种乐器的交响声中，在混声合唱中沸腾起来，燃烧起来，建党97年来的风雨历程在我们歌唱的天空中再现……有解放区的大生产，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硕果，有八十年代西山的崛起，有西山发电从发展到壮大的辉煌创业史，还有合唱队在每一个日子挥汗如雨的认真排练。组织排练的领导们及同事们忙前忙后的身影在幕帘上反复出现，有的领导，由于上衣纽扣凝聚着发电板块为西山做贡献的理想信念，凡事都肩负着对集体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小小的纽扣有如神助，呈现出往前冲

的形态。

在我们不懈奋斗的路上，都希望开创美好的生活。路如何走，一定要同集体的步伐一致才能聚力创新。我们售电公司暂时放下激烈的竞争市场，上上下下全体参与到了这次合唱比赛中，把在电力市场天天血拼的精神和信念凝聚进发电系统暂时需要的力量中，我们以最好的状态融进大踏步的歌声中。财务部部长带领钦点的部分干将，也全力投入到了此次大合唱中。皆言，今年的敢死队更勇猛，多了些“无敌雄狮和无敌母老虎”发声都是气沉丹田“啸聚山林”！“穿过多少险滩，闯过多少崖，就像那黄河滚滚来，就像黄河滚滚来”这句歌词如奔腾的河流，售电筹建的日日夜夜到运营的情景，冲进我们的心，有想哭的冲动，此时此刻我真的想哭。我们因为有为发电做贡献的理想信念，做事干净讲规矩，勇于创新，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但是，只能哽咽不能哭出来，因为指挥说过，不发声和尖锐的突兀声就是不和谐的声音，就是我们团体中的阶级敌人，要把热情融在每个音符中，我们的谢董说过，售电进入了电力改革的“无人区”，需要我们发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魄力，在这种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的要求下我怎能哭出来啊，只能努力跟着公司的步伐，坚定自身信念将电力改革进行到底。我们在羊皮锣鼓声中和谐而有力地混声合唱着，雄壮而有力的歌声不仅直入云霄，还随着指挥的节奏收放自如。

不论什么样的群体，都需要一个璀璨的核心人

生活有感

(三首)

□郭银虎

公交 330 路通西铭矿斜坡至工业广场有感

喜看矿山展新容，
公交通达春潮涌；
心系百姓解难题，
千群同心奔前程。

煤海日新又月异，
蜿蜒山道写真情；
忠诚担当有作为，
攻坚克难立新功。

马兰矿干部职工搜救
走失受困儿童（7月25日新闻）有感

艰辛搜救路，
浓浓工友情；
人间有大爱，
满满汇正能。

西山教育中心停车场开放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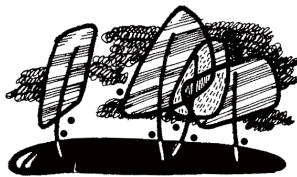
践行“双为”理念，
彰显开放胸怀；
方便职工群众，
厚德赢得未来！

物来增强集体竞争力，他会让大家意识到自身的精神信念是：规规矩矩做人，端端正正做事。我们发电的领导做到了。“玩命了，玩命了，一个比赛，半条命进去了！”这是我们合唱队中每个人每天发自肺腑的话，比赛的意义，从来没有永久的第一，只有最受欢迎奖。纵观西山发电的奋斗史，我们做人做事划出底线，有明确标准的集体理想信念和自身的精神信念。这是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原因。

第二轮，“羊肚子的那毛巾，红呀红腰带。黄河畔的那后生，好气派！”在充满豪情的激越歌声中我们专注地看着力求完美的指挥，在她要求稳住气息，撑住场面的示意下，我认为平时对自己在工作上的苛刻是一种愉悦的享受，要不然难以做到游刃有余。这不仅仅是唱歌，更是在集体中认识自我的过程。

“祖祖辈辈的情，祖祖辈辈的爱，记在那心里，揣在那怀……”我们深情地歌唱着，当指挥五官错位的手在空中一顿，那飞出去的满腔情怀到了台下的每个观众心里，那满腔的热血滚滚流向公司领导那里，预赛时领导比条幅有威力，像定海神针一般

坐在台下，让我们这些非专业，参差不齐的歌手如虎添翼，勇夺下第二名的好成绩。什么是战场？有主将，有士兵，有勇有谋奋勇厮杀地抢夺阵地叫战场。我们每个士兵，从容就义般用歌声对着大家敬礼，所有的人被感染了用掌声回礼。指挥一挥手一向下握拳，所有的一切落下帷幕，她高兴地，紧紧地握着两个拳头，接着在她胸前，朝我们竖起两个大拇指。那是，你该竖起拇指的，西山发电人在一千豪杰的带领下，一发力千家万户都受益。大合唱不论输赢，再次坚定了我们为西山齐发力的精神信念！爱着大合唱，爱着大集体！我们爱你西山发电，让歌声振响西山吧！我们因是发电人而骄傲！



六月初，我接到社保科的通知，让我参加迎“七一”红歌合唱。当时我很是激动，矿上把我们这些退休多年的老党员一直挂在心上，这么重要的活动还让我们参加，真是让我感动不已。

我是2010年底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每逢过节搞活动，社保科党总支的领导们总是邀我们这些老党员们参加。

说实话，我本身嗓音条件并不算太好，但音乐却一直是我的爱好。小时候学校里的演出，唱歌、跳舞等节目总少不了我；读初中、高中时，我又是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长大以后，逢年过节我还经常参加村里的社团“自乐班”，在城里、镇里、村里给乡亲们演出。业余时间，拉拉二胡、吹吹口琴也成了我最大的爱好。

接到电话通知后，我收拾收拾准备去报到时，老伴说：“这么热的天气去唱歌，小心中暑。快带杯茶水，渴的时候喝点。”老伴边说边往我的杯子里放了冰糖和菊花。我高兴地连声说：“还是你想得周到！”老伴连说带笑道：“少耍贫嘴，快走吧！别误了你的唱歌事业！”

到了职教中心，我一看，冠有“矿山男高音”之称的侯天祥、“矿山音乐通”耿六保、红歌爱好者王红，还有我的老同事陈改仙、王月萍等都早已到来。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白家庄矿业公司的工会干部李娜、钱峰、郝春光等同志。李娜部长我较为熟悉，在我还没退休前，因为我常写通讯报道，曾多次采访过她，所以对她印象较深。我知道她曾当过兵，可她还像当年那样年轻，对人还是如火一般热情，保持着女军人的本色。然后，钱峰和王红等同志发给我们印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祖国，慈祥的母亲》的歌页。

当我手持歌页刚刚坐定，只见李娜部长领着一位风姿卓然的女士走上了讲台。经李部长介绍，我才得知这位女士是西山煤电文工团合唱队的优秀演员杨改梅，也是我们这次合唱的老师和指挥。

杨老师直接从识谱、发音和歌词内容以及两首歌的情感内涵等方面开始讲起，然后便饱含深情地给我们试唱起来。我们屏声静气地观看着杨老师的示范表演，真叫个美呀！因为我们这次是用京腔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腔调不好掌握，难度较大，但唱起来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儿；紧接着，杨老师又深情地唱起了《祖国，慈祥的母亲》，我们听着听着，渐渐地沉浸在她美妙的歌声中了。

两首歌示范演唱完毕，我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位杨老师真是不简单，确实应该向她好好学习呀。

杨老师示范表演过后，紧接着就给我们讲

起了乐理常识，并逐字逐句地教我们发音方法以及对歌词内容的理解、情感的把握等等艺术要素。她说：“唱歌是门艺术活，要的是喜爱和专注，要的是精、气、神。大家伙儿一定要用心唱，唱出白家庄人的风采来！”于是，我们在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克服天气炎热、教室狭小等各种困难，刻苦学练、互帮互学。侯天祥、耿六保、王锋、梁培忠等有音乐天赋的佼佼者率先教唱、领唱。每天，我们从上午唱到下午，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大家从没有喊过一声累，你教他一句，他练唱三、五次，一直到唱准确为止。

临近比赛时，小妹打来电话，要我回老家给她过六十大寿，我正犯愁，老伴看见我犹豫的样子便说：“别愁了，我替你回去，你就安心唱你的歌吧！”为了这次比赛，我没赶回老家给小妹过生日，虽然心里有些内疚，但我认为公事比私事重要，唱红歌更有意义。

七一前夕，白家庄矿业公司工会主席刘福平到合唱团排练现场，为我们加油鼓劲。这让我们合唱团的团员信心倍增。经过近一个月的排练，我们终于登上了西山煤电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7周年“红歌嘹亮，唱响西山”的大舞台。

我们以精彩的演唱博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采。虽然不是第一名，但这次合唱倾注了我们全体人员的汗水和心血，表达了我们全体合唱团员对党、对祖国的忠诚和痴情。

我们在欢呼和欣喜中与朝夕相处、可亲可敬的杨老师告别，与情同手足的合唱团员们分手。此时此刻，其情其义难以言表。可我深信：我们合唱团团员的情谊会在未来的岁月中延伸，我们心中的歌，会世代传唱……

在合唱团的日子

□ 杨 凉

听自己的声音 (外一首)

□梁生智

田野上听到风的手指拨动树叶
整条山谷发出令人欣喜的声音

那只我不认识的虫子落在我的肩上
我看着它在我身上悠闲的行走

俯下身看一棵草。它长得比地面高
它是否会在意另一棵和它同样的草

人们在隔一道梁的村庄赶庙会
乡下的神都如期坐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

我坐在树底下望着不能叫河流的流水
它们有什么力量一刻不停地经过无数村庄

一件事发生后另一件事必然发生
我相信有人会爱上从未去过的地方

听自己的声音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许多时候说出的话都会随风而逝

尘归尘土归土。神还会远去
他们不说话却带给人们不同的欢喜

最轻最重的土

我知道最轻的是土最重的也是土
今天。一定有很多人不再渴望远方

很多年我就欠着一次回归
我庆幸行走这么多年终于越来越接近

五月是槐花的季节。朴素的花啊
它们曾开遍我童年贫困的岁月

有多少人因为一天忘记了一年
应该感谢一位朋友指出虚空和空虚的不同

看着我之外的世界和世界之中的我
最爱我的人用爱养大我

看着花开放的时候花正在准备凋落
有谁想到我们也会制造悲伤

是忘记无意义的日历还是牢记时间
有一些爱与恨不能拿出来炫耀

母亲，从你归为最轻最重的土
我就知道了我最后的归宿

山路

高路入云
天蓝如宝石

路边
帅气高大的桦树 杨树
像是行注目礼的仪仗兵
迎送我们飞行

盘旋的路沿着狮子河
缠绕古交的高原
一路向北
河水里面

阁上诗札 (组诗)

□武建维

有着一个纯净的世界

洼立村古堡

是谁把土堡修筑在
这片古交高原的顶端

时间的刻刀把坚固的外壳剥落
只留下土黄的本色

离得你如此之近
追溯逝去的风云岁月
和够不着的天空
一丝痛楚在心尖上震颤

夕阳斜射
古堡静默无言
它的身躯里
还有谁的气息和血性阳刚

凝眸遥望古堡
山野吹过来一场风
我从风中听到了铁马刀兵的激荡
有些刺耳

穿过低矮的堡门
在残垣断壁上的片言只语
解读独有的沧桑
几百年的孤寂

洞崮山

葱郁翠绿隆起的雄姿
狍子 褐马鸡休闲的天堂
洞崮山 一座高大山峰
是昂首挺胸后生
英俊的身躯

播种山药蛋的拖拉机
驮着种子的毛驴
还有草棵中出没的野雉
仿佛他手上的小珠子

我在山巅 看绿草丛里
美丽的花朵
展现姣媚的容颜
是精心打扮的闺女吗

乳白色的薄岚
是谁舞动成轻纱
扯向天边

三教寺

人迹罕至的山间
曾有威仪辉煌的寺院
得道的高僧
“蓬莱一真境，造福遍北垓”

隐在崖壁下的三教寺
与清泉 松柏 万花 白云相伴
是否想避开红尘兵燹
眼前
却只剩余碎砖断碑

山间的鸟儿
眼睛里一片纯净
它们的鸣叫声 怎么听
也没有一丝梵音

探访者的虔诚
被压缩
心跳得有些加速
不是激动
只是想听听悠扬的暮鼓晨钟

赶 场 (组诗)

□ 周永胜

母亲的眼泪

母亲的眼泪
总是用甘甜滋润儿女
把咸涩留给自己

母亲的眼泪
晶莹剔透
不掺丝毫杂质

母亲的眼泪
没有色彩
却靓丽我的一生

春天来了

河床不再拥挤
冰花憔悴
萌动了相思

溜冰的孩子们叽叽喳喳
踩着不再坚硬脚下
把迷茫留在昨天

风的语言委婉了
河卵石悄悄探出头
探寻燕子斜飞

探 春

风吹过你的背影
你用如来神掌
抹去一切

风吹过你的背影
一排排梧桐无声关注
窗户上的小花

风吹过你的背影

整座城市骚动
面对诱惑

风吹过你的背影
柔软的柳条 打探
你的到来

幸福的高度

孔明灯上
写下俩人的名字
用一首小诗点燃
用一首歌放飞

你双手合十
口中念念有词
我想问的话
攥在你的手里

升腾的名字
成为两颗星星
在空中交织

玩 石

在别人手里
千万次地把玩
你用诱人的包浆
麻醉一双双眼睛

岁月被打磨成光环
通透无比
赞誉，成一种态度

人们不再津津乐道
仅剩一张红皮
愈加靓丽

小棉袄上的年味

童年，腊月
母亲在油灯下
一件小棉袄，几个许愿
膨胀的年味
浓缩在母亲灵巧的手上

拜年的吆喝声充满糖果味
棉袄上的大口袋
装满村东村西
不知羞涩的脸颊

粒粒糖果的味道啊

包裹着梦想
小棉袄上的针脚
记录着母亲的年华

冬天的爬山虎

有阳光呵护
生命就不会到此结束

灵魂是个不死的东西
有天有地
就不必担心结局

一个冬天
不会阻挡向上攀爬的力

通向罗马的路

昨日村寨
记忆中的羊肠道总是打结
在进出的山垭口上
祖祖辈辈
那蹭亮日月的脚印
堆积如山
与传说中的罗马大路
牛车，究竟什么模样

今天的家园
无需脚步丈量
南北隧道，东西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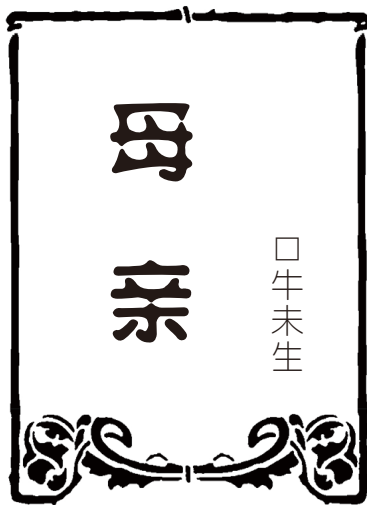
眨眼功夫
穿越梦里他乡
那条通向罗马的路
如同赶了一次场

腊八粥

母亲把想说的话
一句一句送进灶头
小火慢炖
偌大的铁锅
那咕嘟嘟的声音
透出香甜

每年这一天
凌晨就起床的母亲
安详，沉静
望一眼灶火添一把柴
直到兄弟姐妹
漂泊他乡

腊八粥
天涯咫尺的味道



当父本
在母体受孕的一瞬
意味着
一个女人
即将成为母亲
挑起身为人母的重任
十月怀胎
使母亲劳心费神
而备受艰辛
脸上不再细嫩
露出点点斑痕
忍受着
妊娠的剧烈反应

身体不再清瘦
露出臃肿万分
然而
袒露着
羞涩的欢欣
既是欢欣
又是担心
这块肉
牵系着
母亲的每根神经
母亲
在孕育中诞生
母亲

在临盆时形成

一朝分娩
 考验着女人的坚贞
 一个女人
 紧咬牙关
 忍住剧痛汗如雨淋
 以未曾有过的毅力
 胜利地跨过鬼门
 看着肉团的落地
 听着动听的声音
 脸上绽放出
 无比欣慰的笑容
 身体的轻松
 预示着自己生命的延伸
 身体的轻松
 肩负起没有合同的责任
 啊，女人的伟大
 就是女人能把生命孕育
 啊，女人的伟大
 就是女人能做一个无私的母亲

双乳胀痛乳浆猛喷
 充满了
 孕育后代的养分
 婴儿轻吮
 快感遍布全身

把一个母亲的滋味细品
 日
 为孩子的生活
 无怨地忙活得手脚不停
 夜
 为孩子的啼声
 无悔地难以就寝
 孩子
 在母亲的甘霖哺育中
 像雨后春笋
 一节节拔高
 渐渐成人
 三翻六坐九爬行
 牙牙学语周岁成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进
 母亲甜透了心
 看着孩子一日日成丁
 母亲乐得都有些上瘾

从此母亲
 就不在为自己生存
 一切都围绕着
 孩子的这个中心
 随着孩子的变化
 心
 一次次的抽紧
 又一次次的放松

享受着
 无与伦比的爱的诉说
 从此母亲
 一根绳子在心上拴紧
 一切围绕着
 孩子的这个圆心
 随着孩子的变化
 脸
 一次次的变阴
 又一次次的放晴
 享用着
 得天独厚的爱的沉沦
 母亲的一生
 就是以这坦荡的胸襟
 为孩子把心血耗尽
 母亲的一生
 就是以这无私的耕耘
 为孩子守望者幸福与温馨



关于雪的诗（组诗）□王恩荣



茶 韵

你给我斟茶
 我和你说话
 一杯是一幅画
 茶雾里闪动着你的水墨色彩

一杯是一首诗
 茶味中的苦涩是我的句和词

你一杯杯斟
 我一点点醉

诗和画在故乡相遇
 茶就是水上的桥

雪花的课堂

教研主任 和几个老师在专心听课
 雪花粉笔面似的在窗户外沙沙嚷嚷

数学老师使出浑身解数把学生的思维
 往外拽
 西风欠欠身大把大把的雪就从四楼往
 下倾倒

此刻 天地间 我是评委也是一个看客
 辽阔的雪花 仿佛也在紧张地评教评学

在楼上

十层楼望不算太高

上面还有七层
小城灰色的街道
像一年级学生
画的横七竖八的铅笔线条

我每天往返上班
拴在那条线上
像雨点挂在苍茫的尘世

一个词

一车肥 拉进原野
培植一地春光
一个烂词
能救活一首诗的意境

掏粪的农民很容易做到的
诗人却苦苦地守在月下

辽阔的花

风低处，把水分尘封成星星点点
太阳行走上面，像在摘掉这些花

虚掩柴门，有光线递进几朵雪花
红泥火炉的门外颠簸流离着一片辽阔

故乡斜在秋雨中

雨点一样敲击着键盘
把童年的记忆 化成一截文字
删除了世间的烦恼
收藏几片唐朝的月光
连同对故乡感恩一并转发给每一个人

手指朝着故乡的方向
让爱在指间聚集
将指面复制着的冬季的衣服
天冷了，预备着
把温暖的文本 粘贴在父母的心上

鼠标选定然后右击
不是选择守望，是想从秋天的时光里

剪切一段秋风
剪切一场秋雨
让风粘附着雨，让雨复制在望乡的眼睛里
让故乡斜在秋雨中

烟火

谁家的烟火 像咳嗽此起彼伏
在黄昏里把树林增高了许多
火的触角在白天背面无限伸展
想要在城市上空种植一大片森林
可是火光既是黑夜也赶不上响声
眼睛的逼视抵不过怒吼

强劲的声音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动物用体味在划定自己的领地

盲道

这条新路至从一开始就有一条盲道
却没有一个盲人走过

我一次又一次沿着这条盲道去上班
我眼睛雪亮发现我的工作盲点

今天早上我照常想踏上那条盲道
秋风已捷足先登藉落叶走在上面

募捐箱

一束强光落在，小小的募捐箱
上面是很有诗意的小女孩名字

“募”字怎么看都象
东倒西歪的“墓”

人们都绕过去了，我站了很久
无法掏出一个鲜活的未来

雪前

枝头倒挂着不见不散的承诺

松针固执用梳子梳理着寒流
山鸟关闭了就没停过的叫声
草木在用最后的绿取暖

风卷着地上的叶片，像翻书页，妄想寻找春天的句子

只有冬麦看出天空破绽，等一场大雪，像等一份家书

一个动词的多重命名

卖水果的
是把秋塞入身体

卖衣服的
是在给赤身裸体润色

卖纸幡冥钱的
是清明节把生接通死

卖黄瓜西红柿苗的
是老农送自己的一大堆孩子上学

扒车的村子

这个村子叫河北
时光担着的两岸
一头叫城，一头叫村

村里有庄稼地
城市有上班族
我天天经村子过了桥到城里上班

几十年了
站在护城河桥上看：
那土气的村子就是城市急驰车尾的故乡的
扒车的孩子

扒车的孩子跳跃的一刻
乡间的路就成了快行道

贺刘江平

《燕南诗稿》出版有感

□刘忠怀

(一)
“鹤雀楼杯”大赛喜获中华诗坛一等奖
《燕南诗稿》出版更圆人生旅途十年梦

(二)
不忘初心辛勤耕耘风风雨雨结硕果
牢记使命勇于创作坎坎坷坷见大效

(三)
千里长路始于跬步夜以继日总能到
一部大作起源点滴日积月累都可成

(四)
勤于观察善于思考自然景观都为料
勇于实践乐于琢磨人情事理皆可吟



心 歌 (组诗)

□ 宋变爱



不忍走近你

不忍走近你
怕你的牵挂过深
超过了自己的完美
因为爱你就是爱自己

不忍走近你
怕你的温情过浓
燃烧了情感的颜色和激情

不忍走近你
怕你的柔情过真
划伤了内心的圆润和精明

不忍走近你
怕你的眷恋过重
渗透了灵魂的从容与安宁
因为生命是无上的神圣

不忍走近你
怕你的触摸过轻
唤醒了人性的温情
因为关爱从来都是双赢

不忍走近你
怕你的眼神过纯
引发了生命的率性
因为相互珍惜才能永恒

不忍走近你
怕你的胸怀过善
汹涌了人生的波涛和浪花
因为诱惑都是来自情动

不忍走近你
怕你的心灵过柔
迁移了真情的田地和家园
因为生命就是需要完整

聊天室里的爱

你说过
爱我
会无怨无悔
爱在虚拟的世界里
想象的
语言的
人性的
被隔阻
我和你活在意境里
内心那么美

你说过
爱我
会地久天长
爱在虚拟的世界里
理想性
神圣性
完美性
被显示
我和你活在神话里
心灵那么纯

你说过
爱我
会与日同在
爱在虚拟的世界里
易碎的

变化的
消弭的
被定格
我和你活在虚空中
身心那么静

谁说你已经走远

谁说你已经走远
我看见你正匆匆赶往工作地点
繁忙的工作总是让你
全神贯注
因为你爱这个岗位

谁说你已经走远
我看见你正和职工交谈
职工的困难总是让你牵挂
因为你爱这百里煤海
胜过家园

谁说你已经走远
我看见你正和领导关注着安全
安全总让你魂牵梦绕
因为你爱这些兄弟
胜过自己

谁说你已经走远
我看见你正和菜贩微笑调侃
咱家的餐桌总是那么丰盛 经典
因为你爱这个家园

谁说你已经走远
我看见你正和同事校正方案
工作的细致总让你精益求精
因为你爱这个岗位

谁说你已经走远
豁达的胸怀总让你珍重友爱
因为你爱这个世界



夫赤县神州，煌煌华夏版图，晋居中心。悬流千里，滔滔大河环西，三秦为邻。叠嶂万寻，巍巍太行峙东，山右驰名。北临瀚漠，南接嵩华，莽莽黄土高原，阡陌纵横。惟吾三晋兮，表里山河，如诗如画；拱卫京都，似盾似屏。

盖始祖黄帝，伟哉轩辕！赫赫文治武功，发轫中原，以定天下，由迩及远。尔乃后稷教民稼穡，嫫祖惠民养蚕，开启民智，躬为民先。至若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克明峻德，舜日尧天。禹凿龙门，治伏狂澜，疏流导滞，烝民始安。建都安邑，以山川定九州之域，其势如盘；划帝畿以四方之土，其形如环。禹甸是也。炎黄子孙，生生不息于兹；中原形胜，历历胥萃尽观。普天景运，自始甫定；唐风晋韵，方启其端。

噫！典籍有征，史载华夏古文明；歌声传唱，人说山西好风光。

壮哉！三晋群山兮，东太行，西吕梁，昂昂相对；北恒岳，南中条，遥遥相望。夫太行大美，天下脊梁。奇峰峻岭，幽谷深潭。云蒸霞蔚，古韵悠长。红色圣地，铁壁铜墙。曾记否：娘子关戎装巾帼英姿飒爽，平型关八路健儿神勇亮剑，王家峪朱总司令运筹帷幄，黄崖洞抗日军民浴血奋战，十字岭左权将军义赴国难，虎头山大寨儿女改天换地，锡崖沟当代愚公凿路劈山。太行精神兮，至大至刚，代代传承，永放光芒。夫吕梁高巍，雄浑苍茫。放眼望：管涔、芦芽、北武当、关帝、卦山、姑射、龙门诸山，自北而南，各展风采，蔚为大观。离石安国寺，走出廉吏于成龙，无愧吾三晋儿男；兴县蔡家崖，贺龙晋绥守边，演绎吕梁英雄传；文水云周西，刘胡兰慷慨赴死，领袖题词耀人寰。夫北岳恒山，雄踞紫塞，耸立云端。五岳齐名，三教同参。登悬空寺石壁梵宫，飞阁壮观。瞻应县木塔千年屹立，丰姿卓然。夫中条形如卧蚕，横亘晋南。帝舜躬耕舜王坪，后稷稼穡稷王山，昂霄耸壑五老峰，青龙戏水雷首山，风光殊胜，美轮美奂。

美哉！九曲黄河兮，西来南往。波飞浪涌，似

巨龙腾跃秦晋峡谷；耕云播雨，如慈母哺育三晋儿郎。老牛湾波光粼粼，娘娘滩中流安澜，磴口渡浪舸风帆，乾坤湾蛇曲盘旋，壶口瀑惊涛骇浪，龙门津鲤鱼腾跃，风陵渡拐弯东向，三门峡砥柱中流，

洪波浩荡。润河东沃土兮，人文鼎盛；看黄流澎湃兮，滋养四方；赏银线串珠兮，秋风楼、鹳雀楼、普救寺、关帝庙、永乐宫镶嵌其间，熠熠生光。至若涓涓汾河，管涔发源，迤迤南流，旖旎风光，碧波千里，盈盈入黄。沿途风物，满目琳琅；人文传说，奇绝妙曼；一路胜概，名声远扬。

雄哉！千里长城兮，莽莽苍苍。明季构筑内外边墙，西起偏关，蜿蜒东向。磅礴关岭兮傲然挺立，岩岫争高兮盘迴霄汉。堡寨列阵兮森严壁垒，狼烟烽起兮守土卫疆。华夷分合兮终归一统，长城遗存兮见证沧桑。登临慨叹：关隘、壕堑、烽堠连一线，城堡、马市、屯田于一方，洵为畴昔军事防御、农牧贸易、民族融合之博览也。

荣哉！一山一窟一城兮，名列世界文化遗产。夫五台山，首居四大佛教名山，文殊菩萨道场。五峰环立，四季清凉。白塔崔巍，檀林昂藏。佛国圣地，源远流长。夫云冈石窟，莫高龙门比肩，北魏开凿，万佛龕像。雕饰奇伟，妙相端庄。夫平遥古城，晋商其昌。商埠重镇，票号之乡。店铺栉比，街衢熙攘。风土淳茂，古朴无双。

吁！三晋山河壮表里，风流人物耀宇寰。上下五千年风云变幻，英才辈出；纵横八千里治乱兴亡，群星璀璨。晋文公颠沛流亡，终成霸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雄跨征鞍；卫青霍去病金戈铁马，威震凶蛮；关云长春秋高义，义薄云天；薛仁贵征东靖西，所向无前；武则天雄才伟略，不输儿男；狄仁杰忠君护民，千载歌传；杨家将忠勇报国，喋血沙场；陈延敬恪尽职守，崇俭尚廉。逮至现代，更有高君宇宝剑火花，光耀云天；徐向前新华干城，帅军征战；彭真华国锋中枢执政，重任担肩。至若先哲学

山西赋

□赵克诚

人，赓续文明，古今绵延。荀子论学劝学，金玉良言。慧远净土初祖，东林设坛。法显远洋游学，玄奘比肩。唐代诗坛晋籍群体^①各领风骚，名篇流传。司马光《资治通鉴》理政宝典。元好问一代文宗，金元诗冠。关汉卿《窦娥冤》动地感天。罗贯中《三国演义》风靡坊间。傅青主宗师硕德，士林懿范。赵树理白话小说，风气领先。

嘻！明清之际，晋商崛起。回首平太祁^②，背井离乡走西口，跨草原，踏戈壁，出国门，万里茶道闯世界；铆足精气神，餐风宿露越关隘，拓商圈，设联营，开票号，千重艰险志不移。仁中取利，义内求财，称雄商界五百年；开放胸襟，国际视野，纵横欧亚九千里。处财货之场而修为高明远大，立晋汾之地而汇通南北东西。君不见：祁县乔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灵石王家，晋商大院今，星罗棋布，斗胜争奇；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晋商精神今，传承有继，辉煌可期。

嗟夫！晋者，进也，与时俱进之义在焉。回首既往，方知晋省山高矣，水长矣，土厚矣！盘点得失，慨乎道崎岖兮，径曲折兮，路修远兮！山重水复，气生乎所激；柳暗花明，事变于已穷。于是：肃纲纪，除塌方，革弊布新，构筑廉政长城；重环保，复生态，山青水绿，弘扬右玉精神；谋转型，促发展，

聚焦文旅，晋善晋美四海闻；系民生，准扶贫，共同富裕，齐奔小康唱大风。欣看今日之山西：八千里疆域，风雷激荡；三千万儿女，砥砺前行。

叹曰：阅尽沧桑，永不言败。欣逢盛世，时不我待。蓄势待发，继往开来。浴火重生，再展华采。风云际会，振六翻而睨层霄；家国情怀，兴三晋兮赖吾侪。洗耳听：撼天动地兮威风锣鼓；着眼观：锦绣家园兮千秋万代。

爰诗云：文明华夏五千年，古帝炎黄发其端。
尧舜建都开景运，子孙创业辟新天。
山河壮美皆形胜，气象宏伟耀宇寰。
日丽风和新时代，海空浩淼正扬帆。

注释：

①唐代诗坛晋籍群体：王绩、王勃、宋之问、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卢纶、温庭筠、聂夷中、司空图。

②平太祁：晋中平遥、太谷、祁县，为明清晋商发源地。



梨花诗 (三首)

□ 王雨白

梨花吟

满院梨花先后开，
一树浓妆新绿裁；
阳光播洒穿其间，
交相辉映展风采。

梨花颂

平生洁白质自在，
暗香芬芳受青睐；
花期虽短形不俗，
独求果硕向未来。

梨花泪

曾为树上一枝花，
阵风来过委屈她；
飘飘洒洒五瓣落，
如雪似锦入梦画。

登 华 山 赋

□ 郭翔臣

管子曰：“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巍巍西岳华山，竭尽险峻嵯峨。滔滔巨流黄河，甘心转首东去。余半世蹉跎，实白驹过隙。虽职微事繁，幸所记不多。惟途中兴起，夜半登峰。亲践神界，步入峰巅。光阴荏苒，倏忽二十五载。昔壮今衰，常思暝夜登临。初入玉泉山门，怀敬畏痴想；晨达东峰礼霞，惊举头红日；午谒西岭如削，喜回首白云；晚归迢递路长，尚问腿脚不在。永铭于心，至今不忘。追记谈笑则回味无穷，意犹未尽而只好堆砌。多笑二毛之天真，且赞三秦之博大。功力不逮，遂成雅趣。

乙丑是岁，月近中秋。随张君达陇东，事毕后返并州。张君长吾十岁，曾掌一团之座。素好书法，为人深沉。归途路长身疲，未见今日之速。过尽八百秦川，实皆膏腴之地。听站名而怀古，望平川而知新。秋叶未黄，草衰犹茂。华岳脚下虽即时兴起，老少心中却一拍即合。长龙滚滚顿少两个归乡俗客，华阴迢迢又添一对踟躇游子。

华阴县里，寻旅舍客房以寄物。夕阳声中，觅饭堂小店而饱腹。租仗履手电之适足照明，带水壶毛巾之消渴拭汗。相机等物一应俱全，随即信步二人起身。将近午夜时分，入得华岳之门。

步步登高，不问路远路近。时时向前，哪管忽快忽慢。道旁涧中，偶闻狐窜鼠跳。岭上缺豁，常露云追月伴。影影幢幢，前方似见行人。窸窣窸窣，后面疑闻来者。不即不离，若隐若现。都知同为登山观日出者，亦愿相随，聊解寂寞。素昧平生，不便相邀。保持距离，随遇而安。

蓦然前堵绝壁，上大书“回心石”素字。更见十余众男女，徘徊坐卧于壁前。我等不顾，决然前行。百尺崖畔，摇几盏摇摇晃晃萤光；千尺幢边，闪几处闪烁烁孤灯。一手策仗，一手扶链。亦步亦趋，不慌不忙。张君嘱余：此为慢功也，切不可

性急。一旦失足，脚下为深不可测之深渊。夜色朦胧，虽陡峭而不觉。秋气凛然，然挥汗又易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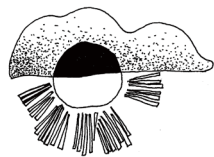
千尺幢口，哂笑盘据华山敌酋方子乔之狂妄；苍龙岭上，释然慕古文胆唐相韩昌黎之矫情。登天梯而识险，无吹箫引凤鸾之萧史，望烂柯以知旧。有执子嬴山界之陈抟。谁言西狱天险自古只此一路可通，且忆农民常森林带领几杰半宿找寻。同是夜临，浮想连翩。不知程途远近高低，只认松风月影林泉。

晨曦微露，见于东方。快步急切，任由脚下。至达东峰，始觉心安。路上只知相随无几，这里不啻聚有百十。旋即选定适宜观看之所，哪想朔风劲吹不当是处。只能暂找崖缝之中巨石之下背风，而见情侣相拥友人相靠取暖。知朝日之将近，悦晨光之曦微。恐误最佳时辰，也想事半功倍。身心尚余抖擞哆嗦，耳畔犹听笑语喧哗。

不一时东方红甚，众人皆抢占观景佳处。叠肩搭背，脚下留神。双目遥望远方，低空穹边云海。一弯金色镰刀微露，众皆屏息禁口。只见相机镜头闪光开合声声，岂认游客心有旁鹜别有他顾。瞰之初出，也确艰甚。仿佛与山川不舍，又似与彤云难分。

如火如荼，红日脱缕缕纠缠，跳跃喷薄而出。似血似锦，云朵似滚滚赤焰，绵延铺排开来。众欢众呼喜形于色，载欣载奔相互留影。有人唱起了陕北民歌，我亦高声吟诵古韵声声：“卿云烂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是有存照，当纪此行之不虚



词 曲 二 十 一 首

□ 阎进朝

〔南乡子〕登鹳雀楼

何处看并州，满眼风光鹳雀楼。沃野河东俊杰地，悠悠。不尽黄河滚滚流。华夏溯源头，千古文明此处留。天下英雄谁可比，亭侯。当代国锋去毒瘤。

〔破阵子〕古日和阅兵

钢铁长城亮剑，一呼万唤轰鸣。佛祖观之夸不绝，玉帝赞扬科技精。古日和阅兵。装甲奔驰飞快，歼轰一跃腾空。了却全军信息梦，威武之师举世惊。保国家太平。

〔鹧鸪天〕新征程

打铁还须自身硬，磨刀岂误砍柴工。奉公守法关乎命，清正廉明众望升。谋致富，弃贫穷，崭新时代创新生。全心全意为民好，特色江山代代红。

〔南乡子〕登滕王阁

千里看名楼，一序滕王誉九州，满目诗文何处有，难求。滚滚鄱阳浪不休。解放军源头，战胜倭贼战蒋流。天下英雄谁最秀，毛周。功业名垂万古秋。

〔破阵子〕南海阅兵

南海春潮涌动，迎来巨浪轰鸣。惊醒龙王千古梦，疑似悟空又闹官。原来阅海兵。战舰乘风破浪，蓝鲸初露芳容。航母雄鹰腾玉宇，科技新兴水上兵。宣扬威武风。

〔醉花阴〕醒悟

棒打中兴关键处，忍痛含羞辱。四处在求情，现眼丢人，吃尽黄连苦。吃亏上当方觉悟，发奋谋新术。攻克芯核，再敢欺负，不买你的物。

〔鹧鸪天〕选贤

千里驹儿哪里寻，求贤之术有多神。先观忠厚德行正，再看功绩与创新。能干事，为其民，奉公守法去私心。振兴华夏仁人士，方可成为接任臣。

〔鹧鸪天〕登黄崖关长城

山海黄崖古北口，爬坡越岭看边楼。雄关自有豪杰守，呵护京畿燕与幽。防外患，解民忧，功勋出自此山头。迷魂阵内忆威帅，抗了东倭抗北胡。

〔西江月〕春光

细雨霏霏飘洒，暖风缓缓催芽。南来燕子筑家家，北去飞鸿消夏。远望青松翠柏，近观人面桃花。撩人最是报春葩，满目芳菲秀雅。

〔清平乐〕夏收

乡间老路，弯曲仍如故。深壑陡坡难走处，还是当年杏树。夏收火爆山村，爹收娘种儿耘。忙里抽空摘杏，充饥解渴尝新。

〔西江月〕春游偏桥沟

日丽风和春暖，漫山锦簇花团。鹧鸪杜宇叫得欢，唱响明媚三月。放眼偏桥沟壑，杏开桃绽争嫣。青杨绿柳绕河湾，仰望半坡楼馆。

〔西江月〕游西铭矿

西望庙前山秀，东观汾水悠扬。云吞雾锁小楼房，居在山圪梁上。凝目电车飞舞，绕山钻洞奔忙。多拉快跑送工粮，助电帮钢升帐。

〔西江月〕夜景

站在汾东西望，长风灯火辉煌，霓虹盏盏放光芒。彩色缤纷亮丽。广场翩翩起舞，馆堂妙曲悠扬，灯红酒绿夜宵香，心旷神怡欣赏。

怀旧

南北寒村不复存，巍然屹立是楼群。老街陋巷何方去，茅舍篱笆哪里寻。黄犬守更成往事，雄鸡不再报凌晨。当年屯落岂能忘，件件桩桩记在心。

居山沟

老夫家住在红沟，晨起爬山迎日头。
边走边摘野生菜，回程又去扒蘑菇。
存真弃伪下锅炒，香味诱的涎水流。
小酒一壶伴着藪，赏心乐事品珍馐。

狼 坡

当年谁敢去狼坡，夜叉狼群出没多。
今日游人遍山野，一拨未去又一拨。
山花烂漫竞争秀，万紫千红开满坡。
一路奔波香染袖，归来不忍把衣脱。

过晋阳湖

白云飘落晋阳湖，荡荡悠悠如画图。
山色崢嶸浮水面，楼台倒影入平湖。
鲜花芳草何须看，游乐行当也不徒。
走进蒙山开化寺，慕名大佛又如初。

春游府西山

寻春登上西山头，眺望屹梁与壑沟。
翠柏青松遮天日，夭桃红杏醉山丘。
清溪一道潺潺涌，奔走壕沟汨汨讴。
得意杜鹃潇洒唱，忘形兔仔刨禾菟。
勃勃生气竞争秀，丽丽韶华入眼球。
览景观光令神往，赏心悦目乐悠悠。

登天龙山

登上天龙瞰四方，巍巍峰岭傲穹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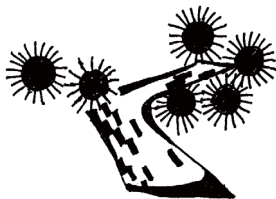
东观峻峭太行翠，西望嵯峨秀吕梁。
汾水中分三晋地，润泽汾孝与尧乡。
眼前便是太原市，玉宇琼楼胜沪杭。
悬瓮山前泉水涌，晋阳湖里碧波扬。
莺歌燕舞晓人意，唱响并州好地方。

登吕梁山

吕梁山上看并州，锦绣川河眼底收。
云掩龙山藏古寺，光临开化照佛陀。
晋祠槐柏传千古，双塔天香誉九州。
高速环城通四海，汾河穿市荡轻舟。
八龙更治成一景，沿岸缤纷玉宇楼。
承继唐风与汉韵，兴邦圆梦弄潮头。

重阳登高

众友相逢在太原，重阳登上府西山。
路旁银杏穿金甲，湿地芦花白似棉。
极目千峰红叶染，静观林海橙黄丹。
登高望远赏秋景，彩色斑斓入眼帘。
更喜汾河蓝似靛，奔腾三晋灌良田。
忘形骚客放声吼，唱响并州处处欢。



北 曲 小 令 二 十 支

□ 郜桂英

[中吕·山坡羊] 同 窗

同学相会，掏心掏肺，一杯醇酒经年醉。意相随，难相陪。
真情相处心不累。一向出言无忌嘴。歌，欢唱美。人，尽忘归。

[双调·风入松] 回母校

校园漫步觅从前，姐妹手相牵。老师指引人生路，踏

征程学海扬帆。回首书声起处，几多碧浪微澜。

(幺)此时最忆俺们班，少小发狂言。畅谈理想风华茂，
恰少年意气冲天。今日风光依旧，痴情未减当年。

[双调·沉醉东风] 同 桌

瘦瘦的身材不高，长长的辫子齐腰。模样佳，学习好。
看如今白发飘飘，体健神清气质潮，真个是青春未老。

[双调·沉醉东风] 班长

帅小伙生来要强，论学习更是超常。总受表扬，常登金榜。女同学白马之王。今日相逢忆往常，都不提当年梦想。

[双调·沉醉东风] 捣蛋鬼

小捣蛋出格赖皮，女老师无奈哭鼻。总爱讨嫌，偏生侠义。哪能知天道出奇，创业经商有秘笈，小伙伴谁能类比。

[越调·寨儿令] 惜别

望雁行，叙别情，西风送伊秋柳亭。物象凋零，思绪难宁，忆往日情形。那时恰月色清盈，而今却云翳难晴。魂牵心正冷，梦绕总伶仃。惊，秋雨打飘萍。

[越调·寨儿令] 湖边情

耳鬓摩，眼波暖，鸳鸯水中真乐活。今世相约，来世相托，信誓朝天说。采枝绿盖池荷，唱支爱情歌。你原花一朵，我本树一棵。呵呵，真爱暖心窝。

[越调·寨儿令] 晚年乐

山广场边，小河前，扶将护持何计年。他弄琴弦，她品诗篇，好一对神仙。三餐不计甜咸，整天嬉笑开颜。春光迷醉眼，秋籁伴清眠。安，信步手相牵。

[双调·水仙子] 邻居金婚有寄

风霜雨雪路途艰，苦辣酸甜总是缘。夫唱妇随身康健，相知相伴相怜。青春去人更缠绵。双飞雁，亦比肩，福种心田。

[正宫·塞鸿秋] 兵哥哥

忽逢地震遭劫难，屋塌墙倒将天怨。兵哥为俺排忧解难，家园重建连轴转。刚搭防震棚，又送周急面，奔波哪顾擦汗。

[双调·大德歌] 军嫂

眨眼间又一年，情切切盼家还。哥可边陲想故园？俺是梦里常思念，每每魂飞到枕边。告诉哥咱娃父母都康健，莫分心笃志守边关。

[正宫·叨叨令] 江堤上

滂沱大雨连天泄，兵哥多少不眠夜。江边防护长堤裂，浪急哪管生死界。勇烈也么哥，志伟也么哥，泪涟百姓难言谢。

[黄钟·人月圆] 地震灾区所见

天塌地陷于一瞬，百姓可怜天。人民军队，最先赶赴，危难担肩。

【幺】滚石甘冒，命悬一线，矢志奔前。昭昭天理，军人心系，“父母”平安。

[双调·风入松] 九寨地震感怀

天塌地陷岭滑坡，石落自山阿。慌张逃命难相顾，猛回首，雾罩云遮。喊母叫爹谁应？俺的村俺的窝……

（幺篇）面面相觑泪婆娑，厄运与谁说？突然一队迷彩绿，逆人流，直奔村郭。惊愕驻足凝望，救星来念弥陀。

[双调·沉醉东风] 有感于姐妹军装照

瞧姐妹戎装健刚，想阅兵口号铿锵，在梦中，奔沙场。为家国甘效儿郎。怎那时宏愿未尝，看玉照当兵更想。

[南吕·四块玉] 原野

游草原，心驰荡，飘逸羊群似云裳，马蹄滚滚如潮浪。大北疆，韵味长，情浩茫。

[南吕·四块玉] 蒙古包

蒙古包，真情荡。旋转舞姿醉霞光，马头琴伴歌嘹亮。美酒香，味绕梁，心倍爽。

[南吕·四块玉] 奔马

奔马群，如惊浪。倒海翻江势昂扬，风雷掠过豪情壮。套马人，好身膀，悦目赏。

[南吕·四块玉] 牧羊

似逸云，飘天上。少女牧羊哨声响，情歌一曲从心唱。绿草原，大牧场，撩幻想。

[南吕·四块玉] 牧场清晨

白色云，青青草。千里葱原牧鞭嘈，牛羊出圈喧声闹。晨起时，景正好，祥蔼袅。

[正宫·塞鸿秋] 假疫苗

羊头狗肉坑同类，肥私祸害良心味。可怜幼子何之罪？多少父母心流泪。举国激愤情，齐力除狼狽。清明世界民欣慰。



在水一方

□ 周春娥

1

湛蓝的天空飘着一团一团白云，蓝天白云下的西山披着一身翠绿，使得湛蓝、雪白、翠绿构成了生机勃勃的色彩。在这美妙的色彩中有一队雁阵呼啸而过。

望着像水墨画一样延绵不断的绿波翻滚的西山，梦瑶突然涌起一种想要爬山的欲望，她含情脉脉地望着贵贵：“亲爱的，咱们爬山如何？”

不料贵贵剑眉一挑，浓浓的两道眉毛微微蹙紧：“那山有什么可爬的，还不如咱们去旅馆

……”说到旅馆的时候蹙紧的眉马上变成了一马平川，眉眼间流露出了几分贪婪。

梦瑶太知道他的意图了，半是娇嗔半是恼怒地瞪着他：“你就知道旅馆旅馆的，就不能找点有情调的事？”

听着“情调”二字，贵贵的眼越发暧昧地盯在梦瑶白玉一样的脖子上，就像是一个饥饿的人看到玉盘珍馐一样，咽了口唾沫：“旅馆里最有情调，不信去试试。”说着话，一只手就不老实地从她的肩膀向胸前那团美好滑动。

“流氓！”梦瑶口里骂着，眼里露出了妩媚的笑。

贵贵最懂得女人的口是心非了，眼里立刻春光荡漾：“你没听说过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吗？”说着将梦瑶紧紧揽在怀里。

梦瑶做出想挣脱贵贵的样子，在他怀里蠕动了几下。他的手像钳子一样坚硬，越发紧紧地把她箍在身上，温柔地吻她的耳朵，吻她的唇，吻她的雪白的脖子。一股浓烈的雄性气息瞬间进入了梦瑶的五脏六腑，那股荷尔蒙的味道在梦瑶身上上窜下跳，顿时，她心摇神驰不由自主了。

她像只乖乖小猫，跟着他进了一家旅店。

在收银台前贵贵要了一间钟点房，点钱递给收银员的时候，他的手略微往回缩了缩。梦瑶瞬间就捕捉到了这个镜头，但她很快就原谅了他的不气，她知道贵贵不是富裕的男人，对钱的珍爱是生活所迫，因为他只是个普通工人，工薪阶层挣的是死工资，捉襟见肘是正常的，但梦瑶看中的，正是这种不乱花钱的朴实。

梦瑶的父母也是工薪阶层，虽然梦瑶是家里的独生女，但由于父母的收入微薄，梦瑶从小过惯了节俭的生活。在学校里，梦瑶最看不惯的是个别来自农村的同学，本身他们的家庭并不富裕，能让他们在省城读大学父母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

应该感恩父母，可是，有的同学不仅不感恩父母，还埋怨父母把他们生在了农村，埋怨父母没本事让他们过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进城后，很快就迷失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中了。她们中有的盯着班里高富帅，非高富帅就不谈恋爱；有的盯着校外的企业家和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千方百计地想进入上流社会，梦瑶最看不起这两类人，觉得她们浅薄庸俗没有出息，读点诗书礼仪是用来充当门面的，骨子里都是拜金女。当然，也有农村来的孩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梦瑶只佩服这类人。

梦瑶认为，钱是个好东西，尤其生活在城市，梦瑶也喜欢钱，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所以在贵贵追她的时候，她并没有把钱放在第一位。

他们相处几个月来，贵贵从不奢侈浪费，这点，让梦瑶心里踏实。男人，挣再多的钱也不能大手大脚，否则就不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梦瑶欣喜地挽住贵贵的胳膊，羞羞答答地看着收银员。收银员的目光异样地盯在梦瑶身上，让梦瑶觉得好像浑身扎了芒刺一样不自在，以至于拿着钥匙往房间走的时候，她都觉得那双眼睛像把刀子一样追随着她的背影。

预感是那么的不妙。

但这种不妙，很快被激动、兴奋和荡漾起来的春心淹没。

她跟着贵贵进了房间。

因为定的是钟点房，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以一进房间，贵贵就迫不及待直奔主题了。

即使这样，梦瑶对贵贵也没有一点埋怨，毕竟，她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2

从旅店出来，梦瑶依然提议：“我们去爬山如何？”

贵贵的剑眉蹙起：“爬山，我没兴趣，咱们去看电影如何？电影院正演《美国队长》，你不是喜欢看《美国队长》吗？”

梦瑶今天真的没兴趣去看电影，她只想享受一下爬山的乐趣，倾听自然的声音。她用千娇百媚的口气道：“我不想去看电影，陪我爬山好不好？你就答应我吧！”说着，纤细的腰肢轻轻地扭动着。

在梦瑶的“糖衣炮弹”的攻势下，贵贵的眉舒展开来，目光里爱意浓浓：“梦瑶，我看了影评后，觉得《美国队长》这部电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让我欲罢不能。我们还是看电影吧！改天，我陪你去爬山好不好？”

梦瑶撅起了嘴巴，低下了头，自顾自走路，不理他了。

贵贵忙拽住梦瑶的胳膊，半开玩笑说：“你要不去，我自己去了啊？”他装出要离开的样子，放开她的胳膊。

孟瑶以为贵贵真的要走了，他们好不容易才见一面，平日贵贵上班，她上学，他们没有时间天天腻在一起，只有周末才见一面。她太喜欢和贵贵在一起了，所以拽住他的胳膊，做出了让步：“我和你一起去看电影，还不行吗？”

贵贵的嘴角扬起了一个动人的微笑，长臂一伸，兴奋地将她揽在怀里，“啵——”地亲了一口：“你真是我的乖宝贝。”

今天的电影院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看电影的人非常多，票也不大好买，他们只买到两个后排偏座。因为还不到放映的时间，贵贵把梦瑶带到了一个安静的墙角，给她买了一盒爆米花，殷勤地将爆米花一口一口地喂到梦瑶的嘴里。

梦瑶被他宠溺得陶醉了。

说实话，这场电影，梦瑶并不喜欢看。她喜欢的是，贵贵对她细致入微的照顾。

从电影院出来，已是华灯初上的夜晚，因为梦瑶明早要上早自习，所以贵贵只好将她送回了学校。

梦瑶挥手向贵贵告别的时候，心里涌上了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愫，于是，她情不自禁地扑到贵贵怀里，两人又紧紧地搂在一起。这样反反复复几次，

梦瑶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了宿舍。

梦瑶刚和室友打过招呼，门房的阿姨就喘着粗气急急忙忙推开了她们宿舍的门：“梦瑶，有人找你。”

梦瑶心想：这么晚了，是谁在找她呢？她猜不透，也想不出。

梦瑶急急忙忙地跟着阿姨下了楼。

月光下，她看到一位个子高挑的女子在等她。看女子月下的轮廓，清秀的脸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严，细长的颈脖靠着手肘，柔柔的月光落在那里的肌肤上，轻软柔美又不得不让人产生一种敬畏之情，她是谁？梦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位女子。

“你找我？”梦瑶疑惑地小心翼翼地问。

女子没有说话，一双秀美的眼睛里射出凌厉的光，在梦瑶身上上下下打量着，那目光似乎能穿堂过户，穿透梦瑶的五脏六腑，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半晌，女子问：“你就是梦瑶？”

梦瑶连忙点头，但心里发了十二分的虚：“大姐，你找我有事？”

女子道：“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什么事？”

女子问梦瑶：“你今天住旅馆了？看电影了？”

梦瑶吃了一惊，今天她做的事情，女子怎么知道？梦瑶警觉了起来，难道这个女子跟踪了她？她想干什么？梦瑶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串儿电影镜头，绑架、暗杀、勒索。想到这，她不寒而栗了。

她强作镇定地问：“你想干什么？”

女子突然恶狠狠地伸手揪住她的领口，指甲深深地掐在她的肉里，似乎想要把她撕成碎片。

梦瑶想要挣脱女子的手：“我又没有招你惹你，你想干什么？”她发虚的心有点慌乱。

女子怒不可遏道：“你今天是不是和贵贵住了旅馆，看了电影？”

梦瑶一听贵贵，发虚的心好像找到了靠山，她扬起脖子道：“是又怎样？贵贵是我的男朋友，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你凭什么来质问我？”

女子的手突然加了力道，狠狠地掐住了她，疼得她裂开了大嘴：“什么？”女子的五官装满了火药，“贵贵是你的男朋友？你难道不知道贵贵是有妇之夫，是我儿子的父亲吗？”

“他，他，竟然有妇之夫，你说的难道是真的？”像是平地打了声惊雷，惊得梦瑶七魂出窍，五魂魄散，她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实，“你胡说！”

女子掐住她锁骨的手，慢慢地松开：“你难道真的不知道，他是我的丈夫？”

梦瑶喃喃道：“他说没有对象，还说这一辈子只爱我一个，还要和我结婚。”

女子凌厉的目光闪过一丝痛苦：“你就相信了他？”女子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传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贵贵。只听贵贵说：“老婆，你在哪儿？要不要我接你？”那口气，显然是夫妻关系。

梦瑶顿时感到了天在旋，地在转，眼前金花银花都在晃动，耳朵里传来了“嗡嗡”的响声。她的身子摇了几摇，晃了几晃，然后软软地向前倒下。

女子在她就要倒下的瞬间猛地将她扶住，但很快又抽回了扶她的手，厌恶地看着她，恶狠狠道：“妖女，你明白了吧？以后，请你离我丈夫远点儿，我再发现你和他在一起，立刻将你废了。”说完，女子踩着蹬蹬的高跟鞋，甩着婀娜多姿的身子，走了。

梦瑶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宿舍，躺在床上，像死了一般，气息全无。泪水，无声的从她的眼角淌下来，淌下来，她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梦瑶啊，梦瑶！你怎么这么傻呢？整天打雁结果让雁子啄了眼睛，连骗子并不高明的伎俩，也没有看出来。”

这一夜，痛苦像一根缆绳，弯来绕去拧住她的心。她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第二天早晨，她请了一上午假，来到贵贵的单位。贵贵以前跟她说过自己在什么地方工作，所以她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他们单位。

梦瑶就站在他们单位的门口，等着贵贵，可

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贵贵的出现。她给他打电话，可他手机响着就是不接。

中午，太阳像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贵贵单位的人都纷纷从楼里走出来，回家吃午饭了。只有梦瑶，执着地站在那里，等待着那个她等不到的人。此时的梦瑶伤心、懊悔、悲痛交织在一起，她想起了他们交往的过程，仔细地咀嚼每一个交往的细节，发现有很多的蛛丝马迹是清晰可辨的，怪就怪自己傻啊！难怪人们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可不是嘛！

3

那是春节后的一天，鬼使神差，梦瑶竟然把钱包丢了。这可真要命，她钱包里装着手机、银行卡、身份证、学生证等重要的东西和证件，这可怎么办？这些证件的重要程度远远大于金钱，要是重新补办那可是要跑断腿跑瘦人的，更何况，银行卡里有钱，如果让人破译了密码，钱就会被盗走。那……

梦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东一头西一头四处寻找。就在她万分焦急准备挂失银行卡的时候，有个同学领着个陌生人来找她了。

梦瑶不认识他，疑惑地瞅着他，心里却升腾起一点点星星之火，要是他……

男子的剑眉下一双像潭水一样清澈的眼睛盯在她脸上：“我叫贵贵，请问你是不是叫张梦瑶？”

梦瑶：“我就是张梦瑶，请问您是……”

男子说：“我刚才说了，我叫贵贵，本来我们不认识，也没有交集，只是因为我捡了点东西，所以……”

梦瑶心里的星星之火很快成了燎原之势，她急促地问：“你？捡了东西？”

贵贵：“丢的是什么东西？”

梦瑶马上冒出了一串话：“我丢了手机、银行卡、身份证、学生证等。”

贵贵的目光像机关枪一样在梦瑶脸上、身上扫射，似乎要验明她的身份，确定她是不是失主。

梦瑶被他看得手足无措，心慌意乱，她低下

眼睛看着地面。

贵贵又掏出身份证，对着身份证上的照片再一次扫射梦瑶。良久，才放心地把梦瑶的包递给了她：“看一看，你包里的证件，对不？”

梦瑶接过钱包，翻看了一下躺在钱包里的手机、银行卡、身份证、学生证……看着这些失而复得的东西，一颗提着的心落入肚里，感激之情浮现在脸上，她彬彬有礼地深鞠了一躬：“谢谢你！谢谢你送来了我的证件，请问您贵姓大名，在哪里工作？”

贵贵淡然一笑：“我小名叫贵贵，至于在哪里工作，就免了。”

梦瑶伸出手，激动地握住他的手：“你真是个好人为人，谢谢您！”

梦瑶盛情邀请贵贵吃饭，可他却摆摆手：“饭就免了，如果有缘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现在家里有事，要回去了，后会有期。”说完转身走了。

望着贵贵的背影，梦瑶心里升起了暖阳。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有人对钱顶礼膜拜，有人对权摧眉折腰，而他，一个普通人却不为利而动，将她的证件完璧归赵，这是不是一种普通人的高尚呢？

一个星期后，梦瑶迎来了她23岁的生日，她本以为，爸爸妈妈会给她送来好利来蛋糕，会在她的卡上打上一笔生日祝福金，会快递给她漂亮的衣服，可是，他们似乎把她的生日忘到了爪哇国里，生日这天竟然悄无声息。

梦瑶好失望，好失望。

傍晚，她颓废地默默地走在去食堂的路上，突然，有人拽了她一把，她一抬头，一个身材修长的英俊的男孩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的目光一碰到那一双如剑一般锐利的眸子，瞬间就想起他了。

“这不是贵贵吗？”她说。

只见贵贵，手里拿着一束鲜艳的玫瑰花。那朵朵的玫瑰花儿，在晚霞的映照下显得婀娜多姿，难道这玫瑰花儿是给我的吗？她的心像狂奔的小兔

子，激动、紧张又充满期盼。

只听贵贵说：“梦瑶，我今天特意赶来给你祝贺生日，生日快乐！”

意外接到的祝福，让梦瑶措手不及，她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贵贵拉住她的手，满眼温柔地看着她：“走，我请你吃饭。”

“无功不受禄，我怎么好意思吃你的饭？饭就免了吃吧，鲜花我要啦！”梦瑶接过鲜花，孩子似的激动地吻了吻鲜花，深深地吸吮着沁人心脾的馨香，“谢谢你，谢谢你！”

贵贵看着孩子气的她，眼里充满了爱怜：“鲜花是我的诚意，饭食是我的祝福，所以，你不去吃饭就没有接受我的祝福。”

梦瑶继续推辞，可贵贵不依不饶好说歹说，一直说到梦瑶接受了他的邀请为止。不过梦瑶还是不清楚，贵贵是怎么知道他的生日的呢？

贵贵一语道破天机：“我看过你的身份证啦！”他倒真是个有心人！

饭桌上，贵贵殷勤地给她夹菜、倒水，鞍前马后无微不至的关怀给她留下了好感。她在心里给这个暖男留下了一席之地。

自从那顿饭后，贵贵就三天两头给她打电话，慢慢地被他的精诚所至打动，他们就来往起来。

不过，贵贵从来不说他的家庭情况，偶然，会提起他的父母，但从来没说他有老婆、儿子这件事，梦瑶也无从知道他的背景。

她以为，那个暖男爱上了她，会成为她生命的另一半，她的心里泛起阵阵涟漪，也因此有了对他的种种遐想。

电影院里留下了他们的快乐的足迹，滑雪场上留下了他们银铃般的笑声，歌厅舞厅都留下了他们洒脱的身影。

她对他有了依恋，有了少女的怀想，有时候她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她爱上他了。

令她想不到的是，贵贵不仅是有妇之夫，居

然还有孩子。贵贵呀贵贵，你怎么能够这样欺骗一个无辜的女子，你怎么能将一个纯洁的女子推向了第三者的位置，让她怎么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怎样面对父母的询问？

人啊，事实永远比表象复杂，千万不要被表象所蒙蔽。

站在贵贵单位门口的办公楼前，等不到贵贵，梦瑶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她恨自己有眼无珠，恨自己被假象蒙蔽了双眼，恨自己轻易就跟一个男人上了床。

恨着，恨着，悔恨、自责、痛心的泪水，不停地涌了下来，她真想躺在地上打滚儿，将这满腔的恨意，统统发泄出来，然而，她没有这样做。

她是一个有知识得人，一个大学生，怎么能够躺在地上打滚呢？

等不到贵贵的她，没有地方发泄的她，只好蹲在了地上哭泣着，哭泣着，让泪水和仇恨一点点流进了泥土。

4

梦瑶决定再也不理贵贵了，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走进她的世界，就像这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她开始专心致志地听课写作业，认真复习功课，可是过了一周，贵贵突然又来找她了。在去食堂的路上，贵贵纠缠住她：“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她不理他自顾自地向前走去。他突然当着众人的面直挺挺地跪在她面前，嘶声力竭地吼道：“梦瑶，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对天发誓我爱你！”

梦瑶的周围很快围了一圈同学，他们像看猴子耍把戏一样把他们围到正中。

梦瑶觉得浑身像扎了芒刺，无地自容。她一把拽起贵贵低声道：“你这是干什么？让我丢人不是？我们走！”拉起贵贵，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抬手左右开弓对着贵贵的脸就是两个结结实实耳光。

贵贵不愠不怒地把脖子伸到她跟前：“你打

吧！狠狠打。”他越是这样，梦瑶越不好意思打，泪水却不争气地又一次流了下来，她一边抽噎，一边用小拳头往贵贵身上打，但打的动作像给他挠痒，又像是挑逗。

贵贵知道：她对他的恨意已经不是坚冰。

马上，他跪在了她跟前，双手抱住了她的腿：“梦瑶，我真的爱你，我真的不是有意隐瞒你，我对天发誓，我马上和他离婚，我要娶你！”

梦瑶用力甩开贵贵抱她腿的双手，跌跌撞撞地向前跑去。跑着，突然脚下一个趔趄，一下子摔倒在地，爬在地上就嚎啕起来。

贵贵追上来，将她紧紧的抱在了怀里，她在她怀里挣扎，她越挣扎，他抱得越紧。

过了一会儿，孟瑶觉得浑身没一点儿力气，全身软的像团棉花，她静静地躺在他怀里，眼泪仍然像断线的珠子，一点点，一串串，不停地流了下来。

贵贵低下头来，吸吮着她的泪水，此刻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树叶的沙沙声，和鸟儿叽叽喳喳的鸣叫声，在周围回响着。

梦瑶再也没有一点儿力气，她软软地躺在他怀里，像只乖巧的绵羊，又像只听话的小白兔，静静地闭上了双眼。

梦瑶实在是个漂亮的女人，虽然此刻泪痕还在眼角爬着，但那白玉一样洁白的脸蛋儿，透着青春的红晕，皮肤细腻而富有弹性，似乎吹弹可破。漂亮的脸上，鼻梁高挺，一双眼睛，尽管闭上了，但长长的睫毛，依然忽闪忽闪的扇动着，像蝴蝶的翅膀，充满了诱惑力。

望着眼前的女人，贵贵情不自禁的将她抱得更紧，浑身的血液，仿佛像决堤的洪水汹涌澎湃地在周身奔涌，每根血管，每个毛孔，每个细胞，似乎都在膨胀。

他对梦瑶说：“原谅我好不好？我从来不敢说起自己的过去，因为我怕说了过去就会失去你，现在，我不得不把过去讲给你听了。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娶了我老婆，我老婆的父亲和我的父亲，

他们都是对越自卫还击战时在战场上结成的生死战友，因此，我的父母把她介绍给了我。当时我就没看上她，可她却看上了我，你知道的，女子追男是很容易成功的，我们相识三个月就闪婚了”

“婚后，我才发现我是多么讨厌她。每天回到家里，我们都在吵架，我说东她就说西，我说太阳升起，她就说玉兔归山。她从来不会心疼我，体贴我，每到我下班时，拖着疲堪的身子，刚刚坐下，她就会冲我发火：‘你怎么坐那儿啦？为什么不做饭？’当我做好饭的时候，她又说这个菜咸啦，那个菜淡了，总之，我很讨厌她，你说这样的夫妻生活怎么能过得下去？”

梦瑶似乎睡着啦，一动不动地闭着眼。

贵贵又说：“有一次去超市，她让我买一箱酸奶，我看见超市搞特价，就买了两箱酸奶，没想到结账的时候，她看到了两箱酸奶，就执意让我去退掉一箱，我不答应，她在超市就大吵大闹，还把一箱酸奶摔在我身上，我是一个男人，我的颜面被她丢尽了，我坚决要把那箱酸奶买回家。她恼羞成怒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走了。这样的事发生了不止一次，你说这样的日子，我怎么能够过得下去？梦瑶，在看见你的那一刻，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女人是我的。”

“我一下子就爱上了你，我真的，我不敢和你说起我的过去，我不敢和你说起我是有夫之妇，我怕你离开了我，我真的怕你离开了我，原谅我吧！我会和她离婚的，我一定要娶你，请相信我！”

不管贵贵怎么说？梦瑶就是不理他，她紧紧地闭着眼睛，痛苦如潮水一般撞击着她的心，实在太痛了！一个大学生，怎么能够上这样的当？怎么能够让一个有妇之夫玷污了她的清白？她可是处女。虽然那层膜代表不了什么，可那应该是留给丈夫的，她恨透了自己。

梦瑶病倒了，晚上她开始发高烧、说胡话。宿舍里同学，给梦瑶的父母打了电话，父母就将梦瑶接回了家。整整一个星期，梦瑶都在打点滴，清

丽的小白脸瘦了一圈，皮肤黯淡无光，眼神无精打采，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梦瑶的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带她去看医生，可是医生却说，她没什么大病，只是感冒而已。

梦瑶的妈妈很善于观察女儿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凭着直觉，她预感到梦瑶有什么事瞒着她，那是什么事呢？她问梦瑶。

梦瑶说：“妈妈，没什么事。”

她妈妈从她躲躲闪闪的目光里，看出了一点端倪：“真的没什么事吗？”

梦瑶说：“我只是感冒而已，放心，好了以后马上回学校。”

躺在床上，梦瑶的心却像翻江倒海，辗转反侧。仇恨，像决堤的海汹涌澎湃地折磨着她。她把贵贵的电话拉入了黑名单，决心同他一刀两断，他走他的阳关道，自己走自己的独木桥，从此劳燕分飞两不相见。

两周后，梦瑶回学校上课了。

她前脚刚回宿舍，后脚就有人喊她：“梦瑶，你的那个他来找你来了，就在楼下，你往楼下看。”

梦瑶从楼上探出头去，只见楼下，贵贵跪在地上，左手捧着一束鲜花，右手拽着一个条幅，条幅斜挎在身上，上写着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梦瑶，我爱你！”

在贵贵的周围，围着一圈人，他们有的像看大熊猫似的盯着贵贵，有的对着楼上指指点点。看着楼下发生的一切，梦瑶震惊了。有几秒，她呆呆的立在窗前，不知所措。

很快，她缩回了头，心咚咚地跳，她只觉得血液，好像潮涌一般直往头上涌。她也说不清，自己是激动、惊喜、快乐，还是难受，那种复杂的感情，无以言传。

她坐在床上，思前想后考虑这件事，一想到贵贵是有夫之妇，她就气不打一处来，意志一点点坚强起来，她执拗地对同学说：“你们下去把那个人给我撵走！”

同宿舍的人不了解梦瑶和贵贵的关系，以为梦瑶不近人情，连连摇头。但因为是室友，没办法拒绝梦瑶的请求，于是，有同学下楼劝说贵贵回家。没想到贵贵更执着，他对梦瑶的同学说：“她要是不答应我，今晚上我就跪在这里不起来。”

有人冲着楼上喊：“梦瑶，人家说啦，你不答应，他就跪着不起来。”

围着贵贵一圈儿的同学开始起哄，对着楼上呼喊，“答应他！答应他！”

他们这些同学是最喜欢看花边新闻的，这些花边新闻让他们的精神亢奋，情绪高昂，他们兴奋地呼喊：“梦瑶下来！梦瑶下来！”

梦瑶就是不理这个茬，她干脆用耳塞捂住了耳朵，不想听楼下说什么，叫什么。

正当梦瑶的心像天安门城墙一样坚硬的时候，她们宿舍的门，突然被撞开了，一帮同学簇拥着贵贵来到门口，贵贵就跪在了他们门口。

声势浩大的喊声响起来：“梦瑶答应他！梦瑶答应他！”

贵贵就跪在他们的宿舍门口，古铜色的脸上，一双脉脉含情的眼里透露着柔情似水，那似水的柔情将梦瑶心里的坚冰，一点点一点点融化了。

男儿膝下有黄金。一个男人如果不是真情，怎么能给一个女人下跪呢？梦瑶心里的防线溃败了，坚冰融化了。

她情不自禁地扑到贵贵跟前，抱住了贵贵：“我原谅你了，你起来吧！”说着梦瑶泪如雨下，梦瑶流着泪，却擦拭着贵贵脸上的汗珠，拉着贵贵的胳膊：“起来吧！”

看热闹的人不知道内情，异口同声地发出了惊呼，然后一哄而散。

从这以后，贵贵和梦瑶的关系，又恢复到以往谈恋爱的状态，贵贵经常请梦瑶看电影，下馆子，两人一起去游山玩水。偶尔，梦瑶和贵贵也去偷情，他们一起在旅馆里面，翻云覆雨，颠龙倒凤。

两年以后梦瑶大学毕业了，她在省城一家公司打工，但她因为在技术部门工作，收入很可观。而贵贵的收入却是原地踏步，因为他是工人，职业技术含量不高，所以收入就……

这时候梦瑶已经27岁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梦瑶也把贵贵带回家过，梦瑶的母亲也见过贵贵，觉得他人还不错，但他们都不知道，贵贵是一个有妇之夫。

梦瑶也从来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过父母，因为她怕。

时光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贵贵对梦瑶说：“我要离婚。”

梦瑶说：“我等着你。”

三月天里，乍暖还寒。梦瑶穿着一身小清新的套裙，湖蓝色的套裙穿在她的身上，得体、大方而美丽。走在路上引来了不少回头率。

尤其是她那鹅蛋形的脸，白里透红的皮肤再配上一双像深潭一样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说话的时候睫毛忽闪忽闪地扇动着，像蝴蝶的翅膀，充满了诱惑力，她的个子高高的，一颦一笑，一步一姿非常动人，所以引来了路人的驻足，欣赏。

走在大街上的梦瑶，看着路人投来的羡慕的眼神，心里十分惬意，正当她沉浸在快乐之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横在了她的面前，她定睛细看，原来是贵贵的妻子，她们见过一次面的。梦瑶想逃开，可是没有逃掉。

贵贵的老婆厉声呼道：“你给我站住！”

梦瑶不想站住，因为在她看来，自己是没有理的，尽管自己是个上当受骗者，但是，毕竟他和贵贵的事是见不得阳光，上不得厅堂的。

梦瑶下了很大的决心，努力地抬起头：“找我，干什么？”

那个女人怒气冲冲道：“找你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

梦瑶低声：“有事，晚上我们再说，好吗？”语气里多少含着恳求。

女子不依不饶地大声吼叫：“我现在就是要在大街上说，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抢了我的丈夫，还得意洋洋什么？”说着“啪啪”就是两个耳光。“快来看啊，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抢了我的丈夫，你们快来看啊！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女的外表光鲜亮丽，内心恶毒……”女子气急败坏地在大街上吼叫着。

如果有个地缝，梦瑶马上就会钻进去。刚才洒脱的步履，优雅的姿态，现在一股脑儿全飞了，梦瑶赶紧就跑。

后面的女子紧追不舍，梦瑶朝左拐，女子就朝左拐，梦瑶朝右拐女子就朝右拐，女子就像梦瑶的尾巴一样，梦瑶甩都甩不掉，恰在此时，一辆出租车出现在梦瑶前面，梦瑶灵机一动，使劲招手。司机停了下来，梦瑶拉开车门箭一样就跳上了车说“快走！”

车像离弦的箭，“嗖”地一下蹿出了很远，梦瑶终于甩掉了那个女人。

去了单位后，梦瑶才知道自己多狼狈，她的一只鞋在奔跑中歪断了后跟，湖蓝色的套裙，裙缝偏了十万八千里，刚才翩翩的风度，优美的姿态，瞬间就变成了狼狈不堪的小丑。那个小样楚楚可怜。

就在她自怨自艾的时候，手机唱起了歌。贵贵打来了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梦瑶：“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老婆在离婚协议上已经签字了。”

梦瑶问：“什么时候签的字儿？”

贵贵说：“上午就签字啦。”

梦瑶长长地出了口气，本来她应该为此而高兴、兴奋、激动，这是她盼望了好几年的事情，可是现在，她怎么都高兴不起来了。

他们开始谈婚论嫁，按照当地的习俗，男方要给女方出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的彩礼钱。可是贵贵妈妈却对梦瑶说：“我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你有本事把我儿的家拆散了！就有本事自己解决彩礼。”那口气硬邦邦的像个锤子，重重地砸在梦瑶心口，让她有话却说不出。

梦瑶觉得胸口憋得难受，我一个大姑娘，凭什么不给彩礼钱就嫁给你儿子呢？

贵贵好言相劝：“梦瑶，你嫁的是我这个人，看中的也是我这个人，所以，有没有彩礼应该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问题是我爱你。”

梦瑶眼里含着泪，她是作茧自缚，还谈什么彩礼呢？可是，这是在内陆城市，这不是在北上广，别人家女孩子都有彩礼，她凭什么一分都拿不到？再说也没法向父母交代呀。

梦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贵贵给他出了个主意：“干脆找你的同学朋友，还有你的亲戚借些钱，就说是我给的彩礼。”

无奈，梦瑶只好向所有的亲朋好友张嘴借钱了。当她借了10万块的时候，就跟贵贵说：“我借了10万，你再向你的朋友借8万，我们俩凑够十八万，把它当做彩礼钱给了我妈，赶快把婚事办了吧！”

可是贵贵却说：“我借不来8万。我的朋友都没有钱，再说我借了钱怎么还朋友呢？我挣钱不多，还要养我儿子，借钱的事就交给你了。”

有几次，她的意志告诉她，算了吧！离开贵贵，可是，每当她下决心要离开贵贵的时候，又有点儿舍不得。她就在离开和不离开的矛盾中纠结着。

一个月过去了，梦瑶没有再借到一分钱，贵贵也没有给她借来一分钱，两人手中只有10万块。

没有办法，梦瑶哄骗母亲说，贵贵他们家很穷，拿不出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的彩礼，只凑够了10万元。

梦瑶的母亲是一个同情达理的女人，她对梦瑶说：“只要你们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不在乎彩礼给多少？”母亲的让步，让贵贵和梦瑶终于订婚了。

不过，梦瑶始终没有敢告诉母亲，贵贵离过婚。

梦瑶开始买嫁妆，所有嫁妆钱都是她借来的，所以买嫁妆买得战战兢兢，畏畏缩缩。

十万块钱很快像奔涌的大河一样，花得所剩无几了。

这天，梦瑶和贵贵约好要去照结婚照。梦瑶怀揣着憧憬激动万分地去了婚纱店，可是左等贵贵，右等贵贵，贵贵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不见了踪影。

打贵贵的电话居然是关机。

梦瑶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她隐隐约约地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从早晨等到了中午，从中午等到了傍晚。

黄昏，夕阳西下，艳丽的夕阳染红了半个天空，那像血一样刺眼的红，是阳光最后的挣扎。

梦瑶终于等来了贵贵。当她看到贵贵修长的身影就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她欣喜地，目不转睛地，激动万分地盯着贵贵的一双黑白分明的珠玉一样俊美的眸子，情不自禁地双手环住贵贵的脖子：“亲爱的，你干什么去了？让我等了一天了。”口气里没有埋怨，有的只是渴望。

贵贵俊美的眸子却像做了亏心事一样躲着梦瑶，他目光散漫地盯着远处：“这个……”

面对他的支支吾吾，梦瑶的心像着了火一样迫不及待地问：“亲爱的，你没什么事吧？是不是忘记了我们今天是要照结婚照的？”

贵贵躲闪着探寻的、柔情似水的目光：“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他的声音明显地颤抖，眼泪“吧嗒”流了下来。

梦瑶的脑袋“嗡”的一声，好像五雷轰顶一般，预感到贵贵要说什么了。

贵贵说：“梦瑶，我真的真的对不起。我经过反复的思考，决定……决定……”。

梦瑶浑身的血液，直往头上涌，脑门上的青筋根根蹦了起来，声嘶力竭地吼道：“为什么？为什么？你给我说一个为什么啊？”

四周空荡荡的，没有一点声息，时间似乎凝固了。

良久，只听贵贵缓慢地说：“我决定和我老婆复婚，请你原谅我，为了我儿子，我没有办法娶你，原谅我吧！你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女人。我已经把你融入了我的血液，但是，因为我爱我的儿子，

公元两千零一十五年春，并州人以打工为业，轮休日驾车西山游，沿虎峪河谷西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车行好几里，中有松树，红绿辉映，瑰丽如虹。游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续水源，便得尽处。旁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也仿佛若有路，又驾车，从口入。初极狭，才通车。复行数十

米，豁然开朗。山沟平阔，遍山桃松，桃夭松茂，雉鸡翠鸟，清流碧池。依路盘旋而上，得一山庄，窑舍俨然，犹存古风，木屋精巧，典雅别致，有花圃、菜园、禽栏之属。曲径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经营，男人女子，哼着山曲，垒石扎篱，引水翻土，怡然自乐。

见游人，乃大喜，问所从来，俱答之。便邀还家，土鸡野菇作食。庄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时贫穷挖煤，叫停后，又经营山庄来此佳境，不多出焉。问当今环保，鲜有尾气，无论雾霾。他们听

胜过我的生命，所以我儿子不能没有母亲，因此，我不能和你结婚。你是个好姑娘，将来一定会是一个贤妻良母，相信，你会找到比我更好的男人。”

他用恳切的语气，很困难地将话说完，希望得到梦瑶的理解。

可是梦瑶无法理解他，她声嘶力竭地吼道：“为了你的儿子你要复婚了，可是我呢？你为什么不能为了我结婚？不能和我结婚为什么要毁了我的青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像疯子一样撕心裂肺地吼叫着，撕扯着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一动不动地让她出着气，颓废地低着头，等她出够了气，他默默地走了。

望着贵贵摇摇晃晃的，但毅然决绝的背影，梦瑶明白了，他们的婚事像水中月镜中花一样，彻底结束了。

桃花沟记 (小小说)

说了大都市空气污染之重，皆叹惋。日上西岭，庄人欲留之，怎奈，曰明日游人要早出工，遂作别。此中有人云：“可谓外人道也。欢迎人们来休闲。

富裕固好，健康是本啊。”

既归，游人谓妻叹曰：“景不在名，原始则好。游不在远，幽美则灵。桃花沟风景，优美自然，鲜为人知。河谷池水绿，高山满眼青。

□ 李虎林

谈笑有清风，往来无黑尘。可以听鸟唱，闻花香。无马达之乱耳，无过马路之劳形。台湾阿里山，四川九寨沟。身边咫尺享山水，何难之有？”

游人妻又将其所感上了微信，驴友闻之，便欣然前往，皆悦之，桃花沟风景遂愈传愈广，八方游客来此问津者，无数。



梦瑶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一阵痉挛，每根肠子都扭曲在了一起，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痛，从五脏六腑一起涌了上来，她“哇”的一声一口血喷了出来。她用手抹了一把，手上沾满了鲜红的血，她的眼前金光银光一起乱闪，眼一黑，软软地摔倒在地。

耳边隐隐约约响起了歌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她的爱情她的婚姻，到底在水的哪一边啊？



蓝天与大海的约定

(中篇连载)

□ 刘国明

新兰矿务局“欣业”网吧的三人小包间里，一颗滴血的心，在流了一夜血以后，如今正在酒精力的作用下，失去疼痛般地昏睡了过去。远方的朝阳，在带给新兰阳光与霞彩的时候，却没有带给他片刻的温暖，他的世界，如死水一般，泛不起任何的波澜。

鸽子矿南山地区的一间棚户房里，早早有人起来，把下山的盘山路打扫了个干净，并把大红大红的“囍”字，张贴在了山下必经路旁的电线杆上，以及棚户房院门外的大木门上。

“佳地”花园里，一个肥胖的男人，正站在他家别墅的大铁门内，颐指气使地对前来了解情况的物业经理和保安人员，大声地训斥，他们是怎么管理小区的？怎么会在大晚上让人进了他们家院子，并把别墅里所有的玻璃窗，都砸坏而居然没有把人抓到。

“欣业”网吧门外，一个头发有些花白的中年女人，把捡了少量废旧物品的编织袋，有些不放心地放在门外，然后东瞅西顾般地进了网吧。

网吧里，狼藉一片，上了一夜夜场的80后90后们，现如今，打盹的打盹，精神亢奋的依旧在亢奋，趴着靠着椅背睡觉的还赖在那些上面。那些消费完的瓶瓶罐罐，被他们丢弃在电脑桌上，有的甚

至横躺到了地上。中年女人如获至宝般地，捡起躺在地面上的瓶瓶罐罐，把他们护送到门外的编织袋里，然后返身，再回到网吧里淘宝。电脑桌上空的、就要空的瓶瓶罐罐，在中年女人师傅长师傅短的问询下，悉数被收获到门外的编织袋里。

看着袋的体积与吨位在不断扩大，中年女人脸上显出了让人不易察觉的微笑。她实在不愿过早地离开，“欣业”网吧这个宝藏，返身又折了进去，这一回她向网吧里的大小包间进发了。

中年女人进了一间三人的小包房，包房里刺鼻的酒气让她没有注意到，她只注意到了电脑桌上趴着一个男孩，男孩身旁有一个非常亮眼见了底的瓶子。

中年女人向男孩走去，走到跟前，她拿起了那个见了底的瓶子，并连声问：“师傅，这个瓶子不要了吧？师傅……”我迷迷糊糊从醉梦中惊喜，听到有人呼唤，抬起了那颗既迷糊，又有些头疼沉重的脑袋。眼前的景物在一点点漫溢开来，既清晰又十分模糊，既活脱脱如在现境，又飘飘然像是梦里……细腰妹婀娜地立于我面前，关切地问我，为什么要一个人独自地喝闷酒，那样是十分损身体的，你呀就不会好好地爱惜自己，说着她就要过来闭合我那有些红肿的眼睛。满腔的伤心、委屈、爱

恨在那一刻被点燃了，我怒不可遏地用力打开女人递过来的手，声嘶力竭地骂她为什么不好好地爱惜自己！为什么要去做有钱人的二奶！为什么不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回想要的一切……

女人伸过来的手，被我这么意外用力地拦打，整个身体都踉跄了，酒瓶如脱兔一般，脱离了女人手掌的控制，“啪啦”烂碎在了地上。那一声脆响，如有人在我脑袋里注射进了另一种药剂，视线逐步摆脱了先前的迷蒙与如梦似幻的那股束缚，变得越来越清晰。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立在了那片碎酒瓶玻璃上，眼睛显得既哀伤而又无助。

我有些疼惜地，走过去抚摸着母亲被我击打的手臂，并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妈”。母亲哀楚地看着我，喃喃地说：“龙龙，你和细姑娘闹别扭了？”

我支吾着，没有回答。母亲接着说：“龙龙，不管发生了甚，家里都是你歇躺的地方，走，跟妈回家哇……”

我抚摸了抚摸母亲的手，那满手的粗糙与老茧，让我疼惜又温暖。随后我缓缓地放开它，对母亲说：“妈，你先回吧，我还想在网吧里呆上一会儿。顺便再告诉你一件事，中午我要参加海鹏的婚礼，就不回去吃饭了，吃完饭，我就去上班了，你不要担心！”

母亲不放心地不忍离去，我陪着笑地把她推攘到包房门外，让她安心回家。母亲哀伤地看了我一眼，嘱咐我中午的酒席少喝一点酒后，就叹息地离开了。

包房里，陡然间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显得那样空空荡荡。我坐在电脑前的沙发上，面对屏幕上跳动的画面，以及电脑所制造出的嗡嗡声，心里就像着了洪水一样，神魂失所空空落落。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从那种死寂中恢复过来，关闭了电脑，走出了网吧。

大街上，人们来来又去去，就像一群群忙忙碌碌而又不知疲惫的蚂蚁。我叼出一根烟来，在大街上边抽边走着，完全不知道要去的方向。是汽车的喇叭声，才让我把目光注意到它们靓丽的身上，

只见一排排列整齐的黑色轿车，威风凛凛披红挂彩地从鸽子矿的方向驶来，又神气十足欢天喜地地朝建中小区的方向驶去。那应该是去娶苗小霞的车队吧？面对那如蛇阵一样的车尾，我想。空落间我掏出了手机，在通讯录里随意地搜索了一下，然后按下了通话按键。

“嘟——嘟”几声后，电话那头响起了一个高亢男人的声响，“喂，潘龙，海鹏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他妈的也不过来帮忙？”

面对电话那头大雄的质问，我支吾着，最后说出了自己今天上前夜班的理由，并说我就这过去。

电话那头大雄的语气放缓下来，他告诉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忙的，你好好休息吧，中午能过来吃顿喜饭，咱们技校的同学坐一起好好聚聚也就行了。

挂了大雄的电话后，我对自己的双脚，总算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行进方向与理由。我沿着矿务局马路大道旁的林荫小道，向鸽子矿矿区中心的“工友”酒楼进发了。一路上，细腰妹的眼神与她那在床上呻吟辗转的表情，不时地就要窜入我心里，让我的心不由自主地发出“啾啦”般的阵阵扯痛。我没有想到，影视剧中光鲜的二奶形象，竟会牵扯进我的铭心剧痛；我不敢相信，外表文静的细腰妹，竟也会为了名利以及所谓的生存价值，去出卖自己美好的青春肉体。世间一切的一切，一夜之间，都他妈失去了对与错的价值体系；世间所有的幻想与美好，一夜之间，都他妈变得幼稚与可笑。

走到“工友”酒楼的时候，海鹏与苗小霞已经穿红戴彩满脸堆笑地立在了酒楼的漆红大门外。他们与来往的嘉宾握手、寒暄，招呼他们步入酒楼，并把他们真诚的微笑，与嘉宾们进行着交换。

我远远地调整了一下情绪，并强弩了一个不知道像不像真诚与开心的微笑，然后快步向他俩走去。

海鹏最先与我打招呼，他与苗小霞一道，把我让进酒楼，并指点我远处西边靠窗的一桌，坐着大雄、米建伟我们技校那帮同学。

餐厅熙攘的场面，让我无心去分辨哪一桌坐着大雌大雄？我只管兀自朝着海鹏指点的方向走去。

走着走着，人群中有一只手高高举起在向我招摆，并高喊着“潘龙”这个名字。我把目光向那只手投去，看到了手下面的大雄，以及旁边的米建伟、张艳他们。

几年不见，大雄看上去比以前更加阔绰了，脖子上很粗的金链子，让人一看就知道他已经步入了大款的行列。张艳少去了过去那种妖冶与狐跳，几年组干科办公室里的熏陶，让她镀上了一层真假难辨的气质。米建伟没有了过去那种含羞与拘谨，相反，在安监站查违章查隐患的锻炼中，变得更加跋扈。

几年不见的同学，坐在一起显得是那样分外亲切，虽然个别想不起了名字，但是外号一经呼出，就没有什么记不起来的往事了。酒这时成立我们共同的心腹，我们在它的催化与鼓励下，推杯换盏，互道起了这几年的得失与牢骚。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张艳满脸诡秘地，把脸凑向米建伟和大雄说：“我给你们透露一个内部消息，咱们的海鹏啊，过不了多久就有可能被提拔，谁有想法——这时可要跟紧了哟。”张艳说着，把她那双诡秘洞悉一切的眼睛投向了。我晃荡着酒杯里的酒，在没人跟我碰杯的情况下也要小酌两下，完全把张艳的话以及她投过来的眼神，不以为然地当作了下酒的佐料。

“真的啊？张艳！你不会是胡编吧？怎么，他也要被提拔成科级干部吗？矿上干部新老交替得快，也轮不到他呀，没听说他家有什么人呀！”米建伟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把身子凑向张艳眼巴巴地问。

张艳翻了米建伟一白眼，一些欲说的话，正欲说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她转而反问米建伟：“你的意思是，鸽子矿所有的干部都是凭走关系上去的吗？就没有靠真干实受而提拔重用的？”

米建伟一时哑了言。

大雄听着他俩的热议时事，再也绷不住欲说的话匣子，他搂着我的肩膀说：“潘龙，你小子也别光自个喝酒呀，怎么，有心事？你也说两句呀！你说他俩，是不是咱们书本上学过的那种燕雀，只知

道在企业那个狭小天地里蹦跶，而不会有鸿鹄那样，高飞寰宇在外面闯世界的大志！你说在矿上混有什么前途，即便当上个科长，又能挣几个钱？潘龙，你以后就跟着哥混吧，保你挣大钱！省得跟上你那个抠门的瘸腿爹受制……”

“谁告你我爸抠门了！”小酌着酒的我，猛然间听到外人评议我的父亲，老大的不痛快，睁圆了眼睛瞪着大雄。

“嘿！不是你小子告我的吗？说你上技校的自行车，都是你爹给你在二手车市场淘到的吗？这样抠门的爹你还维护他呀？你看当年咱们技校，有一辆你那样破的自行车吗？哥们富裕了，想拉扯你一把，你怎么这语气跟哥说话？”大雄边说边用手指着我，脸上挂着笑，眼睛却充满责怪地看向了米建伟张艳他们。

桌上同学们的嘻哈笑声，让我挂不住了，我腾地站了起来，逆骨凛然地也放声仰脖哈哈大笑，笑完我指着大雄说：“大雄，你以为我混得没有你好吗？你以为我非要你的帮忙才行吗？你错了！错了！将来你们的小窑，没有我的保护那是寸步难行的！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达城的梟雄本拉登！你知道我们的队伍，昨晚干了一件什么事吗？告诉你吧，劫富济贫！我们把——达城市区‘佳地’花园——的一个奸商——给劫了……”

大雄笑嘻嘻地看着我，把双手叠抱于胸前看着我的表演，待我的话一说完，他就一把把我拉坐在座位上，“潘龙，你小子喝多了吧！你怎么这么经不起说笑，动不动就火？”

我红涨着脸，又腾地站了起来，“谁喝多了！谁跟你开玩笑！你们今天——如果有人看《达城新闻快车》的话，说不定还会看到我怎样——对别墅楼——进行定点爆破——玻璃四溅——拳打保安飞奔逃离——的精彩场面……”

张艳忽眨着她那惊奇的眼睛，待我的话一说完，她就像一只麻雀一样雀跃开了：“是啊！是啊！今天早晨我看《达城新闻快车》来，是‘佳地’花园一家别墅楼被歹徒袭击了，小区监控录像上录制的那个歹徒画面，虽不是十分清楚，但我看着十分

眼熟，就是一时想不起是谁来，经潘龙这么一说，我越来越确信就是他了……”

“什么歹徒，是英雄！”我得意地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一仰脖又灌了下去。

同学们又是一阵，叽叽喳喳的雀跃欢笑。

苗小霞与海鹏，不知什么时候转悠到了我们这一桌，在给我敬酒的时候，我已经有点酩酊了。我不知怎么搞的，老是把苗小霞错觉成细腰妹，虽然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只是幻觉，幻觉！但就是克服不了。不得已，我只得把目光投向海鹏以及伴郎伴娘。伴郎是海鹏从小玩到大的铁哥们，有点呆头呆脑；伴娘的吴倩倩，今天倒显得格外妖冶与喜气，别有那么一股味道。

就在我醉眼朦胧目光呆滞地审视他们的时候，海鹏夺过了我的酒杯，苗小霞斟满酒后给我递了过来。看着苗小霞那白藕般的双手，提醒我是该出个节目了，我晃荡着身子站了起来，颤巍着接住苗小霞的酒，注视着海鹏大声说：“海鹏，我替全桌的人给你俩出个节目，请你——务必回答！你的名字里有个‘海’，苗小霞的名字里有个‘霞’，你们俩是怎么突破这——海天隔阂的轨迹，而走在一起的，请你——给我们绘声绘色——谈一谈你们的恋爱经历吧！”

海鹏干咳了两声，朗朗地给我回答开了……那些如美妙诗文般的话语，让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的大脑里充满了酒精麻醉的痛苦与茫茫若失的虚晃。我偷眼向苗小霞瞄去，苗小霞黑亮的眼睛，此刻就像一片汪洋的海，在我心里翻腾徜徉起来……

我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我没有女朋友了，没有人爱了。虽然过去是那么的不缺，但是现在却是一个也抓捏不到。我后悔那天海鹏的婚礼，不该以那样的口气，对待大雄。毕竟人家大雄，现在是有钱有地位的人了，是不能以原来学生时代那种方式与口气对待的。欣喜大雄没有怪罪我，见我那天喝多了，坚持不让我上班而开车把我送回家。欣喜大雄还跟我说了那么多掏心窝子的话。告诉我吴倩倩现在跟米建伟吹了，应该抓紧了，什么“一个萝卜一

个坑”，即便不喜欢，也先占上一个“坑”，省得到时候没“坑”了等等一些说歪不歪的道理。

说实在的，即便吴倩倩现在不计前嫌地答应了我与她继续以前那段情缘的要求，我也没那个心情了。哪怕将来会面对无“坑”的风险，我也会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对待感情上的事，我向来如此，一页已经翻过，就只能勇敢地面对下一页了，其间是不能有任何的牵强附会、违心的。

每当想起细腰妹，在心痛的同时，只会让我更加警醒，更加清醒地回到现实。我是再也不能那样玩世不恭愤世嫉俗了，而应该像海鹏说的那样，要学会包容，学会在这个美丑混杂的世界里，游刃有余地打拼。我是再也不能那样虚度光阴踌躇满志了，像方老师、父亲、海鹏的父亲、马师傅说的那样，利用好这一转瞬即逝的青春，好好地学习、工作、干一番事业！我是再也不能那样感情用事孤注一掷自暴自弃了，而应该像李哥说过的那样，人生是分阶段的，要把握好每一阶段的自己，力争做到完美而又睿智的人生。

我要学习提高努力赶上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我从堆放杂物的储藏室里，找出了过去学过的课本，以及技校方面专业性很强的书册。搜刮出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款，乘车来到达城的“新华”书店，分批量地购买了采机维修方面的书籍。

书填充满了我居住的小家那个写字台。放不下的，更是像小山一样，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了写字台边的地面。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工作、作息计划，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充实、提升、完备自己。在学习采机维修方面专业知识的同时，我也报考了达城市的自学考试，研究起了自己比较喜欢的汉语言文学。邓小平他老人家不是说过，两手都要硬、发展是硬道理吗？我也要做到专业性与文学性双强，做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不怕你鸽子矿不重用！

母亲看着我这些一改以往的喜人变化，不时地要在背地里偷偷地乐，垃圾捡得更欢了。小我七岁的弟弟，仿佛也被我的这些变化耳熏目染了，放学回家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陪我窝在写字台上，

做起了家庭作业。

家里的气氛，陡然间变得那么富有朝气。唯一没有变化的，那就是父亲。父亲还是没有改了下班回到家以后的骂骂咧咧。更为可气的是，他竟与我的追求进步唱起了反调。写字台上堆积如小山的书，被父亲认为有损市容地，全部清理到了储藏室里。在我读书发现没书，重新把它们费力地找回来的时候，第二天又会被恶作剧的父亲给处理掉。

为了写字台上摆书这件小事，几经拉锯后，父亲不耐烦地开骂了：“你个什么玩意儿，你以为你考研读博了，人家考研读博的哇有你这架势？都他妈上班了，还给老子费家里的钱学习！你原来干甚去了……”

听着父亲的谩骂，我少了一分头发倒竖的愤怒，多了一分人生失意的追悔！是啊，自己原先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就不晓得好好学习出人头地呢？让心爱的人拜倒在别人的金钱下，而不是自己！我又想起了细腰妹，一股痛，又润物无声地戳到了我的心里。

想想父亲一个月稀少的收入，想想母亲捡垃圾的辛苦，想想家里为了申请社区低保，而求爷爷告奶奶的那个寒酸努力，一股说不上来的痛，刺激着我，让我恨不能把眼前所有的书都吃掉，消化吸收得干干净净。

就在我奋力苦读，几近废寝忘食悬梁刺股的时候，鸽子矿传来了技能大赛的消息，让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和身富力强工作经验丰富的工人师傅，都蠢蠢欲动起来。

马师傅最先找到了我，在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一开始还不以为然，认为什么技能不技能的，学好了对工作对自己都非常有用，非要搞那个一二三名次的虚荣干什么？马师傅看我那个不在心的样子，就深切地对我说：“小潘啊，不要把局里和矿上的重大决策不当回事，我们当工人的，就是凭着抢抓这些机遇，以及实实在在地干工作，而走上管理岗位领导层的。你还年轻，应该利用好这些机遇，再说得了名次那也有重大奖励呀……”

马师傅不光在嘴上鼓励我，教我努力，在工作

的方方面面，他也不放过任何一个传授的机会。在矿上每次打往检修一队，要求检修作业的电话中，马师傅也总是一反常态地主动请缨起来，每次出去，他总是不忘叫上我与海鹏。在检修现场，马师傅便当仁不让地当起了主考官，让我与海鹏轮流当考生地，进行检修作业。检修完毕，他总是不忘费尽口舌地给我俩讲解采机的那些原理，我俩检修作业方面出现的问题与错误，以及如何较短的时间内最快、最好地完成作业。我和海鹏孜孜不倦地听着马师傅的现场教学，感受着眼前这位老修理工，渊博丰富的知识与他那诲人不倦的人师修养。我俩似乎从这种大山深处的学习中，领悟到了矿山蒸蒸日上即将走向辉煌的前进车轮！从心里体会到了像马师傅这样，掘采太阳的矿工，那种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崇高品质！

在我忘却疼痛忘却烦恼忘却忧愁忘却不平地沉迷于学习的时候，另一件让人高兴与激动的消息，在检修公司检修一队传得沸沸扬扬了。尽管它目前还属于传言，没有任何证实的征兆，但还是在我心里掀起了一股欢乐的乐波。人们都在说洪队长干不长久了，海鹏必将是未来的队长人选。有的人还进一步阐述，你看洪队长现在哪有先前的那个跋扈劲，蔫不拉机的，这些都是他下台前的征兆，云云。听着人们的那些议论，似乎有一双大手，在轻缓地抚摸着那颗跳动已经失去正常的心脏，让它渐趋平稳、和谐地在胸腔里工作。像这样劣等的队长早该撤了，早撤早让上百颗囚困的心灵得解放！海鹏也能当队长？说明没有关系的人，求进步也有希望！说明技校生，也不是完全没有前途嘛！

想着那些令人激动利好的消息，让我愈发地上紧了努力的发条，随身携带摘抄知识的小本本，让我每时每刻都有新知识入账；班上与班下的问师傅查书本，让我每日每夜都有技能上的新储备在更新。日子就在那种充实与匆忙中，一天天度过了，不知不觉间，技能大赛的烽火就来到了。

那天，采煤机修理工的比武现场，很是热闹。有近百名各个矿经过初次选拔胜出的选手，云集在了新兰局的安培中心。他们在比武前那个叽叽喳喳

兴奋劲儿，让人很是不屑，好像谁叫唤得最凶谁就会胜出似的。有的选手，竟然像莘莘学子那样，在临上阵前居然啃起书本来，他妈的，早干甚去了一样让人不屑！也有的选手，像我一样坐阵不乱表情平静，不过他们却私下低声地议论起了这技能大赛，发出了别样的腔调。说那都是哄人的玩意，名次早已被“关系户”预定了，考试只是一个形式……他妈的，听得我直恶心起腻，难道这样的事情上也传染上不正之风了？

我的发挥，简直可以用酣畅淋漓逢敌必灭来形容，听了他们的那些叽歪言论，让我把什么都放开了。理论考试，我旁征博引举一反三，第一时间把试卷写得满满当当；实践考试，我驾轻就熟挥舞扳手，把那个病死的采机，硬生生治得活蹦乱跳摇头摆尾起来；答辩考试，我引经据典对答如流，直把考官听得怡然自乐呆傻痴醉老半天。

一考完，我就撒丫子撒了，也没等马师傅与海鹏，也没去再想那考试的事。他妈的，有什么多想的，如果真像那些人说得那样，我真为自己也趟了这趟凑热闹的洪水，而感到可耻！

什么事情你都不能把它想象得过于美好，过于美好了，在愿望达不到的时候，只会让你徒劳地空悲切。就拿技能大赛来说，也一样！你要把它当作一次很平常的业务操作，与对无知者们的现场教学也就行了，而不能被那巨额的奖金与荣誉光环所麻醉了，麻醉了，你就离俗不可耐不远了。参加技能大赛的鸽子矿那帮麻雀们，考试以前，叽叽喳喳着那一份奖金的重量，考完以后，居然又同样叽叽喳喳杞人忧天起了，那份重量会把谁率先幸运地砸晕？我日他妈，真是够让人无聊的！

海鹏与马师傅，完全不同于那帮麻雀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平常地对待着新兰局技能大赛结果的圣旨从天而降。与麻雀们比起来，他们简直像极了大雄曾经说过的那种鸿鹄——遇机而要展翅高飞。

在那个等待结果的日子里，鸽子矿检修公司所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心花怒放起来，那个高兴程度，一点不亚于我得了采煤机修理工技术比武的状元。

那天，几朵白云在鸽子矿的上空悠闲地飘着，长长的淡蓝色的皮带长廊，纵横交错在鸽子矿的主要生产厂房与山头，依旧那样雄浑与富于诗意，检修公司的人们还是像往常那样，保持着不变的忙碌与有序。那天，让人看不出任何有别于往天的变化。

那天，矿纪委书记和组干科、效能监察科科长，来到了我们检修公司。在检修科长、书记、各队长、书记、技术员组成的干部大会上，宣布了对洪队长工作方法粗暴，工作作风轻浮、走形式等等问题的处理决定。撤去了洪仁福检修一队队长兼书记的职务，同时任命海鹏为检修一队的队长，兼队里的党支部书记。

任命决定一经宣布，立马在检修一队轰动起来，人们纷纷过来与海鹏握手，祝贺他的高升。马师傅更是脸上开花地被排挤在了人群的外围，插挤不进那激动的人流。

日子，似乎在转瞬间变得有了意义，精神上有了自己那个奋斗目标的理想激励着，工作上有马师傅、海鹏这样熟悉亲切的人“照”着。这些外加的喜人因素，让我忘记了萦绕身边的一切不愉快，努力向着一个有为、有上进心、追求进步的青年转变。在那段日子里，我饱含情感笔墨地递上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任劳任怨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地抢着干检修上的活，言听计从不违逆不反叛地听着父亲的成天责难与叨叨，百般细腻满是爱心充满怜惜地陪母亲唠嗑干家务。母亲看着我这些喜人的变化，常常要眼眶闪烁晶莹地说，我们的龙龙长大了！

是啊，我长大了，自己的父母怎么不对，怎么的让自己灰心失望，我也不能怨他们，毕竟他们生养了我一回。我唯一能怨的只有生活。我只能偶尔在想起过去那些痛苦伤心不满的时候，去实实在在地怨一回生活。

生活在被我操侃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它也会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那天，那个惊喜真让我感到突然，没有想到……

在我像往常一样，清晨，迈着平实的步子，来到检修公司的时候，所有人都对我投来了说不上是欣赏还是赞许的微笑。一进检修一队检修一班班组

的大门，马师傅就率先围住了我，他满是微笑地拍着我的肩膀说：

“小潘啊，你小子真行！在咱们新兰十个矿的选手中，你竟然能脱颖而出，夺了那采煤机修理工的比武状元！”

“马师傅，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怎么，成绩出来了？”我满脸困惑地，看着马师傅。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就是状元！状元就是你！”马师傅笑嘻嘻地说。

听了马师傅那个确切的新闻，我一下子也晕了，旋即，一股幸福涌满了我的心里。

让我感到幸福的，远不止这些。随后，检修公司为我们这批采煤机修理工专业夺得名次的选手，进行了大会上的表彰。我、马师傅、海鹏，分别以该专业第一、第二、第三的名次，站在了领奖台，接受检修公司科长、书记为我们戴红花、颁证书的奖励。我站在马师傅和海鹏的中间，看着台下全公司人们赞赏的目光与热烈的掌声，不知怎么，竟然想起了细腰妹，一股说不上来的酸楚，让我很想哭，放声地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

表彰大会结束，人们陆陆续续走出会场的时候，海鹏快步走到检修科长跟前，叫住了正往外走的检修科长。

科长满脸微笑地看着海鹏，拍着海鹏的肩膀说：“小海啊，像你这样既有专业技能又有管理经验的人，正是我们鸽子矿吃香与抢手的人才！怎么样，工作上有什么想法、打算？”

“科长，我想提拔潘龙为我们检修一班的班长，不知您有何意见？”

“潘龙？你怎么会想起提拔他来？他只不过夺了一个修理工的状元嘛，管理上他又没有任何经验！”检修科长皱着眉头说。

“科长，我了解潘龙，他是我的技校同学，如果把他调动起来，他一定能把一班管理得比别人更出色！”

“不是调动不调动的问题，他小小的一个技校生调动他干吗？现在一班大中专方面的人才也不少吧？我就不信没有一个当班长的料！”

“可是，可是科长，我觉得让潘龙当更合适！”

“哪有那么多可是，”检修科长往海鹏跟前凑了凑，往低压了压声音说：“这种爱给大领导打小报告的人，你也敢用？你不怕他当上了班长，哪一天再给你打小报告？你跟他很熟吗？工作上的事是不能靠个人关系的熟络来操作的……”

“不是，科长，我不是，”

“好了，不用说了，我相信你不是，班长人选你再想一个吧！”检修科长说完，在海鹏肩膀上拍了两下，头也没抬地就走出了会议室。

站在会议室门外闷头抽烟，等待海鹏出来，向荣升队长的他表达晚来祝贺之词的我，完完整整地听到了刚才的全部谈话。我的那颗火红的心，仿佛在进行着金属工艺上的锻造，被一盆凉水“刺啦”一声地给冷却下来。

生活好无奈呀！在你自暴自弃随波逐流的时候，它用一个个丑的事例，教你学会冷漠与敌视；在你奋发向前动力无限的时候，它又会在你前进的路上，丢下一些恶心的屎巴巴，让你选择跨屎前进还是掩鼻而退？我真的不知道了自己的奋斗之路究竟在哪里？难道就为了一个或几个状元的实惠？不是啊，我火红的青春理想是比这要高的！我梦寐以求的参天大树，是要从新兰鸽子矿这片肥沃而又深爱的沃土一步步长高长粗的呀！

那天海鹏与检修科长的对话，让我瞎琢磨了一个晚上，琢磨后的直接结果，就是让我更加清醒地认识了现实。现实很复杂，并不等同于你念想中的那些一时冲动。

经过一夜的思考，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已没有了昨天的心潮翻涌逆气冲腑的感受了，而是胸中坦荡荡装航母般的平和冲淡了。

一进检修公司的大门，我就主动地与每一个碰面的人打招呼，不管认识不认识，熟络不熟络，一律地面带微笑点头哈腰外带敬礼。

在走到检修一队检修一班班组休息室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传出的一些扎耳言论，我不知是不是该进去？进去以后是该面无表情坦然无事的好笑

呢？还是意思性地嗔怪一下？那些言论虽然难听，但是在我心里已激不起任何的波澜了……

“唉，咱们检修公司看来是没有公平了！你们听说了没有？咱们新上任的海队长，准备提拔谁为一班班长吗？”

“谁？”

“还能是谁？他的关系户潘龙呀！真他妈的，检修公司完了，走了一个打人的洪仁福，又来了一个官僚派的海队长！他潘龙凭什么了？一个技校生，也能当班长？”

“就是，二赖！论资格论学历论溜须拍马，你最强最适合，我支持你……”

……

我满脸堆笑地推门进了一班休息室，冲每一个人，尤其是二赖，献上了我阳光灿烂的微笑，“二赖，不，赖班长好！”

二赖乜了我一眼，不朝理地转身走出了更换工衣的休息室，去开班前会。

屋内众人哄然大笑后，也陆陆续续地走出了休息室，休息室里又陡然间只剩下了我和马师傅。

马师傅经过一夜的夜班，这时已换上了便装，他走到我跟前，用力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微笑地对我说：“小潘啊，好好干！明天师傅就不来了。”

我满脸困惑地看着马师傅，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那句话的意思。但从随后马师傅那满是诚恳、慈爱、祝福、依恋的目光中，猛然间似乎明白了一切。

“马师傅，难道这也是您的最后一个班？您也到退休了？”我眼睛不眨地望着马师傅，希望从马师傅的回答以及那目光中，证实这不是真的。

“是啊！这是师傅上的最后一个班，从现在起，师傅就是退休自由的人了。”马师傅语调缓缓，一字一顿地说。

我的心头一沉，喉头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般，想说很多，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小潘啊，师傅临走要跟你说几句话，”马师傅猛然间把我拉到椅凳上，同他坐在了一起，语调缓缓而又百般诚恳地说：“小潘啊，不管别人怎么看你，怎么待你，你都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是

能干好一切的！对自己，你要做到永不放弃！昨天夜班，海鹏跟我聊了很多，他也谈到了你。他准备让你当一班的班长，希望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不要在乎某些人的一些言论，把工作干出个样子……”

马师傅说完这些话的时候，缓缓地站了起来，在我的肩膀上又恋恋不舍地拍了两下，然后大步般地朝门外走去。

在走到门口的时候，马师傅突然停了下来，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扭过头来问我：“小潘啊，你以前是不是跟咱们头灯房充电队的吴倩倩搞过对象？”

“嗯。”我点头承认着。

“吴倩倩是个好姑娘，我见过那姑娘几次，人长得也不赖，你找她我觉得挺合适的，起码比找那个叫细什么的，要靠谱许多。小潘啊，千万不要因‘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个旧思想而害了你呀！”马师傅说完，就走出了休息室，消失在检修公司匆匆来去的人流中。

望着马师傅那逐渐模糊以至消失殆尽的背影，让我在心头，总会有那么一股擦抹不去的留恋！望着那背影，我久久地想，或许这就是生活吧！你必须现实地面对，你所爱的人，有一天，也会悄然离你而去的那份思想准备！

我满怀伤感而又空茫地换好工作衣后，就匆匆地走出了休息室，去开班前会。

在推门进入检修一队班前会议室的时候，屋内已经坐满了很多人，海鹏站在班前会的前台，正目光炯炯地看着自己腕间的那块手表，神态显得是那样威严与不可侵犯。我赶紧找了一个空闲的位置坐下，庆幸自己换工作衣时的速度没有太慢，从而没有在班前会上迟到，给海鹏面子上留下难堪。

八点三十分，在人员全部到齐的情况下，海鹏开会了。海鹏面对着我们，清了清嗓子然后铿锵有力地说：“以往我们检修一队，在公司里给领导的印象是工作漂浮、员工懒散，没有一个像样的检修班组，拿不下一个令人满意的检修工程。这些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主要原因在管理上，是我们的管理，没有把员工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所

以，我要对队部的管理制度进行一些改革，而首先要改的，就是我们的用人制度。我要打破那种管理岗位唯大中专毕业生是用的旧路子，技校生、高中生，甚至没有什么学历的人，只要你成绩突出，工作业绩出众同样也可以当上班组长，甚至更高……我决定，任命潘龙为检修一班的班长，同时兼任咱们一队，采煤机修理培训组组长。全面负责一班的的管理，与全队采煤机修理技术的培训工作……”

海鹏的话一说完，队部会议室立马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那掌声里，海鹏显得是那样神采飞扬、魁梧有力。而我，坐在队部会议室的角落里，听着海鹏的任命与那阵阵掌声，脸上不由得发红发烫。仿佛那些掌声，是为我荣升班长而进行的鼓励，让我觉得局促、不安、兴奋、心跳，进而徜徉在久久的幸福里。

班前会后，青工们欢喜雀跃地把我围了起来，向我讨教起了学习的方法，以及夺冠的一些经验。老师傅们更是面带微笑地，掺杂在那人群中，把他们那鼓励与赞赏的眼神，投射给你。

那天，我是在荣誉的光环里上班的，一天的工作，让我没有感到上班的劳累与枯燥，而唯一有感觉的，是那天特别的口干舌燥，那天仿佛说了我一生要说的话。我在检修与工休的当间，不停地给围上前来的工友、师傅们讲解，采煤机那些原理及自己的一些检修经验，并把自己曾看过的一些有影响的专业书，介绍给他们。对个别要求精益求精的人，我还就地取材地，在地面上给他们画起了原理图，直到他们充分明白理解。在那期间，二赖也围上了我，向我提问起了“问题”，面对他故意刁难无理取闹的提问，我也耐心再耐心地给他进行了讲解。他妈的！钱难挣屎难吃，谁让海鹏对咱那么信任委以重任？咱就得以百倍的辛劳，百倍的细心细腻，来回报那一份知遇之恩。

五点半下班的时候，可把我干渴坏了，一天的“讲学”，水杯子里的水最起码被我干掉十杯。在我满怀欢喜充实地上换上便装，走出检修公司的时候，耳畔平息下来的静谧，让我突然有了一股莫名般的恍然若失。我静静地站在检修公司的大门外，费力

地想着那个若失究竟是什么？想着想着，早间马师傅跟我的最后告别，以及他跟我交代的吴倩倩的事情，浮现在我眼前。

我左拐右拐地，朝着矿头灯房充电队的那个楼，步履翩跹而又心怀忐忑地走去。说实在的，自从与吴倩倩在“金海港”分手后，虽然还经常见面，但是已经有好几年没说过话了。我不知道，她现在还恨我不？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和米建伟处对象了？我不了解，她现在对爱情与婚姻的理解又是什么？我不清楚，她现在是不是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和我一样也有了烦恼？总之，想起这些，就让我现在非常想见上她一面，哪怕见了面依然什么也不说，但只要能默默地从她的那个窗口，她的眼前短暂而过也好呀！

在我来到头灯房充电队那层楼道的时候，远远看到了伫立在窗口的吴倩倩。她正目光淡然地，透过玻窗看着远方，手里的矿灯，被她在手心悉心地抚摸着。那个样子，像是新婚燕尔的妻子在等待丈夫下班的归来？又像是怀春少女，痴情地忆着她的那些青春往事……

看着吴倩倩那个出神发愣的样子，让我在心头，不由得有了一股怜惜，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快步地向她那个窗口走去。走到跟前，我非常坦然大方地对窗口里的吴倩倩说：

“哎，倩倩你好！”

吴倩倩从我的招呼中，回过神来，长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淡然地给了我一个微笑。

“还不下班吗？”

“快了，这就下。”吴倩倩又郑重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低头看起了手表。旋即，她微笑着对我说：“恭喜你呀，潘班长！”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拨拉了一下头发，然后对吴倩倩说：“你的消息也真够灵通的！怎么，下班，我等你？”

“好吧！那你得等我一会儿，等我换了便装才能行。”吴倩倩经过短暂的思考后，抬起头来看着我。

在头灯房充电队的室外应急楼梯口上，我冒着

烟吹着鸽子矿凉嗖的风鸟瞰着眼下的检修公司，心里感觉有一股无比的舒畅与惬意。吴倩倩跟我言归于好了，海鹏跟我不计前嫌委以重任了，苗小霞跟我知心知底引为红颜知己了，大雄跟我朋友肚量不计小节了，马师傅跟我真诚交往建立良好师生关系了。原来，生活中只要坦诚、用心地去交往相处，你还是会得到一些朋友的，你终究会迎来你想要的柳暗花明芳草鲜美生机盈盈阳光灿烂的。

在我香烟冒到底的时候，吴倩倩高跟皮鞋的“咔嚓”声，回响荡漾在了我的身后。

我与吴倩倩一前一后地，沿着头灯房充电队室外的应急楼梯，拾级而下。下到地面的时候，吴倩倩笑着问我：“潘龙，你今天怎么想起来跟我说话了？”

我抬头仰望了一下高高的蓝天，长吁了一口气，就说：“是生活！是生活让我忘记前嫌鼓起勇气变得成熟抛却害羞，而让我要和你说话的！”

“真的？”

“真的。”

“你不是想跟我重归于好，重续前缘吧？”吴倩倩笑嘻嘻地看着我说。

我的心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但很快趋于镇定，装出很是淡然的样子说：“那你还愿意吗？”

“不知道。”吴倩倩也看着蓝天，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后，又转脸问我：“对了，你和细腰妹怎么样了？你和她处得还好吗？”

我犹豫了一下，随即却脱口而出：“就那么回事吧！你呢？你和米建伟呢？”

吴倩倩瞥了我一眼，随即非常淡然地说：“吹了，他不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他顶多算是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癞蛤蟆吧！”

“那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是个什么标准？”

“不知道。”

“那你想要的爱情与婚姻，又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又问吴倩倩。

“也不知道，”吴倩倩看了我一眼然后望向远方，轻吁一口气，随后又耸了耸肩显得非常轻松地说：“天是蓝的，海是深的；爱情是美好的，婚姻

是现实的……”说这些话的时候，天边的斜阳，已不知什么时候斜倚在了鸽子矿检修公司的上空，露出半张红彤彤的笑脸，似乎在偷听着我俩的谈话，又似乎在嘲笑我们探讨问题的傻。

与吴倩倩告别，回到家里已经七点半了，父亲又墨守陈规按部就班地坐在了电视跟前，关心起了他的国家大事。母亲喜滋滋的，一看见我回来，就往大家里搬圆桌子，招呼我们吃饭。

看着圆桌上有别于往常，特别丰盛的饭菜，我就问母亲：“妈，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吃得这么丰盛？”

母亲抿着嘴，一个劲地乐呵，脸上的皱纹，这时也堆放成了一朵开过了的花，“甚日子也不是，可今天确实是一个好日子！咱们家的低保，你王阿姨给咱家办了，这也不知道，该咋感谢人家你王阿姨？”

“是吗？是不是从此社区街道，每个月白给咱家二百块钱？”听完母亲的诉说，我兴奋地问。

“可不咋地，是啊！”母亲依旧兴奋着。

“那咱们家，今天可要三喜临门了！我也告诉你们两个好消息，我得了咱们新兰局‘采煤机修理工’的比武状元，当上一班的班长了……”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兴奋地看着母亲，想从母亲的眼里看到她更加兴奋的表现。

这时，父亲停止了目光在《新闻联播》上的搜索，把眼睛认真而又严肃地瞅向了我，“你说的都是真的？”父亲认真地问。

“嗯。”我认真地看着父亲，点了点头。

听了我的话，父亲的体内像注射进了增强机体活力的维他命，马上活泛起来，一手扶着圆桌晃摆着身子站了起来，一手把圆桌上的一些肉菜盘子，直往我跟前摆放。

看着父亲有别于往常，那个激动与殷勤的样子，母亲抿着嘴，看着我直乐呵。我也受宠若惊般地，一会儿挠挠头发一会儿抓抓耳朵地，不好意思起来。

父亲再没有了看《新闻联播》的兴趣，把全部

目光都投入到了圆桌与我的身上。在给我碗里夹进一块我喜爱吃的“麻辣豆腐”后，父亲语调缓缓而又不无深情地说：“龙龙，爸爸以前对你关心不够，在你上学的时候，没有像你的同龄人那样，给你买时新的新衣服，没有给你买个性时髦的自行车。一来是因为家里穷，二来是……”

我静静地听着父亲的诉说，鼻子里不由得涌上一股往事回忆的酸楚。

“龙龙，爸爸小时候的日子过得比你差多了！在老家，你爷爷连初中都没让爸爸上完，就让爸爸跟上大人们，去砖窑搬砖挣钱了。那时爸爸还小，还想上学，为了给家里省钱，爸爸就捡别人的纸烟盒子，积攒起来当作业写字的本子……在砖窑上干活的时候，爸爸手上与屁股上的血茧，被砖块经常磨得破了又结痂了结痂了又破了，你爷爷也没让爸爸休息上一下。为了一顶丢失了的遮阳草帽，你爷爷喋喋不休狗屎扣头地臭骂了爸爸好几个月……”

父亲一字一顿地给我说着，我从来都不曾听过的，他小时候的那些故事。从故事的点滴叙述中，我也深深地被那个可怜小男孩的不幸遭遇，而感动了。

“龙龙，爸爸是不想听——你爷爷那个成天叨叨与打人骂人，才在18岁的时候，在新兰来村里的一次招工中，而偷偷拿了家里的户口本报名参加工作的……”

父亲说着说着，眼圈不由得有些红了，眼眶里有一些晶莹的东西，在打着转转。

“龙龙，”父亲又说，“这也许是命，你爷爷那样对我，我又用同样的方法对起了你……龙龙，爸爸在坑下工伤残了腿以后，爸爸难受呀！从村里一同出来的——都完完好好的——而爸爸却……”父亲说着说着，再也抑制不住悲伤地哽咽起来。

我的眼泪再也不能控制地“哗”的流了下来，母亲这时也嘶嘶地抽起了鼻子，小我七岁的弟弟，也坐在桌子的另一角，吧嗒起了眼泪。

全家人都默默地坐在餐桌上，停止了手头的筷子，伤感地回忆着往事，体味着生活所带给各自的，那一份酸楚与刺痛。

“你们怎么不吃了？快动筷子呀，饭都凉了！”父亲这时抹掉了眼角的泪水，满脸堆笑地给我们碗里夹着各自所喜欢吃的菜。

“龙龙，”在吃过一阵饭后，父亲用充满期待与鼓励的眼神望着我，“好好地跟上人家海鹏干！不要投机取巧，不要偷懒耍滑，更不能成天价的闷头不吭气！爸爸以前跟你的交流少，对你的教育不够，有一些心里话，爸爸要对你说：你有想法，你有对某人的感激感情，就一定要表达出来倒出来。你不往外倒，人家怎么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你还年轻，还有发展空间，你一定要替爸爸干出一个名堂来，给家里争口气……”

我默默地听着父亲的劝告与鼓励，血管里的血，似乎在那一瞬间迸张到了身体里的每一个根系，让我浑身充满了无尽的力量。

晚饭后，父亲又一拐一拐地走到我和弟弟住的那个小家，破天荒地给我和弟弟铺开了晚上休息的被褥，并嘱咐我早点睡，明天还要上早班了。

早早躺在床上的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到了父亲，想到了他刚刚说过的那些我不曾知道的话，想到了自己曾经多么幼稚可笑耿耿于怀记恨的过去，一股怜惜，一股自责，在我的心头久久萦绕。我又想到了马师傅、海鹏，这些亲切可爱的人，对我的提携、帮助、教育、指点，一股感恩，一股激动，让我心潮翻涌几经澎湃。我又想到了苗小霞、吴倩倩，这些善良而又美丽的女性，在我情感成长路上的相携与相伴，一股温馨，一股惆怅，在我心里激起了回忆的层层波浪。在那种漫无边际，苦涩与甜蜜，希望与惆怅相交融的漫想中，我的眼皮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直到后来，幸福地闭合在了一起……

天好蓝呀！几多白云，在技校校园东北角篮球场的上空，悠闲地飘着。我穿着父亲为我买的崭新的“李宁”牌运动服，足蹬一双雪白的“安踏”运动鞋，和大雄、米建伟、海鹏他们，在篮球场上跟校友们热火朝天地打着篮球。离场地不远树荫下的石阶上，苗小霞、吴倩倩、张艳她们，坐在石阶上叽叽喳喳着我们的球赛，那个替男生们叫好、加油

的叫喊声，直刺着我的耳膜。

在玩了一气，球场休息的间隙，我抑制不住兴奋地又转到了场地线外，恋恋不舍地欣赏起了父亲为我买的“捷安特”自行车。

“哎，大雄、海鹏，你们快来看潘龙的‘捷安特’真是酷毙了！看了人家的自行车，真想把自己的砸了！”一起球场休息的米建伟，不知什么时候也蹩摸到了我的“捷安特”旁边，一边不停地夸赞，一边冲不远处的大雄、海鹏嚷嚷。

像鸭子一样闻声赶来的大雄、海鹏，也围着我的“捷安特”打起了转转。夸赞一气后，大雄颇为欣赏眼睛斜乜地问我：“潘龙，你小子偷东西了？”

“去你妈的，你才偷东西了！”我骄傲地把头瞥向蓝天，神气十足地说。

“没偷东西，你怎么今天又是‘捷安特’，又是‘李宁’、‘安踏’的？”大雄仍不改惊奇地瞪着我，旁边的米建伟、海鹏艳羡得更是一塌糊涂。

“那都是我爸给我买的！”我神气地回答着大雄的疑问，同时把自己幸福的眼神瞥向米建伟、海鹏，以及远处的苗小霞她们。

“你爸？你爸现在亲你了？不应该呀！平时不亲，怎么说亲就亲开了？”大雄用手挠着自己笨大的脑袋，对违背常规的逻辑，怎么也一时参透不过来。

看着大雄苦苦思索不可理解的样子，我开心地笑了，我父亲是爱我的，我爱我父亲！我的笑和头顶的蓝天一样，明媚得是那么阳光灿烂蔚蓝一片……

海好蓝，好大，好深啊！细腰妹穿着银白色牛仔布超短裙，与天蓝色花案的紧身无袖衫，拉着我的手，迈着细碎的步伐，在海边沙滩上奔跑着。习习的海风，把细腰妹解除了束缚的马尾，吹成了任性而又奔放的飞瀑，清心而又冰凉地打在我的脸上。

“潘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妈同意咱俩在一起了！”细腰妹猛地从奔跑中停了下来，瞪着她那双水灵而又惊喜的眼睛，望着我。

“真的？”我兴奋地搂住了细腰妹的小蛮腰，借助腰的力量，把她拱起老高。

“真的啊，可就是不知道你家同意不同意？”细腰妹偷偷地眨了我一眼，然后笑嘻嘻地拉着我的手，在沙滩上颠着步子走了起来。

我俩走啊走，走啊走，走出了很远很远的海岸线，碰到了好些沙滩上无比亲昵拍着照热恋中的男女们，还有嬉戏的小孩，还有满头银发的老者。走着走着，我们前方出现了一对伫立海边观赏着海景的中年夫妇，他们正对着蓝蓝的蓝天与远方起伏的大海幸福地微笑。近了，近了，中年夫妇猛地扭转过来的脸的轮廓，无比清晰地印入了我的眼帘——他们居然是我的父母！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我非常兴奋地跑到了中年妇女的身边，高兴地问着他们。

“龙龙，妈陪你爸旅游来了，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你和细姑娘。你们什么时候给我们结婚呀？爸妈对你们的婚事，百分支持……”母亲无比兴奋地，望着我和细腰妹说。

我转脸朝父亲瞅去，父亲穿着一条笔挺的灰蓝色长裤，上身一件雪白的衬衣，很是精神地望着我和细腰妹喜滋滋地笑。

“爸，你的拐杖呢？你怎么站得这么笔直？你的腿……”

父亲微笑着撩起他的右腿，只见上面，趴着一只大号蜈蚣一样秀气的疤。父亲微笑地说：“龙龙啊，现在咱们矿工的收入多了，医疗条件也好了，这不，我刚做了一个右腿康复的手术。我这右腿现在好得，重活累活和以前一样能干了！下一步，我还打算继续在坑下干一番事业呢……”

听着父亲的诉说，我幸福地笑了，哈哈的，心潮和翻滚的深蓝色大海一样，乐得翻涌起伏与恣肆澎湃……

“哗——哗——哗”，掌声好热烈啊！检修公司检修一队队部会议室里，人们的鼓掌声像海浪一样，一波接连一波地，向站在领奖台上的我鼓了起来。

海鹏面带微笑地，健步来到领奖台向我走来，把“青年标兵”的荣誉证书颁在了我的手里。我双手接住海鹏颁给我的证书，然后腾出右手，紧紧跟

海鹏递伸过来的手，握在了一起。

“潘龙，祝贺你所取得的成绩！你给咱们队的广大青工讲一讲你成功的经验吧！你是怎么学技术钻技能，在检修水平上上新台阶的？你是怎么抓管理注方法，使一班在全队乃至全公司里，考核指标总是超前……”海鹏站在主席台上，面向大家，看着我笑嘻嘻地问。

“我——我——其实也没什么，我觉得只要抓住两点，也就可以了。一是，我作为班长就要在干活时，干到最前头；二是，我在发放奖金时，要首先考虑那些多干活，多出力的同志……”我边摸脑袋，边在台上傻笑着说。

“哈哈”，台下响起了一片欢快与赞赏的笑声。海鹏随着那笑声，愉悦地看着我，在笑声刚刚刹住的时候，海鹏面对全队人员说：“潘龙讲的，我可以替他归纳为两点：一是干部在工作中，要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二是干部在管理上，要讲求公平公正……潘龙，你说我说得是不是你讲的那个意思？”海鹏又转脸微笑地问我。

面对海鹏的又一次问询，我再次受宠若惊般地感到了手足失措，不知该如何回答般地，哈哈，哈哈傻笑起来……

“龙龙，龙龙，”母亲晃摆着我的身子，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睁开自己那双朦胧的眼睛，看到了坐在床头的母亲，正抿着嘴微笑地瞅着我问：“龙龙，昨晚你梦到啥了？高兴得笑了一个晚上！”

看着母亲那个高兴的样子，我开心地翻了一个身子，背对着母亲，没有回答她继续睡起了觉。“龙龙，快点起吧！你今天还上早班了，妈已经给你把饭热好了。”母亲在临走出小家门前，对我说。

“哦！”我胡乱地应承了一声，在床上又“赖”了一会儿后，方才恋恋不舍地开始起床。

翻身起床的时候，一夜的欢笑让我腰间积攒下了莫大的能量，“噌”的一声，就起身下到了地。下到地面，裤衩里的那个异样黏糊，这时才让我有所察觉。我曲径通幽般地，掀开裤衩松紧带的一角，看到了里面粘着白糊状的一滩，与嗅到了栗子花香与腥味交织的气息，说不上什么情味地轻吁一口气，

他妈的！今天又跑了青春期里，日渐稀少下来的“一马”。

草草处理换裤衩后，我就跑到洗漱间，进行了洗手、洗脸、刷牙的一条龙。再往后紧跟着的便是吃饭、穿便衣、等电车的上班前奏曲。今天的我，特别开心阳光灿烂，一来，是因为昨晚的那一连串美梦；二来，是因为暂时还没有找到让自己不开心的理由；三来，或许是自己尚还年轻，还没有跑完耗尽的那个“马”吧？

在我坐着电车一路屁颠地来到鸽子矿的时候，冉冉的朝阳，已从地平线上升了起来，给欢腾的鸽子矿罩了一层金色。广场上，人来人往车来车去，在那片金色下，人们忙忙碌碌地编织着各自的奋斗之路；福利楼里，黑脸蛋白脸蛋的矿工们，凭借着福利澡堂，频繁地变换着黑白角色，尽性地表现着各自开心、劳碌的生产生活小曲调；检修公司楼前的行人天桥下，满载空载的矿车，不时要从桥下“隆隆”而过，激昂地鸣奏着自己开拓、进取的拼搏主旋律。

从电车上下来，我迈着踏实的脚步，随着熙攘的人流，一路步颠地穿过广场，经过福利楼，来到检修公司楼前的行人天桥上。天桥上，现如今已有寥落几人，大多数人行到此处，业已被桥前的众多公司分流了。桥面上，今天总给人以一种特别萧瑟的感觉，一些面熟叫不上名字的矿工师傅们，匆匆从你面前经过，把一脸严肃与庄重留给你，让你去解读，今天可能会遇到一个什么样深难度的“问题”？远方鸽子山下的检修公司，今天也安静得有些出奇，似乎人们都躲在办公楼与检修车间里藏着猫猫，专等着你的到来要给你一个出其不意的惊喜？

我迈着有力而又有些飘逸的脚步，从桥面上走过，把自己诚挚的目光，投射给鸽子矿这些高楼厂房轰鸣机车以及花花草草们。在行至天桥中央的时候，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映入了我的眼帘，看着那个背影，总会给我传递出一股久违了的熟悉与亲切。但是此时此刻，我就是想不出那个熟悉与亲切究竟是什么？在我与那个背影即将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个背影叫出了我的名字，并把我硬生生地给拉了回

去。

我缓缓地扭转过头来，看到浅蓝色紧身牛仔裤与雪白T恤以及俏皮马尾交织下的细腰妹。细腰妹正目光灼灼地望着我，眼睛不躲不闪，似乎要把我的整个身体都装入到她的眸子。

“你换手机号码了？”

“嗯。”

“那你以前——那个号了——不用了？”

“嗯。”

“为什么？”细腰妹眼睛怔怔地望着我问。

“因为——因为我想和过去——进行一次彻底的割裂。”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了细腰妹一眼，细腰妹从望我的眼神里，慌忙撤出，把头低下。

……

“这么说，你都知道了？”

“嗯。”

“这么说，那晚的玻璃也一定是你砸的吧？”

“嗯。”

……

经过长长的一段沉默后，细腰妹抬起头来，眼睛里已是一片泪光闪烁。她瞅着鸽子山的方向，喃喃地说：“每个人，都有她苦涩的过去——这其中也包括爱情。你就不能原谅与接受一个女孩，过去——以她错误的方式获取她畸形的价值，现在——她想要用自己不曾丢失的爱——而重新赢回

她想要的爱情吗……”

我静默地听完细腰妹的述说，看着她泪光闪烁，吧嗒垂泪，有些疼惜，但还是狠下心来地说：

“是吗？那个女孩还有爱情吗？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你能告诉我，她想要的爱情究竟是什么吗？”

细腰妹含着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望向鸽子矿山头林场的方向，依旧喃喃地说：“那个女孩和一个——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男孩，曾在那个山头——有过蓝天与大海的约定……”

“你说什么？”我的心猛然间被一个什么东西给揪了一下，我想一探究竟地，面对喃喃自语的细腰妹，又一次地问她。

“我说——那个女孩——和一个很傻很傻的男孩——曾经在一个山风吹拂的林场山头——探讨过一个有关蓝天与大海的爱情……”细腰妹充满迷醉地望着远方鸽子矿的山头林场，泪光晶莹而又面带微笑地再一次说。

桥下，一列满载煤石的矿车，恰时拉着响笛从我们身下疾速而过，就像舞台上闪亮登场的模特一样，留下了一连串扭动屁股的尾巴，有点卖弄姿态，又有点矫揉造作；有点媚气十足，又有点得意炫耀……



温锦萍诗歌获“中国·晋中牛郎织女爱情文化节”诗赛优秀奖

2018年8月17日，是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金城公司温锦萍创作的诗歌《七绝·七夕即景》获“中国·晋中牛郎织女爱情文化节”旧体诗大赛优秀奖。

本次以“中国·和顺牛郎织女凄美爱情故事”为主题的“七夕·爱情”旧体诗大赛，从2018年8月1日至10日仅仅10天时间，就收到来自意大利、中国两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200多名作者创作的近300首作品。经组委会聘请中华诗词学会、省市诗词学会诗家组成评审组，共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9名，优秀奖18名。

(洪科)

简

讯

附 获奖作品：

七绝·七夕即景

文 / 温锦萍

织女牛郎各自涯，鹊桥相会又分家；
葡萄架下遥星叹，芳气怡人两盏茶。

落 俗

(长篇连载·之六)

□百川

第十七章：小暑

一候鹰乃祭鸟
二候天地始肃
三候禾乃登

开学在即，所有读研要准备的报到凭证与行李物品都已置办妥帖。

晚上林毓叫来朋友们专程在家里摆宴，以此感谢众人的帮忙。钟山理所当然是最早一个到的，进门便忙着洗菜剁肉，倒是让站在一旁的大个子不由得看傻了眼。

“你这拿惯了手术刀的姿势，是打算在豆腐上雕出一朵花来？”

“我做饭就这样，无论手术刀还是菜刀，都这种拿法，看不惯你可以到外边嘛！”

“还是你出去歇着吧！”林毓从身后抢过刀，连推带赶地把钟山轰出厨房，“就你这慢工出细活的性子，等你做完饭估计天都亮了。”

这一次，确实无言以对。钟山一步三回头地干瞪眼，瞧了半天好像还真没有自己插手的余地：“慢一点儿怎么了？说明我们做事严谨仔细，为什么优点还要被大家嫌弃？”

门铃响过三声，钟山跑去开门，只见到三个女孩儿彼此安安静静地站在门外：“呃……你们三个楼下遇见的？”

“我骑车刚进小区，看到骆同学在问路，然后解同学就从对面楼里走出来捡上我们俩，一起上楼了。”

把三个女孩儿让进屋，派钟山出来接待绝对是今晚最大的败笔。客厅里的气氛简直压抑到了极点，四人相顾无话，而坐在其中的钟山似乎最为尴尬：江秀月靠在沙发角落里一直低头看手机，解茹苏随手拿起桌上的杂志翻阅视若无人，好在还有骆灵茜就那么安安稳稳的坐着，手里一件别物都没有——可自己又能跟她聊什么呢？现在是在林毓家，厨房又离着不远，究竟说什么才不至于引起误会？

于是在饭菜上桌以前，四个人当真憋着没有说

一句话。

“开饭咯，”大个子将最后一道清蒸鲈鱼也摆上桌时，时间刚好晚上八点，“刚你们聊什么呢？”

钟山半侧过脸用眼睛横他：“没聊什么，都等你呢。”

“哦？怪我怠慢了，不好意思，先自罚一杯。”

饭桌上每个人都各怀心事，江秀月一再被林毓拉着感谢不停灌酒，钟山拦不住，也劝不听，无奈只好帮江秀月挡酒自己抢过杯子一饮而下。

“还别说，你代言的这家酒厂，对你是真不错。已经一拍两散了，还送你十多箱红酒，有情义！”

江秀月冷笑一声：“刚得点儿便宜就忘了自己姓啥。”

“你质疑我？”钟山反笑。

“你以为你每天研究人体结构，就真的懂人心吗？”

“我不懂，所以虚心求教。”

江秀月从钟山手里取回酒杯：“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小半个月，大家都可以回忆下，自酒厂发布会结束以来，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是林毓吗？的确，你一直想回公交车队，想过自己的生活。那好，你的目的达成了。是骆同学吗？也没错，给你洗白了声誉，以后大可以堂堂正正的重新开始。可你们别忘了，作为一个企业的产品，经历过这样一次全民参与的网络事件以后，会给德熏红酒带来一场怎样空前绝后的免费宣传。与正常的公关经费相比，送你几箱酒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哎——只可惜难得摆一次这么大的阵仗，到头来却给别人做了嫁衣，还真是心有不甘呐……”

“瞧把你能的！”钟山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惊讶于江秀月对一切事物的敏感和一针见血的分析能力。

林毓提议共同举杯，不管怎样，至少现在的结局作为当事人来讲他自己十分满意。

江秀月伸手去拿酒瓶准备往杯中添酒，可钟山快她一步抢先把酒瓶移开。

从刚才挡酒开始，江秀月已经在心底积攒了不小的怨愤，这时见钟山又来干涉，看来是刚才的“警示”完全没有起到该有的效果：“酒拿来。”

“已经喝得够多了……”

“我最烦，别人替我做决定。”

钟山一怔，忽然想起骆灵茜也曾和自己说过类似的话，只是不像江秀月说得这样直白。

这种时候，连林毓也不知该如何把话题圆回来。却见骆灵茜轻轻一拉椅子站起身，亲自拿过酒瓶为江秀月斟酒。

“所有人都谢过了，就剩我一个人还没有亲口向妹妹道一声感谢。我知道你为这件事付出了很多辛苦，原本可以等舆论自然平息人们便会慢慢淡忘。如果说帮林毓是看钟山的面子，那么帮助我一个外人，就是……”

“本小姐路见不平事，该管就要管。”江秀月举杯，自然不会实话实说“帮你也是因为看了钟山的面子”。

推杯换盏间，桌上的气氛终于得到了一丝缓和。林毓笑呵呵地给大家一一倒酒，应众人要求，骆灵茜讲述了自己一年多在欧洲生活的见闻。说到被劫持的部分时，林毓听得尤为认真，一直在追问那个叙利亚男孩儿后来有没有受到强制遣返。骆灵茜并不清楚后续事件的处理结果，也并未向大家提及钟山在意大利逗留的经过，只是在话题快要结尾的时候再一次感谢江秀月。倒是让在场的两位男士感觉出她们两个从今天起，一定会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解茹苏的道歉被大家欣然接受，因为林毓首先声明自己不愿再去追究。苦主既已放话，旁人自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晚饭结束前，林毓终于向骆灵茜正式提出希望交往。

那一刻，江秀月狠掐自己大腿——后悔怎么没把相机带来。饭桌上其他四人的表情简直可以用精彩来形容，喜怒哀乐一个不缺，只是不知这份看似

“一往情深”的爱情究竟会维持多久。

月底时分，医科大学新学期的报到接待工作便已经有条不紊地布置了下去。凭着自己离家近这点儿便捷条件，这几天里，钟山趁着大批学生还没有进驻，一个人溜溜达达地先把学校里外四周全侦查了个遍。

走到餐厅后面的人工水渠时，钟山不由得停住了脚。在河道上游似乎有一位老者正架着杆钓鱼，印象中应该是第二次遇上这种情况。钟山努力回想着头一次那钓鱼人讲给自己的话，记得当时因为年纪太小无法理解，却没料到一晃这么多年过去竟半个字也想不起来。

这时不知从哪儿跑来一只金毛猎犬，围在钟山脚下左闻右探地摇着尾巴。心里想着也许是附近的居民趁傍晚天气凉爽出来遛狗，便没多在意。可当钟山转身时，突然响起的快门声却将他吓了一跳。

“江秀月？”钟山苦笑，怎么到哪儿都能遇上这姑娘。

“这张真棒！”江秀月满意地看着手里的相机，当真笑得一脸灿烂。跑过来一定要拿给钟山看，可是左等右等都不见这人的夸奖。

“你来这儿做什么？”

“工作室接了一活儿，给‘手术刀’拍写真。”

“谁？”

“低头，不用怀疑，我们老板的爱犬‘手术刀’，小名‘叨叨’。”

“什么破名字……你们城里人给宠物起名字还真是……”

“你是在指桑骂槐趁机说我们家‘馒头’吗？”江秀月皮笑肉不笑地朝他看，钟山马上乖乖住嘴，“本来是想改天专程去找你一趟的，可今天既然在这里遇见，大概也是天意。”

钟山微微一愣，不知她突然如此严肃究竟为何，只是心中多了份不太好的预感。

“我决定要离开这座城市了。”

“什么？离开？去哪儿？”

“上海。”

“上海？”钟山飞速转动脑细胞，检索与“上海”这两个字有关的一切已知资料。

“很明显，我的专业更适合那里。留在这样一座小城，总不能每一天都在拯救深受网络暴力影响的弱势青年。”

钟山点点头，他承认像她这样对新媒体与时尚行业十分敏感的女孩儿的确不该困于这座城市，每天只能应付些会议拍摄、婚礼拍摄的琐碎工作。可当江秀月说要离开时，自己心中分明感觉到一丝不舍。也许是近两个月的朝夕相处给了彼此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也许是处理这次网络危机时所采取的办法叫钟山忽然看到了江秀月的与众不同。

因为少有，所以才显得更加珍惜。

难得赶上这么合适的机会，钟山笑着谢过面前的女孩儿：“我想你大概已经忘了，要不是因为你当初的一句话，我可能永远走不出这座城。”

“我说……我想念中戏，所以你也把志愿填到了北京？”

“结果你去了南方，我一个人在首都生活了四年。”

“少来，至少还有骆同学陪着你，轮得着你抱怨吗？”

“不敢抱怨。”钟山腼腆一笑，“是你把我推向了外面的世界，让我有机会看清天有多高，人心有多深，也第一次明白了家的意义和对这座城市的感情。真的，很感谢你。”

江秀月半眯着眼，似乎对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很是满意：“你也把这座城当成是家？”

“其他任何地方都替代不了。”

“是啊，无论走得再远，家是一定要回的。”

钟山一低头，嘴角的笑意重新添了一丝自信：“所以前程固然重要，可若是哪一天想家了，一定

记着回来。”

到家以后，看见冰箱门上贴有母亲所留“今晚值班”的便条，钟山才意识到今晚又将是自己一人。说来也奇怪，以前在北京念书时，明明朋友一个都不在身边，却并不似现在这样孤单。如今大家共处在一座城市里，实际距离近了，可每个人的心思竟变得越来越难猜。

有人回来，有人离开，有人一直在摸爬滚打，有人欣然接受命运安排。

有的家庭人丁兴旺，却鲜有时间团圆；有的家庭分崩四散，可心里依旧记挂着亲人。

很难讲哪一种更好，或许这才是生活本来的面目。万家灯火，个中艰辛，又有几人能够免俗？

洗漱完毕后，钟山早早爬上了床。半睡半醒之间忽然听到手机铃声从枕头下方传来，拿起一看来电显示竟是父亲家里的座机。不知为何会犹豫，可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反复告诫自己“不要按通话键、不要按通话键”。等得时间一久，铃声则显得异常刺耳。

“喂，是小山吗，是小山吗……”

钟山听到电话里祖母夹带有呜咽的哭喊声，整颗心不由得跟着紧：“是我，奶奶你先别哭，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又是很长很长的一段哭声，叫钟山既窝火又不能直接撒气。

“刚刚……你父亲单位来电话说……说他……现在人在医院抢救……”

“哪……哪家医院？”

“就他们铁路上的……中铁医院！”

挂了电话，钟山一手扶着书桌半天才从床上站起来。心理学曾说，当人恐惧到了极点时会转而形成愤怒，大概正暗合了此刻钟山的心情。

等赶来医院，急救室外站了五六个工人模样的大叔，钟山一眼认出了工作服上的工务段标注，正是父亲所服役的编组。

“下午我们去正常巡视线路，前两天连续下

雨，怕万一有地方滑坡会影响到通车安全。本来都已经检查完了，准备往回走时，老钟一抬头觉得山顶有块儿大石头根基有些松散，就自己一个人爬上去看。然后……那石头果然存在隐患，支撑在半山腰的树桩也基本上被蛀空，根本就不经碰。我们都劝老钟先下来，可他执意要去检查石头的支点，大概过了不到半分钟，树枝断了，老钟他……没能躲开。”

当手术灯熄灭以后，钟山眼睁睁看着父亲被安安静静的推出来，身上盖着白单。直到母亲赶来之前，都未曾掉落一滴眼泪。但不知怎地，当母亲的双手将自己揽入怀中的那一刻，钟山再也抑制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

将头靠在母亲肩上，身背后便躺着父亲的尸体。

二十年后的家人重聚本该是自己梦里那个重复过许多次的美好景象，万没想到会变成这样——现在，我与你们两人站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家医院里，挨得这样近，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牵起你们的手。为什么，一个温暖如春，另一个却冰冷凉薄。

有些距离，在尚有能力去修复时，一切努力都可以看做是新的开始。

而有些距离，放任不管全凭它自生自灭，则就真的成了距离。

第十八章：白露

一候鸿雁来

二候玄鸟归

三候群鸟养羞

林毓回公交公司报到的第一天，便被领导亲自约去谈话。由于受舆论波及影响，尽管这场闹剧已经在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还是有少部分人等着看林毓回归以后公交公司所持什么样的态度。

“昨天下午，对孙强的开除通知已经送达公司

人事部。几位领导均表示对此类恶意抹黑公司员工形象的事件，绝不姑息，另外也对你重点提出表扬。危机时刻，能忍得下气，也能克制自己的言行，不给公司招来更多骂声，这一点你做得很好。经过常务会讨论决定，先把你调营运部学习半年。如果表现好的话，以后就在营运部多加一张桌椅，也省得你再回车队。”

从工人岗走到管理层，换做别人早就千恩万谢地跑去抱紧领导大腿，不忘三呼“感激领导赏识”。可林毓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把嘴抿成一条线，脸上既无惊喜又无悲伤。

“呃……你还有其他要求？没关系，大胆说，超过我权限的我替你去跟高层请示。”

“我想回车队。”

“啊？”

“我想继续跑我原来的线路。”

“这我就不明白了……”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清楚自己身上的斤两，当主播、接代言，包括你们现在让我去学行政和管理，这些我真做不来。我唯一只会开车，以为开了四年车怎么也该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吧，结果前段时间带着朋友出门差点儿迷了路。从小我妈就总说我不求上进，因为凭我这一身条件，我知道，即使去争取了也肯定抢不过别人。大家一个个揣着博士、硕士文凭在这栋办公楼里讨生活，每天迎来送往，交际无数，而我却一个领导都不认识。实在……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要不，你再回去想想，好好想想！”

林毓知他是一片好意，伸手摸了摸鼻尖，但仍旧坚持：“就这一个要求了，希望领导批准！”

“哎……那就不用请示了，回你的车队吧，我准了。”

从行政办公楼出来，林毓才真正感觉到一身轻松。忘记是在哪篇课文里读到过，人若想一辈子过平淡安稳的生活，最好别去学那强出头的鸟。隐于

市井，才能苟活得更长。

第一天出车，既欣喜又忐忑。来往的人很少有人注意到林毓，只是大家上车后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今天这车好像开得比往常慢了些。

“师傅，能开快点儿吗？我赶着去接孙子放学，去晚了……”

林毓苦笑下，不是他不想快，实在是放下业务一年多，重新上手时竟多少有一丝紧张。

路过省广电中心时，林毓习惯性地朝站台上张望。上车的人虽然多，却没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书本。

几天时间下来，车速渐渐找回了正常，可林毓心里总觉得缺少了什么。

这天夜里下晚班回家，如往常一样，林毓开着车沿路捡拾着错过末班车的行人。说来也巧，走着走着，前方正常行驶的出租车突然掉头在路边停下。林毓赶紧补上一脚刹车，这才免于刚蹭到左侧的前大灯。正要开窗骂两句时，只见解茹苏从出租车上下来，手里依然拿着书，转身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早说要来这种鬼地方，上车的时候我就该直接轰你下去……”

眼看着出租车司机骂骂咧咧地把车开走，林毓长叹口气发动着车，没隔几步距离，便按下喇叭朝解茹苏发信号。

“喂，上车吧，还有七八站地才能到小区门口呢。”对于解茹苏的无动于衷，其实林毓心里十分介意，“这条路上被甩客的人多了去了，你瞧，现在都在我车上坐着，就差你一个。”

解茹苏只顾低头赶路，至于其他，一概充耳不闻。

这回轮到林毓急了，把手刹一拉，晾了一车乘客不管，自己跳下车追向走在前面的女孩儿。

“你是想再也不理我了吗？连朋友都不做了，从今以后迎面遇上也权当是陌路人，对吗？”

“是我对不起你在先，自然没脸再见你。”

每次解茹苏说这种话时都能把林毓噎半天：“那件事过去了，不提了，行吗？”

“可它在我这里，永远过不去。”解茹苏半垂双眼，不敢去看林毓的眼睛，“是我没有考虑全面便带你进了这个圈子，我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居然敢拉你共赴火坑。是我太自私，竟会把自己的梦强加在你身上，却不敢去问你的感受。你我都知道，合同的签字是我伪造的，里面的条约你可以一条都不执行。甚至当初江秀月已经发现多份合约笔迹不一的问题来与我对峙，我都不敢把实话原原本本讲给她听。我犯了不止一个错，既不是一个合格的电台主持，又不是一个称职的艺人助理。现在你要我用朋友的身份来面对你，说起来当然容易。因为你对我并不用承受任何心里负担，可我却不能。只要看见你，就好像随时随地都在否决我一直以来所有的坚持。扬名立万不好吗？演出通告接到手软不好吗？让全家人为之骄傲乃至去跟身边的老伙计们炫耀难道不好吗？可你为什么统统不要？我选择的这条路，世上千万人都想走，唯独你成功了，却千般不愿万般推辞。所以，我真的不想……多见到你，因为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失败。”

“我们只是追求不一样，但是朋友还是可以做……”

“道不同，莫强融。你喜欢的平淡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从今天以后，最好还是不要再见了。”

解茹苏向林毓深鞠一躬，有道歉，有离别，有决然，还有对不同理念的决不让步。

林毓怔怔地看着解茹苏，想要挽留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也许两人最大的区别，是一个过于坚持自己的主观，而另一个选择屈从于现实。一个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另一个甘愿接受平庸。一个抱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出人头地，另一个只想身边围上三五朋友任凭时间奔流。他们一只是鸟，一棵是树。很少见到鸟飞累了能在风里睡觉，却常常看见道路两旁绿树成荫。

二十岁，不代表一辈子。

也许再过二十年，鸟飞倦了希望落巢安家，树站久了想去看外面的世界。

或许真到那时，解茹苏便会理解林毓的中规中矩，而林毓也会羡慕解茹苏饱含生命波澜的精彩人生。

周末中午，骆灵茜受邀来家里吃饭。

对于儿媳妇的初次登门，两位老人一早便开始张罗。在把家里擦抹完第三遍之后，又开车赶去十公里之外的寄存库房，亲自拉回来两箱新鲜水果。

“妈唉，人就来家里吃一顿饭，用得着两箱吗？”

“儿子你傻啊，吃完饭你送小骆回去，不正好给她爸妈带一箱嘛。”

林毓无奈地靠墙抱着手臂：“听说她是单亲家庭，母亲很早就不在，父亲常年在外做生意也不常回家。所以啊，我觉得你们真没必要，她一个小姑娘哪吃得了这么大一箱。”

“嘿，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开窍？”这下母亲也急了，“她吃不吃那是她的事，可咱们给不给那可是关系到咱们老林家礼数的大问题。你想啊，自打你那事儿一黄……”

林毓倏地抬起头，两只眼睛变得异常警惕。

“……虽然不赖你，可是毕竟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挣不来大钱没关系，我儿子既然有这本事，早晚都会遇上更好的伯乐。到时候啊……”

“咱能不提这事儿吗。”林毓冷冷打断了母亲的臆想，“还有，你儿子只有会开车的本事。”

“小毓，妈妈这可都是替你着想啊！人家姑娘出过国，留过洋，凭什么看上你一个公交司机？换做是以前，你挣钱多，名声在外的还有那么多人喜欢你愿意捧你，想找什么样的女孩儿当然可以由着性子慢慢挑。可是现在不一样，全都不一样了。”

“哪儿不一样？我还是我，从十年前她认识我第一天到现在，我就没有变过。”

“可是人姑娘会这么想吗？”

对于母亲的反问，林毓确实无言回答。他只清楚自己的心意在十年间确实从未改换，却一点儿也不了解骆灵茜的想法——是同其他人一样把我当成一蹶不振的失败者，或是从来都不知道勤勉上进的一团烂泥？

见儿子双目无神地靠着墙发呆，母亲突然感觉到把话说重了，赶忙安慰道：“一会儿吃完饭，把两箱水果都送去。”

“显摆你们家财大气粗啊？”林毓回呛。

“不管到任何时候，绝不能让人看扁了我儿子，任何人都不能！”母亲越说越神气，“我跟你爸爸倒腾水果这些年，不是要说这两箱水果有多金贵，但不能让人家姑娘回头去和身边的朋友们嚼舌头根，埋怨你小气不懂照顾人。妈妈看得出你是真喜欢小骆那姑娘，既然是认真的，方方面面自然是要全都考虑周到。以后你也会面对她的家人、亲戚、朋友和同事，所以这场面上的文章该做还是要做的。逢年过节，咱家也不差这几箱水果，但它可以帮你维护一个懂事大方的好形象。”

林毓扁着嘴点点头：“好啦，服了你了，依你还不行？我去送，以后隔一礼拜就去送一回。”

“一礼拜一回……会不会太多了呀？要不半个月送一次……”

看着母亲果然又在捏着五根手指精打细算，林毓咧开嘴笑着拿起车钥匙准备出门去接骆灵茜。

这种时候，免不了的就要夸上一句住在环线周围的便利与迅捷。来回往返只用了不到三十分钟，林毓就带着骆灵茜迈步走进家门。

“哟，来就来嘛还买什么东西呢，你看这家里什么都不缺。”

林毓听出了母亲的弦外音，是不想让骆灵茜第一次来就瞧低了自己家身份，可心里总过不去这道坎儿：“东西交给我妈就行，走，屋里说话。”

“对对，快进屋，你爸都等好半天了。”

与母亲的殷勤态度截然相反，父亲看着骆灵茜在客厅里坐下，既不主动攀谈又不嘘寒问暖，甚至一点儿不好奇两个年轻人的交往经过。

午饭时分，话题几乎由母亲全程掌握，骆灵茜只落得接受盘问审查的资格。

“妈，你干什么？还能让我们好好吃回饭吗？”林毓忍无可忍道。

“我和小骆随便聊聊怎么啦，你吃你的，人家小骆还没嫌我问烦了呢你倒先听烦了，真是的。”母亲说罢挑出鱼背上的一整块儿肉夹给骆灵茜，“小骆呀，你怪阿姨问东问西吗？”

“没事，不介意。其实我的大部分事林毓都知道，外出上学那几年，也就是去的国家多了些，其他也就没什么太特别的。”

母亲扁了扁嘴，遇到她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多半时候她都很谨小慎微：“国外啊……那里的……饭，好吃吗？”

“都是一些快熟食，脂肪含量太高，刚去的时候很不适应，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不过我还是喜欢吃家乡菜，阿姨做饭就很好吃。”

此时父亲干咳一声，立即遭到母亲一记白眼：“中午的菜都是小毓爸爸做的，有人夸你手艺好，满意了吧。”

父亲不疾不徐地朝骆灵茜看一眼，这才慢悠悠开口：“喜欢就多吃，以后常来，我常做。”

林毓瞪着两个眼珠子简直要刮目相看——还以为倔老头对骆灵茜天生反感，没想到他一直等在这儿敲山震虎，用厨艺笼络人心。

母亲那也是一个眼神就知道风往哪边吹的主儿，马上接话要骆灵茜以后有事没事常上家来。

看着二老待骆灵茜终于不再刻板见外，一副恨不得要把所有好吃的都夹进她碗里的样子，林毓抿起嘴笑得放松而释然。

骆灵茜连连道谢，还被母亲指责“都是一家人，讲什么谢呀都把你林叔叔讲的紧张了”。

其实对于这一次午餐，这一家人生怕有半点怠慢之举。若论紧张，骆灵茜此刻更加汗颜：原本想借由这次见面的机会，把自己同林毓并不适合在一起的事向二老解释清楚，把话说开，也好省去以后的许多麻烦。可此时此景之下，骆灵茜硬是在心口把想要说的话绕了三圈，最后不得不重新吞回腹中。

她不忍就这么去破坏一场气氛难得如此好的家庭聚会，甚至有些贪恋这一刻的幸福包围。可心里的决定毕竟从十年前便已经种下，她不爱他，爱的另有其人。

有些话今日不说，不代表可以完全漠视它的本意。

「你选地方，我带酒。」

钟山看了眼林毓发来的短信，不禁扬了扬嘴角，将电话回拨过去：“老实说吧，又惹什么祸了？”

听筒那边马上高声抗议道：“这次真不是有事儿求你帮忙，只是请你喝顿酒，瞧给你怕的！”

“真没惹祸？”

“真没有！就是想找你说说话，聊聊小时候。”

“你真有那闲功夫，干嘛不找骆灵茜去聊，找我有意思。”

“嘿！你属神仙的吧，你怎么一算就知道我找你是想聊她的事儿？”

钟山愣了一下：“聊她？你们……不是正在热恋中吗？”

“还不到热恋的程度吧……”林毓似乎也在犹豫，“所以找你商量一下，看看怎样才能让她接受我。”

“你感觉她还没有接受你吗？”

“我也说不上来，她对我爸妈都很迁就，感觉像是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故意表现得很温顺，压抑着某些情绪，也不说究竟有哪些不满。”

“你没有直接问她？”

“我不敢问。”林毓缓了口气，将电话移向另一只耳边，“连我爸妈都说，她就像白天鹅一样，家世富贵学历又高，人还长得漂亮，叫我无论如何一定好好对她。可我现在心里越来越没底，我就怕，自己并不是她所喜欢的那个类型。”

短暂的沉默过后，钟山半是玩笑地开口：“既然人家是白天鹅，当然只有童话里的王子才能够配得上。”

“就不能稍微降低点儿标准啊，不然像你我这样的，那不是这辈子都没希望了！”

林毓这句看似无心的话被狠狠叩响在钟山心上，因为对他来说，骆灵茜同样是一只并非他这种人可以染指的白天鹅。这么好的女孩儿，理应遇上高贵的王子，一辈子锦衣玉食，十指不沾阳春水，潜心在自己的艺术世界。

此刻钟山特别能理解林毓的烦躁不安：“明天傍晚，来医科大餐厅后门的水渠边上找我，别忘了带酒。”

挂了电话，林毓看着已经有些发烫的手机屏幕发呆——原来，这世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这一说。不过就当是一场宿醉也好，至少明晚的夜，不会像今晚这样难挨。

五日后的一天中午，林毓刚出车回来准备交接班，一进车队内院便立即察觉到气氛与往日不同。一众新老司机全都围拢在一辆纯黑色进口宝马车旁，饶有兴致地研究着发动机马力与百公里油耗。

这时，有眼尖的看到林毓正一脸“搞不懂你们在干什么”的表情站在房檐下，也充满好奇地望向这边，赶紧朝他努了努嘴：“你岳父大人亲自来看你工作啦，咱们队长正陪着喝茶，已经进去好一会儿了。”

林毓瞬间感觉头皮一炸：谁？谁来了？骆灵茜的父亲？

待林毓冲进车队休息室里一看，郝队长已然是将最好的茶叶都贡献出来。从茶水的颜色上看，的确等的时间已经不长。

“那你们二位聊，我去外边看看。”郝队长迈步出屋还不忘带了门。

林毓简单问好，走到茶几对面坐下，心里沉甸甸的有种不算太好的预感。

“你和我女儿，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骆父直接开门见山，完全不像生意人常有的世故圆滑。

林毓照实说了前不久刚带她见过自己的父母，至于说感情走到哪一步，却叫他不知该从何处回答。

“那么，我也就长话短说。我今天之所以来这里见你，是不想我女儿难堪，也是对我自己女儿负责。你的工作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你那位队长回答的很客观，我也相信他所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是在故意贬低某个职业，只是作为一个父亲，都不愿自己女儿将来要嫁的男人仅能够维持两个人的温饱。她不该只有这一种选择，而我也为她准备了更好的安排。”

“您说什么？安排了其他人？”林毓从座位上跳起，“小骆她知道吗？她见过那男的吗？她爱他吗！”

“那你觉得，我女儿爱你吗？”

林毓突然收声，因为这正是他的死穴。

似是目的已经达到，骆父也站起身欲告辞。如果这句在林毓心里如千斤重的问话还不足以完全压死骆驼，眼前这位中年人当然不介意再多加一根稻草。

“我已经和女儿商量过了，她同意年底前订婚，对方是市教育局副局家的公子。所以我真心劝你，好好想想，别为了自己的自私而赔上你最不愿伤害的人的幸福。”

门外，发动机的轰鸣声渐行渐远，林毓垂着头缓缓走到院中，脸色叫所有人看了都不免心里难受。这时郝队长从人群堆里站出来，提议让别人换林毓的班替他跑完这个下午。

林毓摆了摆手，小声说了句“不用了”，便一个人朝着停车场走去。

晚上在医科大硕士公寓楼下，钟山连拖带拽地将已经喝到烂醉不醒的林毓扛上肩膀，可看着停在一边车门大开的公交车，却突然不知该如何是好。

权衡再三，钟山把林毓扶上了车，自己又跑回宿舍取了枕头和被子，伺候他在最后一排睡下。就这样钟山在车里一直等到天亮，遮天蔽日的雾气将四周全部隐藏起来，寂静无声。稍一恍惚，似是连已经在这座校园里逗留半月有余的自己也分辨不清前面的方向该通向哪里，大概这便是人类眼睛的局限。

有时候，真就还不如一场酩然大醉。

第十九章：秋分

一候雷始收声

二候蛰虫坯户

三候水始涸

如果说“地主家的傻儿子”这一人物设计多半会出现在民国戏、抗日剧一类的影视剧中，必然也是根据现实主义为蓝本而进行的艺术创作。在某些情况下，富贵无三代，清官不到头，古往今来妇孺皆知的道理却依旧阻挡不了人人都想嫁入豪门。

相比那些被始乱终弃、净身出户的女人，这一次，命运真的给了骆灵茜高于一般世俗的眷顾。

与秦少川的第一次相亲始于一场小型古典音乐会，本以为会是老套的“投其所好”，骆灵茜自然而然地便将全部注意聚焦于舞台之上，整场演出都不曾花一秒钟回头看一眼身旁的男士。事情的转折出现在下半场，演出刚刚恢复进行的前三分钟里；若在平时，骆灵茜很不喜欢在看演出的过程中被人打断，可秦少川只听完前奏，便准确无误地道出了《斯拉夫进行曲》的曲名。骆灵茜忍不住侧目，心里暗暗惊奇。似是感受到女孩儿的目光，秦少川马上凑了过去低声附上几句评价，言辞虽多为主观，

但却不肯不落俗套。

“你真的懂？不是为了要讨好我才故意选在这种地方？”

“讨好你不假。看你刚才那么专注，两只眼睛一直紧紧盯着台上，我就知道自己的选择没错。”

“你竟然连我喜欢的曲风样式都打听到了？”

“这有何难。”秦少川略略露出一个得意的微笑，“昨晚我梦到一个小天使，她悄悄把你喜欢的一切全都告诉我了。”

骆灵茜忍不住白他一眼，决定不再理他转而继续欣赏舞台上的表演。

散场时由于刚过九点，主街两旁依旧车水马龙人潮攒动，恰好又离着步行街不远，于是秦少川提议可以就刚才的音乐会再进行些“纯学术性”的探讨和交流。

“纯学术性？”骆灵茜强调一声，眼神里带着轻蔑，示意他最好不要后悔。

秦少川大咧咧地点着头，脸上表情恬静而认真，眼角里似乎还溢着一丝宠溺。

果然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两人就古典乐的历史发展环境一直聊到了不同时期分别的主要代表人物。让骆灵茜深感意外的是，能如此对答如流又不时提出个人见解、甚至偶尔讲出一两个自己都不曾了解过的小众作曲家来，绝不是突击做几天功课便能够轻而易举达到的程度。这个秦少川，确实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

单就从两人的气质方面来讲，任谁都会觉得他们极为登对。

不知不觉中，骆灵茜渐渐发现居然有人暗中偷偷地回头朝自己张望。

“我听说，你曾经交往过一个男孩儿，是公交车司机。”

骆灵茜抬起头迎向秦少川的注视，忽然想起了自己也曾是“轰动一时”的焦点人物，被人用异样眼光指指点点，身旁的男士又怎会察觉不到。

“你不用紧张，我不是要追究什么！”秦少川

浅浅一笑，话语里满是温柔，“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虽然它在我心里已经准备了十年，可是我知道，老天一定会让我们重新遇见。”

“你说，十年？”

“对！十年。”秦少川从口袋里摸出一枚全市小提琴大奖赛少年组第一名的奖牌，交到骆灵茜手里，“十年前的那次比赛，倒数第一名是一位美艳大方、又率真可爱的女孩儿。她坚持要等自己的父亲到场以后才开始表演，因为时间受限，所以曲子还没拉完便被评审老师仓促叫停。”

骆灵茜把玩着手里的奖牌，似是也被勾起了那时的回忆：“第一名的感觉如何？”

秦少川耸了耸肩：“委实不怎么样。谁能想到那女孩儿回到后台以后，居然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又把参赛曲目完整地拉了一遍。那时我早已经演出结束躲在一旁休息，可当听完她的琴，说实话，生平头一次让我感觉到了什么才是自叹不如。”

“有那么夸张吗？其实在十一二岁的孩子里面，水平差距原本就不多。”

“如果当时有条件，我一定把你拉琴的样子拍下来留作证据，现在放给你看，让你知道那时你是怎样的惊艳群芳直接撞进我的心上。”

骆灵茜双眼微瞪，很快地便又将目光从秦少川一本正经的脸上移开。

“也许当你听完会多少带有不信甚至质疑，可我还是想告诉你：这十年中，我每次听到维瓦尔第的交响乐都会想起你。我不敢离开这座城市，心甘情愿地守着这座城等你回来，而且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念了大学后，班上有许多女生把第二乐器课都选为了小提琴，有时我望着她们生疏的指法或者搭弓的侧影脑海里竟全都是你的样子。渐渐的，我习惯把看到的一切与你尽可能联系在一起，于是无论走到何处，就像有一个无形的你时刻陪在身边。就是那种——‘看什么都像你’的感觉。虽然听起来确实有些荒诞，我也不怕你嘲笑，但我真的认为这大概就是——对一个人最最真实的喜欢了吧。”

“谢……谢你，”骆灵茜稍加思忖，同样一脸认真地回望向秦少川，“很抱歉，尽管在你的提示下我好像记起了那次大奖赛的一些情况，可是你……我真的想不起来。”

“像我这么普通又毫无特色的男孩儿，当时想要引起你的注意几乎是痴心妄想。不过现如今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些等待的岁月，我不敢有半分松懈：《西方音乐史》、《古典歌剧》、《西方器乐演变》等等一类难啃的硬骨头，都被我一本一本翻完。每一天我都在试着猜想你的喜好，只要得出还算靠谱的结果便马上跑去学习——渐渐地实践与理论逐步积累到现在，我已有足够的信心在重新遇见你时，把最好的自己交给你。”

“万一，十年中我忽然换了口味，你该怎么办？”

秦少川一愣，忽然莞尔：“那就功亏一篑咯，谁能想到你变心那么快——不过没关系，你现在告诉我，大不了我从头开始学——只要是你喜欢的，无论我把自己揉碎多少次，也一定要成为你所喜欢的样子。”

当晚秦少川开车将骆灵茜送回家中已是夜里十点半。关起门来，骆父语重心长地同女儿谈了谈自己的想法：“如果你和少川将来有可能走到一起，秦局长向我表示说，他会安排把你调入市第二实验中学里面，当一名音乐老师。”

骆灵茜不置可否地抬起头，静静听父亲一字一句说完这场交易。

骆父突然缓了口气，似是在斟酌下一段肺腑之言的开场：“你也长大了，爸爸并非要强迫你做出有违自己内心想法的选择。你也知道，就算离开了北京，回到这座小城里随便寻一份月薪几千元的工作爸爸还是有能力来养你的。我的女儿，无论谁给的委屈爸爸都不会让你承受。至于少川这孩子，至少我觉得品行家庭方面没有什么太让人挑剔的问题。这孩子曾和我讲过他对你的感情，说实话，有

些像年轻时我对你母亲的那份执着，于是我才同意了他来见你。”

“你也认为他很像你？”骆灵茜苦笑，难怪会觉得秦少川身上有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

“你也察觉到了！”父亲跟着大笑，“虽然这孩子我打心眼儿里喜欢，但毕竟要和他过一辈子的人是。爸爸不想干涉太多你的意见，喜欢也好不喜欢拉倒，只要是你的决定，爸爸都会尊重，并且支持。”

“爸，”骆灵茜轻唤了一声，终于还是问出了那个忍了一路的问题，“你知道那种‘看什么都像你’的感觉，究竟是臆想、还是爱情？”

“得不到的就是臆想，追到手的就是爱情。”父亲经验老道地端起茶抿了一口，“是那小子讲给你听的？”

“对。其实一年之前，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无论走到哪一个国家，都希望站在这里的应该是两个人——想把眼前的一切美好都分享给他看。从早到晚，心里面想的念的，全都是远方的那个人。”

“我猜，秦少川应该不会有这么好的福气。”骆父微笑着眯起双眼，掐指一算，应该另有其人，“是谁家的孩子？我女儿若是喜欢，一定带回家来让爸爸替你考察考察。”

“不必了。有些事、有些人，注定不会有结果。即使侥幸遇上，是美好亦是一份遗憾。我会认真考虑秦少川，至少他的某些态度和想法我也曾感同身受，所以对于他，我其实特别能理解。”

骆父听完女儿的话，突然陷入沉默。良久，才又低低出声：“虽然爸爸并不清楚你和那男孩儿之间具体的分歧是什么，可我看得出，你是真的喜欢他的。但如果你打算给秦少川一个机会，就不该再陷于旧情当中，这是爸爸给你的忠告。”

“你要我为了秦少川而忘记那个人？”

骆父摇了摇头：“既然是最爱，又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忘记！”

骆灵茜仰起脸，若有更好的办法，她当然愿意虚心求教——因为与钟山的这份苦恋，她自认是她败了。败在了她的天真如火他的相敬如宾、她的一厢情愿他的无动于衷——但终究还是败给了两个人的自以为是……

“去和他，来一场正式的告别。若他同样对你有意，自然不愿放手；如果他心里无你，那么以后一切喜怒都将与这个人再无瓜葛——这样，无论对你还是对秦少川，才算公平。”

骆灵茜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在与钟山短信约好时间后，第三天上午准时来到了公墓。

“抱歉约你来这种地方，”钟山一身素色装扮，整个人看上去似比以前又瘦了些，脸上的棱角也愈显得更加分明，“最近学校里安排的课时比较集中，不太容易请到假。今日赶上父亲过‘三七’，所以专程过来一趟上三炷香。”

将怀里抱着的白色花束在墓碑前轻轻放下，骆灵茜深鞠了三个躬，以表示对于逝者的哀悼。行礼结束，她回身望向站在一旁双眼发空的钟山，心里想说的话竟一句也讲不出来。

“你和林毓的事，我听他说了。”

被钟山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骆灵茜没有料到竟会由他先提及此事——既然我已经不再属于任何人，那他是否会放下与兄弟之间的芥蒂，从而鼓起勇气正视他自己的内心？可万一，他的心里确实没有我该怎么办？难道要就此放手？难道要选择接受秦少川……

“真的无法再挽回了吗？”

骆灵茜笑得有些自嘲：“你想让我同林毓讲和？”

“他等了你十年……”

“你应该清楚，等了十年的人不只他一个。”

钟山有意回避了骆灵茜眼底的质问，转而看向清冷的石碑。

“今天，我只想问你一句话。十年前，如果没有林毓从中间横插一杠，在教室里闹出那场啼笑皆

非的表白，你会不会接受我对你的感情？”

“不会。你是许多人都高攀不起的存在，而我和大多数人想法一样，可远观，不敢拥有。”

“为什么？”

“大概是心里面那一点点悬殊的自尊在一直作怪吧。”钟山坦言，“你很优秀，那么将与你站在一起的人，必须也是某个专业领域里拔尖儿的人才。我自问天赋一般，又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理想，家庭情况你也都看得到，所以实在……不敢去追求像你这样的女孩儿。”

“不敢？还是不愿？”

“有什么区别吗？”钟山并不理解骆灵茜为何要区分得如此仔细。

“说不敢追求比自己优秀的人，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的自卑找借口。而不愿去追求，则说明那个人根本没有自己所想的那般优秀。”

“你怎么会这样想？”

“被我猜中了，对吗？”骆灵茜被钟山越来越严肃的表情逗笑，“你是医生，应该见过了许许多多的生老病死。人不应该被区别对待，即使他优秀、富有、美丽或者善良，在你们这些白衣天使看来同样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仅此而已。要说别人会用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来充当借口，从而拒绝这个社会里的种种不公平对待，姑且我还会信。但是你，绝对不会因为这么烂的理由而把我拒之千里。我知道，肯定还会有另外一个原因。”

“别白费力气了，我就是个俗人而已，不值得你对我这样。”

“想知道我看上你的理由吗？”骆灵茜语意淡淡地说，钟山没有应答，却也没有拒绝，“林毓刚转来咱们班上时，所有同学连带上老师都不愿多看一眼，唯独只有你，愿意同他成为朋友。如果你是一个会因为家世、权利、旁人眼光以及引以为傲的自尊心而将别人区别对待的唯利小人，那么只需要自保就好，完全没必要同那种学渣每天混在一起。”

“他虽然是个学渣，但确实是一个好人。”

“所以你为了这个朋友，不惜放弃自己心爱的女孩儿，一心想着成全他们，而唯独牺牲了自己？”骆灵茜摇摇手，示意钟山他并不如自己所说的这样伟大，“其实你也牺牲了我对你的感情——十年里，你明知我对你的倾慕，可你却选择无视。既然你觉得同兄弟之间的情谊要远胜过你自己的爱情，那么我只好选择将对你的情感全部都交给回忆。”

“小骆……”

“你一直都知道的，我的努力、坚强、温顺还有舞台上的光鲜亮丽，不过是强撑出来为了达到你对我的期许和要求。至于生活中，并非方方面面我都能应付到叫所有人满意。其实那次在意大利死里逃生后，你不远万里跑去看我，我就已经知道了你的心意。只是那时我还在幻想有一天我和林毓把这些年来所有事情讲清楚以后，你和我能有一个新的开始。但看现在的情况，怕是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了！林毓在或不在，他都是你心里的结。并未因为自尊心，我懂得，你只是不想背叛朋友。”

“小骆，对不起，辜负了你的一片心意……”

“确实，这声道歉我应该接着，只可惜用了十年大好时光才将爱情终于转化成友情。”

“青春损失我可付不起。”

“想从我这里逃单可没有那么容易！况且这一次我真的想通了，我没有爱错人，但是比起恋人，或许换一种身份会对彼此都好。”

钟山双眼微微睁大，同时又闪过一丝怅然：

“我……祝你早日遇上，那个真正适合你的人。”

“不再劝我去跟林毓和好了？”

“既然你也是我的朋友，你的心意，我自然也应该遵从。”

骆灵茜咋了咋舌，苦笑一声！有些人这辈子果真只适合做朋友。

钟山突然轻轻地将骆灵茜拥进怀里，用脸颊贴紧她耳边的碎发，柔声细语地带着气音缓缓开口：

“我一直在假装不懂你的暗示，是怕有一天会再也追不上你的脚步，也是怕将来见到林毓时相互难堪。说来说去，其实怪我自私，以至于耽误了你十年，那是整个人生里最精彩恣意的时光，却最终等来一句‘朋友’作为答复。是我的错，真的对不起……”

“你这种人，待朋友绝对要比对自己女朋友好出一万倍！所以多少还算是赚了些什么，不至于老死不相往来就此一拍两散。”

钟山放开骆灵茜，似是也放下了心里的所有负累。看着她释然的一张脸上带有长大成熟以后的自信与豁达，钟山慢慢扬起嘴角，等着骆灵茜挽上他的手臂。

走在初秋的艳阳里，曾经的恋人似乎都很满意他们现在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毫无芥蒂的随时关心，甚至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地放下此前的诸多顾虑，最真实的表露各自的想法，不用再患得患失地担心那个人会在某一天里突然离自己而去。

有些人，只适合做朋友，而非一个多么完美的恋人。

而最好的告别，其中当然包括了另一个崭新的开始。

【待续】

西山耿锡长等人作品在省煤炭系统第九届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中获奖

2018年10月10日，由山西省煤炭文化体育联合会、山西煤炭系统书法美术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的“鹤山杯”山西煤炭系统第九届职工书法美术摄影展览在大同左云白羊书院开幕，西山耿锡长、武志勇作品获书法十佳，杨树华作品获美术十佳，张文革作品获摄影十佳；赵芳获书法提名奖；任钻花、张文军、王永凯、郭伟、王国用、巩晋荣分别获入围作品奖，西山文联获组织奖。

（玉荣）

简

讯

虎峪河

(外一章)

□ 于园伟

虎峪河流淌了多少年了？不知道，但它有一把年纪了，这是肯定的。

虎峪河不长，顶多也就二十几公里，从太原西山杜儿坪矿的北石崖山里发源，由西向东流进汾河，因上游流经小虎峪、大虎峪这两个自然村，因而得名虎峪河，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不会错。

虎峪河别看很小，发起脾气来还挺大，好几次闹出骇人听闻的事来。

听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讲，一九六零年以前，虎峪河没有坝堰，每到夏天雨季，洪水肆虐，浊浪滔天，放荡不羁，胡作非为，淹没农田，冲毁房屋，制造了一起起严重惨事。虎峪河中上游有个叫“河涝湾”的地方，就是沿河老百姓根据实际情况给这一地段起的名字，没有半点夸张，是实打实的写实状况，每到雨季发洪水，河涝湾这个地方就是一片汪洋，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河涝湾。那个时候每发洪水，岸边就有不怕死的人拿着长杆舍命从滔滔洪水中打捞东西，多能捞到瓜果蔬菜、房梁椽子等有价值的真材实

料，有幸运的还能捞到遭了水难的猪、羊、鸡、兔，不过年也能吃上肉，乐得跟过年似的，这都是过去的事，没亲眼见过，只是听说，亲自见过的是二十多年前的那次洪水，房倒屋塌，桥梁冲断，公路被淹，还冲走了几个人，是虎峪河制造的最严重的一次水灾。

我从小在虎峪河边玩耍，冬天下到河滩里滑冰，点野火烧烤山药蛋，夏天在河滩草地捞蝌蚪逮蚂蚱抓蜻蜓，那时候河滩里有很多癞蛤蟆，逮蚂蚱的时候常遇到癞蛤蟆突然跳出来，跳到脚面上，虽然没咬着，但是吓一大跳。记不清那是哪年了，发大水过后，我就学着原来故事里的人在水里捞东西，找根树棍，探进河里，乱挑乱捞，突然捞起一条挺粗挺长的蛇，吓得我扔掉树棍拔腿就跑，甯得比蛇还快。

虎峪河的北岸有坝堰，是我没出生以前修筑的，沿着坝堰有一条碎石路，从河涝湾一直延伸下去，延到哪儿就不知道了，因为那时候是小孩，不敢走远，所以不了解虎峪河北岸到底有多长。以后长大了才知道，是一直

沿到汾河了。坝堰是石头垒砌的，有两三米高，河槽内侧的坝堰每隔几十米就垒砌一个突出的、如馒头形状的石堆鼓包，作用是为了减冲护堤，可是在我们当时的一帮小家伙眼里，石堆鼓包就成了我们下到河滩里玩乐的梯子，上来下去都很方便。

可是南岸，因为没有坝堰，一发洪水，南岸就是一片汪洋，小时候记得，虎峪河的南岸都是庄稼地，洪水一来就把庄稼地淹了。南岸的农作物多是糜子和谷子，也有玉米和高粱，但长势不如糜子谷子整齐，上小学的时候，一放学就跑进糜子地里采糜子乌霉，乌霉长在糜子的顶端，在含苞待放前采下可吃，采下的乌霉剥去外面的绿皮，内里洁白，状如香烟，有淡淡的甜味，那个时候可吃的东西实在是少，乌霉就成了解馋充饥的好东西，采上两口袋，先把不太好的吃掉，好的带去班里讨好女同学，三两根乌霉送出去，每次都能换来女同学的好脸色。

七十年代初，虎峪河有一次大动静，为了治理水患，虎峪河的南岸要修筑坝堰了，当时的

口号是“大战虎峪河”，河岸上遍插红旗，扩音喇叭用革命歌曲为“大战虎峪河”助威鼓劲，沿河南岸几里都是劳动大军，搬石头的，抡大锤的，运灰浆的，挥瓦刀的，干劲都是热火朝天，场面非常的共产主义，不论男女，不论老幼，只要去参加修筑坝堰的义务劳动，就能免费得到一顶草帽、一副手套和一个饼子两个西红柿。当时我是二年级的小学生，年龄虽小，但革命斗志却很高涨，放学了就跑到筑坝工地去凑热闹，搬几块比自己脑袋小的石料，就跑去领赏。后来一算，我参加义务劳动领到的草帽手套饼子西红柿，比我搬运的石头多了不少，还意外收获了劳动就有回报的深刻道理。

很快，“大战虎峪河”大获全胜，南岸有了坝堰，治了水患，保了农田。虽然，每年雨季洪水照样来，但破坏力已经明显收敛。

南岸筑了坝堰后，从河涝湾的拐弯处一直到原来的建材厂大龙窑北边，很快就建起了共有二十多座住宅楼的居民住宅区，名曰朝阳街，还在朝阳街的中心位置——河涝湾片区，建起了一座在当时很牛的大型百货商

场——河龙湾商场，据说可以和太原市最大的五一百货商店相媲美。随着这一地区的日渐繁华，虎峪河里的生活垃圾也日渐增多，俨然成了垃圾倾倒场，虎峪河没有了河流的样子，变得丑陋不堪，童年时河滩里的那些蝌蚪、蜻蜓、蚂蚱、癞蛤蟆，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人，有时候是很愚蠢的，蠢到“个人自扫门前雪”都很难做到的，直到受害了，才回过神来，明白该怎么做了。虎峪河里的垃圾因为太满了，挤占了河道，致使洪水没处去，涌上了堤坝，灌进地势低的居民家里，让很多人家遭了水灾。教训过后，人们明白河宜浚而不可塞的道理了，官府积极，民望期盼，治河工程快马加鞭，垃圾被清除，河道被修葺，河流畅顺，河水变绿，河道两边绿草茂密。有那么几年的时间，虎峪河的心情看上去很是不错。

2017年，五月，市政府对西山的虎峪河、九院沙河、玉门河，开始了大手笔的改扩建工程，这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事业，惠及几十万西山人民，拆除原来的老旧坝堰，从虎峪河

的河涝湾起始，一直到汾河。这次的虎峪河改造工程，比前面说过的那次“大战虎峪河”规模和气势都大了很多，毕竟，四十多年过去了，原先的人海战术已经大大落后于今天的全机械化施工进度，虎峪河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南北两岸用钢筋混凝土浇注起围堰，近看像城墙，远望则如长城，围堰的中间疏浚虎峪河水，河的两岸拓宽修筑了快速路，据说从河涝湾到汾河的滨河西路只需要七、八分钟的车程，比原来的老路快了有半个小时，哈哈，这可是真够快的，有了这样的快速路，一下就把我们西山这些原来在城里人眼里的郊区土老帽划进了城里，成了新的城里人。沾了路的光，嘴上虽不说啥，但心里，真的是挺扬眉吐气的。

没想到啊！在虎峪河边活了半辈子，还能赶上这样的好事！

现在的情况是，快速路都通了，虎峪河也修好了，原来那个一把年纪老态龙钟的虎峪河，如今变成了年轻英俊的帅小伙，浑身焕发着青春活力，与大家一起，满怀希望，加入到美丽太原的大发展当中去。

土 哥

人常说好事多磨，可最近新发现，吃东西也是要多磨的，为了吃，驱车三百公里，从太原到大同，在大同城里绕来绕去晕头转向了好几条街，把“好事多磨”

这句成语，严重体验了一回。

这次去大同一共八个人，目的很明确，就是吃，吃大同最有名的好吃的，吃到不撑死为止。

大同兔头、大同羊杂、大同

凉粉、大同罐罐菜，都吃得心意足了，唯有最负盛名的大同刀削面还没有吃到，必须吃到，吃不到决不收兵。

线上搜索无果，在当地友人

的“位置”指引下，开足马力驱车前往，终于找到一家正宗的刀削面馆，进得店里，扫视埋头苦吃的食客，立马垂涎欲滴，不敢开口说话，一开口就怕忍不住哈喇子流出来，馋不忍睹之际，赶紧转移目光，看墙壁上的价格表，不贵，很好，立刻斗志昂扬，准备甩开膀子狼吞虎咽。

这家店不大，名气却很大，虽然没有“欢迎光临”字样，但顾客却不断光临，店老板只忙算账收钱，根本顾不上招呼客人，没办法，我们八人连同提前到店等候的当地友人，自己安排自己，跟老板要了桌子搬到店外路边等着点单，可是没人理，才明白要自己去端面。此时正值大中午，天又热，太阳又晒，又到云冈游了一趟，跑了一上午，都累得够呛，谁也不想动，都坐着等着吃，好在，一行八人中年龄最大的两人，很是有关爱之心，顶着高温酷热，一趟一趟把香喷喷的大碗刀削面端到每个人面前，来回数次，跑得满头大汗，汗流浹背，端完了还劝大家快吃。

当然要快吃了，刚才谁也懒得动，现在该吃了，都拿出了先进工作者的劲头，唯恐落后。

这刀削面果然名不虚传，碗大，可以把脸埋进碗里使劲吃，吃相不好别人也看不见，吃了多少别人也不知道，不会丢人现眼。面好，根根筋道，粗细均匀，初来时特意在店里观赏了一番，两个削面师傅功夫了得的，挥舞片刀，一叶入锅一叶飘，一叶离面又出

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肉香，大碗面上桌，首先看到的就是满碗的炖肉，一吃，我靠，这肉咋炖的，怎么这么香？从来没吃过。感叹：肉者，美味也，嚼之生香，吞之快意。再配以这面条，绝了。至于这面有多好吃？不告诉你，去吃了就知道了。

边吃边偷偷观察地形，要记住这个地方。心里暗暗发誓，还要再来。

心满意足地剔着牙上了车，直奔北岳恒山。

悬空寺下壮怀激烈了一番，大饱了眼福。满载着眼福与口福离开北岳，消化着口眼之福来到应县，木塔之东停车打尖，开房入住。

中午的大碗刀削面消化得差不多了，傍晚时分上街喂脑袋，可是热饭烫不住闲嘴，中午给大家端了面受了罪的两个年龄最大者边吃菜边开口，指责了一帮懒人中午坐着等吃，却叫最不应该去端面的两个人为大家端了面，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对的。为了指责得我们心服口服，于是指出了土哥叫我们对照。

土哥不姓土，名字叫土旺，姓啥不能说，怕人家跟咱打官司告咱侵害名誉权，故而在此尊称为土哥。土哥因为家里有事，这次没有跟我们一起同流合污。

土哥我认识，年龄六十好几了，但看上去不像老年人，因为心态好，品行端正，慈容照人，所以显年轻。土哥出生农村，当

过兵，长相一般，身高一般，退休金一般，可是温良恭俭让却不一般。据两个中午给大家端面的人说，他们之所以能顶着酷热为大家端面，都是学了土哥才这么做的。

土哥是这么做的——自驾游出远门旅行，车到高速公路服务区，人困马乏，又累又饿，土哥不辞辛苦，很是主动的帮同行的每个人把泡面撕开，好让大家方便接水泡面。住宿旅店，土哥总是第一个起床，找水把将要启程远行的车辆擦净车身和倒车镜，增添一份驾驶员的好心情，减少一份安全隐患。遇旅店不管早餐，土哥就把早餐买回来，为大家安排好，叫大家起床吃早餐。我跟土哥有过几次会面，土哥总是很热情地为我端茶倒水，搞得我很是惭愧，人家可是比我大八九十来岁啊，是我应该给人家端茶倒水才对。跟土哥出去旅行过的人都说，跟土哥出去旅行，省心又省力，土哥一个人就把大家所有的事都做好了。我亲自经历过和土哥把一桶五十斤重的白酒抬上四楼的事情，土哥是忍着腰疼病痛帮我努力抬上去的，抬的时候我能感觉得到，土哥是尽力减轻我这边的重量的。

土哥就是这样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常常助人为乐的善良长者，朴实好人。

回到旅店客房，赶紧撒了泡尿照了照自己，发现自己根本没法跟土哥比，不禁想到了一句名言，都是人，怎么做人的差距就

好儿女心逐浪高梦致远

□ 温锦萍

看，那是一只坚定地
从烟雨江南驶来的红船
劈恶浪，度关山橹棹风帆永向前
蜿蜒井冈千峰秀，罗霄旗帜红遍天
四渡赤水显神威，遵义遥望北斗寰
长风万里莫等闲，军民生产南泥湾
推翻压迫建共和，百废待兴意志坚
立誓强国，今朝航母守海域蛟龙深海远翔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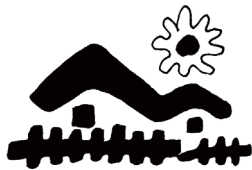
看，那是一盏简陋的
从延安窑洞闪烁光芒的油灯前
飘飘洒洒北国风光无限
红军东征势不可挡，奔腾黄河气势波澜
斩东洋，除蒋匪全民皆兵来抗战
巍峨太行英雄颂，民族脊梁在山巅
涉水荒原勇拚搏，追赶太阳挥黑暗
银网如织照边陲，能源助威神舟宇宙探险

看，那是一支古老的
木制独轮车爷爷推行在淮海战役支前
奶奶做的军鞋战士穿上杀敌更欢
喝口家乡水真甜
吃口家乡饭真鲜

爸爸在解放攻城中做着战前总动员
妈妈在学习人民女英雄刘胡兰
今天，复兴号动车乘着一带一路奔向世界

看，那是一架勇敢的
从丹东飞向清川江上空苏式米格战机
年轻的中国空军绽放着青春血染
保家卫国勇猛作战力扫敌顽
铁胆柔肠高歌和平功勋建
六十载长城锻铁翼神箭
六十载捍卫民族尊严战机多样化筑蓝天
自主歼机参阅飞过强军梦正圆

十月，金风吹来艳阳天
朱日和阅兵青塞三帜驱来犯
小康路上田间炕头精准扶贫嘘寒问暖
深入工厂产品自主创新逆势求发展
风清气正万众喜迎十九大
不忘初心团结开放加油干
五年砥砺奋进祖国再次扬帆远航
好儿女心逐浪高梦致远



这么大呢？

第二天一大早，下楼退房，准备回太原，出发前出现了新情况，难道每个人昨晚都撒尿照了自己？每个人都主动争先抢着拿东西，上车也互相谦和礼让，好像每个人一夜间都脱胎换骨了，都变得跟土哥一样了。

车到阳曲县服务区，离家已经很近了，车上的人都下了车，歇脚之际，大家合力把车内的垃圾打扫干净，让车干干净净回家。无疑，这都是受了土哥的影响，每个人的身上都散发出了土哥精

神的光芒。

最新消息，土哥的女儿生了娃，土哥当上外公了。

这可是好机会，大家都背着土哥凑到一起商议，出钱出物，去探望一下土哥的女儿，可是又担心，依土哥“甘愿付出，不图回报”之人品，土哥是决不会收受钱物的。

怎么办？大家可都是真心的，都念着土哥的好，都想借这个机会展现一下良心。最后达成一致意见，不管那么多，去探望土哥的女儿，扔下钱物，掉头就

跑，让人撵不上。谋划好后，给土哥打电话打探他女儿在哪家医院住院，病房号多少，可是人家土哥根本不告诉要去探望的人任何信息，彻底粉碎了大家的阳谋。

真心想对人好，就一定能做到，这是跟土哥学的，可是拒绝回报，这个就没学到，还得不断向土哥好好学习才行。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慈善之华，必结庄严之果。

好人一生平安。

良善之人必得好报，土哥肯定能活一百岁。

放在以前，打死我也不相信，老妈能够学会用手机。

老妈已有八十五岁高龄，是一位传统而且保守的家庭妇女。近年来，更是“宅”在家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加上耳背眼花、行动迟缓，且患有中度的帕尔金森综合症。她能用颤抖的手指准确地点击在排列紧密的按键上，简直让人不可想象。

更要劲的是，要让老妈接受手机这种时尚通讯工具，比我中五百万的彩票还难。因为当年给她安装座机电话的时候，她就让我们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父亲去世时，老妈罕言寡语，情绪波动不大，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闷着头纳鞋垫。我们私下暗自庆幸：老妈比想象的坚强。看着她双手磨出了血印，我们劝她歇歇再干，她只是笑笑，继续穿针引线。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把四十双鞋垫摆在我们面前，说：

“一人十双，穿着走路得劲儿。”

第二天，老妈留下一纸遗言，交代了后事，接着打开了煤气……幸亏子女发现得早，把她抢救下来。于是，四个子女轮流进行一天二十四小时进行看护，密切关注老妈的一举一动。后来得知，受传统观念颇深的老妈是准备跟着父亲走的，四十双鞋垫是留给儿女最后的念想。

为防止发生意外，随时掌握她的状况，我们多次建议为老妈安装电话，均被其断然拒绝。

但是，我们实在放心不下她的健康和安全，就联合采取了调虎离山之计——姐妹们把老妈架出去上街，我则请朋友在家紧锣密鼓地安装座机电话。

回到家，老妈非常生气，勒令我们立即拆掉电话，否则就不

进屋子。孩子们各逞三寸不烂之舌，苦口婆心地轮流游说，极力夸赞使用电话机的种种好处。老妈以不变应万变，最后摆出后娘

了。”老妈有点着急：“我帮你交。”我笑出了声：“一月好几百，心疼不？”老妈沉吟了一会，慷慨道：“不心疼。”老妈一生极为勤俭，步入晚年

后，甚至连治病的药都不舍得买，现在居然要帮我交话费。听了这话，我的眼睛湿了。连忙正色道：

“没那么多，我自己交得起。”

一年又一年，老妈的举止越发迟缓，行动愈发困难，时常会莫名其妙地跌倒。为减少她接电话时的走动，我们多次恳请给她买部老年手机，同样遭到拒绝。看着老妈哆哆嗦嗦的双手，我也放弃了这个念头。

今年三月份，老妈主动提出想要一部手机。我们喜出望外，连忙帮她办妥手续，以最简单的形式录入子女的信息，并热心地教她如何使用。老妈拨打手机非常困难，要么按住按键不撒手，显示屏上能连续出现几十个同样的数字；要么就按错号码按键；要么手机一响就拿起说话。一天下来，老妈汗淋淋的，手机水淋淋的，都和洗了澡一样。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十次，经过太多次的反复之后，我失去了耐心：就当买了一部玩具吧。老妈再让教她打手机时，我说：“有事，让姐和哥教你吧”。即使是她小心翼翼地凑到我身边，一面按手机键，一面自言自语地检讨：“唉，总也学不会”。我还是冷漠得“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会立即走开。我很绝望，当着老妈的面，对姐说：“老妈要能学会用手机，我就能学会用手走路。”

而后的十几天，手机突然响

老妈的手机（外一章）

□ 鲍文昌

才有的严厉面孔，只说一个字：拆。

万般无奈之下，我向安装电话的朋友求援。不一会，朋友来了，公事公办地说：“刚刚安上电话，马上就拆，不符合公司的规定。要拆也行，缴纳初装费、折旧费、材料费、人工费、误工费等各种费用一共一万元钱。”

老妈懵了。见木已成舟，方极其不情愿地接受了现实，但是声明：“安了我也不用”。

那时，给老妈打电话，她总是冷若冰霜，拒子女于千里之外。有一次，电话铃响个不停，我故意不接。老妈实出无奈，战战兢兢地拿起话筒，听到对方的声音，吓得连忙扔掉。我笑着做示范：“电话只通话，不打人。”

即便是学会了接打电话，她也是三言两语，简短捷说，经常是没等我们还没说完话，她就挂断了电话。再打过去，还是一样。

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老妈逐渐走出阴影，变得开朗起来，开始和我们有说有笑。有时也会主动给我们拨电话，说家事。

有一回，打来电话，居然说没事干，和我闹着玩。我坏笑：“打电话还得花钱，停机算啦。”老妈忙说：“别停别停，电话费我交。”我继续坏笑：“我想把自己的电话停了，实在交不起话费

了，是老妈打来的电话。我对着话筒说了半天，对方却充耳不闻。原来老妈拨通了手机，还不会通话。我一阵欣喜：能拨通电话，老妈大有进步。

于是，我继续耐心地教，她更是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劲头，孜孜不倦地学，看到她满脸汗水，觑着双眼，强行控制哆嗦的手指，在按键上用力的点击，我才知道她学得多么努力、多么辛苦。

在拿到手机三个多月的时间，老妈终于能够比较自如地通话了。

那天，我去看望老妈，她刚好颤颤巍巍地走出厕所，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手机。我嗔怪地问：“怎么上厕所还拿着手机？摔倒了怎么办？”老妈说：

“想着你们可能会打来电话，接不上怕你们着急。”

这时，我才理解，老妈那么拼命地学习用手机，是源于对子

女的体贴、牵挂和依赖——子女已成为她生命的全部。

搀扶她走回卧室的时候，我笑着告诉老妈：“我们就是你的手机，你指向哪里，我们就会打向哪里。”姐笑着打趣：“快，罚你儿子用手走路吧。”老妈很宽容地笑：“别介！”

如今，老妈齿落耳聋，说话更不利落，耳朵听不清楚，但每每接到我们的电话，她的脸上都会漾出温暖的涟漪。

青麻开处结乡愁

年事越高，就越渴望健康。

信了专家的话：管住嘴，迈开腿。由此开始去郊外健步快走。

在一片杂草密集之处，发现几茎青麻淹没在里面，立刻心疼起来，像是嗔怪误闯沙漠的女儿：“你怎么挤在这里，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青麻应该生长在什么地方？我的回答是：故乡——衡水。

青麻，一年生草本植物，叶为心型，花小巧，多为黄红花萼；果实初期小而白，微微发甜，老后籽粒转黑，细嚼，有香味。它的花和叶手感柔软，绵如平绒，一如我温和的祖辈，也一如我青葱的童年。

六岁时，回到故乡。站在老宅院内，乡土气息迎面扑来，院中晾晒的甘草，散发着阳光的温暖；一株冲天的老树，撑起小院的半个天。笑容可掬的祖父母嘘寒问暖，他们蓝色的粗布大褂、纵横交错的皱纹和乡音浓重的问候让我有种踏实的归属感。

我立即就喜欢上了这两位朴实的老人。

也许是水土不服，当天夜里，我因皮肤过敏，浑身奇痒。于是，抓痒成为爷爷的必修课，直至我安然睡去。爷爷粗糙的大手是天然的痒痒挠，搔痒成为我生活中

唯一的享受。后来，即便身上不再瘙痒，也要和祖父讨价还价，一晚上必须挠够多少次。否则就在炕上撒泼打滚，否则就吭叽耍赖。

当时，家里的生活极度困难，祖父母倍受生计煎熬，整天忙碌到疲惫不堪。我经常看着祖母在烛光下纺棉织布，祖父则红着眼睛一边给我抓痒，一边困得哈欠连连。

炊烟升起，祖母笑脸盈盈地摆上饭时，我恼了：一天三顿玉米面窝头和玉米面糊糊，连点儿咸菜也没有，叫人怎么咽得下去。我赌气不吃。

爷爷掐回一截绿色枝叶，苦笑着劝我，青麻的花和果实都好吃。但是只有吃了饭才可以吃。我咬着牙把窝窝头咽了下去，一把抢过了青麻，把毛绒绒的黄花和果实放进嘴里……

从此，青麻的花和果就成为我为数不多的零食。

一天，我被碾子压伤了手，两个指甲脱落，血肉模糊，鲜血直冒。我痛得死去活来，哭天抢地。祖母搂着我一边恨声地数落自己，一边哭得肝肠寸断。每次换药，都如同上刑，在我的嚎啕声中，祖父面对着墙角无声的落泪，然后买些麻糖安慰我。痛哭之时，

我在品咂，麻糖比青麻好吃得太多了。

二天，一年后，我要离开了。那天，看着院子里的玉米竿，看着相互追逐的鸡群，听着祖父母的嘱咐，我哭了，哽咽着不愿走。转身顺着梯子爬上了房顶死也不肯下来。胳膊拧不过大腿，幼小的我，还是被父亲拉上了车。

三天，长大后，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青麻，我都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祖父母。想起那段苦中作乐的温暖。

四天，青麻面前，我脑海中又浮现起和老人一起生活的情景：冬天，祖孙三人拥坐火炕上，爷爷有一搭没一搭地讲着故事，奶奶则细细地将黑色青麻籽搓出来，递给我吃。

五天，斯事经年，斯人已去。我不知道，当年的老人魂归何处；当初的青麻是否安在，只知道我的乡愁越来越稠，青麻的芳香历久弥新。

六天，我常痴想：当我陷如困境时，祖父母们是否还会像生前一样，为我遮风挡雨，庇佑我的幸福。

七天，无论如何，我要回一趟故乡，给他们捎上几株青麻，让朴素的小黄花绽放在他们坟前。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竟是那般的容易满足和喜悦。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接连偶遇昔日的老邻居和发小，自己不由心生几番感慨。

那天早上，太原地区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雪虽下的不大，但路面街边，树木草丛也是结冰挂凌，银白剔透，让人目爽神清。由于矿区大范围路面改造施工，去单位上班只有徒步前往。

迎着还不时洒落的雪花，路上的车鸣和行人的嘈杂并不影响有心人倾听咔嚓咔嚓的踏雪声。特别是走过那些还没有人踏足的积雪时，雪和鞋底亲密接触的一刹那间发出的声音，似乎全身都能够感受到雪的醇净寒凉，同时把鞋底的泥灰悄然带去，厚重的冬鞋也觉得轻了许多，漫长的路程都不觉得远了。

“行路难，路难行，路终在脚下；性本善，善本性，乃不忘初心。”踏雪独行，竟然生出这等想法，不想不想，欣赏雪景才是！

行至一处，忽然耳边传来熟悉却来自记忆深处的声音：“好的，好的，刘老师，就按照你的意思，重新改写教案，那今天还得辛苦你加班啊。”我无意听取路人通话，可那声音分明是久违的熟悉和亲切。快走几步，我回头转望，脱口而出：“啊，陈姐，真的没听错，呵呵”。果然是十几年未见，长我几岁的老邻居、老街坊陈姐。

短暂的偶遇，却让数年前的生活画面瞬间铺满了整个脑海。

过去住平房大杂院，邻居街

偶 遇

□ 李拉成

坊进出来往，工作生活就像个大家庭。夏天家家院落乘凉，端碗闲聊，冬日蜗居某家，取暖嬉戏。之所以对陈姐印象深刻，因为在学习中遇到难题时候，常常求教于好学上进的陈姐。陈姐会很耐心并做出十分严厉的模样给我讲解，反复提醒我，做数学题，一定要举一反三。还有就是不管寒暑假，我们一帮一伙儿在尽情疯耍，而陈姐仍旧晨读夜学的情形让我很是难忘。

轻盈的雪花，短暂的偶遇。寒冷的清晨，心却一阵暖似一阵。

如果说和陈姐的偶遇是对平房大院生活的无限怀恋，那和发小的偶遇而是唤起了对童年生活诸多细节的美好回忆。

那天我走过一条马路时候，身边驶过的轿车车窗里忽然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循声回头，我也脱口而出：“老虎！多年不见了，小伙伴都变老了，岁月无情啊。”

发小的名字叫做老虎。记得小时候，我就很好奇，他的爸妈真会起名字。他的人就像名字一样，长得虎头虎脑，嘴的牙齿两边长着白白的小虎牙，脸的两侧还有两个小酒窝，真是既可爱又好看。记忆里，老虎总是那般活泼好动，虎虎生风。几个小伙伴、同学在操场玩耍时候，老虎总是跑在最前面，感觉有着使不完的力气。老虎胆子还特别大，我们几个小伙伴上山打酸枣、跳山坡、

看到坟莹或偏僻的地方；冬天打冰（下雪后，北方儿童坐在一个木制的、底座上安装有轴承滑轮，上面钉几块木头板子进行滑雪的游戏）等玩耍的时候，我总有些胆怯，这时候老虎就会像一名将士一样冲在前面，让我觉得和这样的伙伴在一起玩耍的十分安全和高兴，有这样的朋友真是一种幸福。

对于老虎的记忆还有一件事，和书有关。当时上初一，在同学之间传阅的一本书不知怎么被传丢了。当时正好是老虎答应说看完让我看的。也许是太想看那本书了，就没有顾忌老虎的感受，我那时很生老虎的气。现在想来，因为一本书咎责于一个好朋友，真是自己过于苛刻了。好书固然令人爱之，但是因为一本书让一份美好的友情和好朋友受到误解和挫伤，岂不是莫大的缺憾。良师益友和发小同窗之情更是人生当中的一本好书，每每想起，我总汗颜自责。

弹指间，由于工作生活的缘故，不论是老街坊还是发小，能够见面的次数和机会少之又少了。岁月一刀又一刀，刀刀催人老。芳华已去，江湖笑傲！

又是年末岁首时，短暂的两次偶遇，却给我连绵的感触。偶遇是意外的久违，偶遇是久违的惊喜；偶遇是雪中的熟悉声音，偶遇是路边的擦车而过；偶遇是对过去的无穷回忆，偶遇也是对人生的彻骨思考！

岳母的情怀

□ 段志武

今年正月陪爱人回娘家，不经意间在岳母的床头看见了一本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册子，翻开一看是年近七旬的岳母写的日记，岳母这么老了还有每天坚持写日记的习惯，不由得升起一份敬意。好奇心的驱动，我翻看了其中几篇，记录的都是她平时的点滴小事和所思所想，但处处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特别是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关于教育子女的句句朴实话语使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不时地流下感动的泪水。

岳母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一出生就经历坎坷，她出生在军人家庭，后因家庭变故随母亲改嫁文水。继父也是一位军人，19岁参加革命，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可以算是名副其实的“红二代”。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1952年当兵复原后服从组织安排，先后在重机厂、中条山工作过，1957年，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放弃了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

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农村，先后当过村主任、治保主任、生产队长，在农村工作期间，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用在了为全村农民吃饱穿暖上。由于积劳成疾，1981年不幸患上了食道癌，在患病期间仍不忘工作，去世时年仅59岁。岳母的母亲也是一位农民，虽然没有文化，但她那孝敬父母、吃苦耐劳的良好家风使岳母受到了深切的感染。在那个缺衣少穿的年代，老人家在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之下，一个人把岳母姐弟四人拉扯成人。

岳母成家后，陆续生下四个孩子，但贫穷依然是摆在岳母面前无法逾越的鸿沟，特别是比爱人小两岁的妹妹，刚上初一时，不幸换上了腿部疾病，要想看病需花费巨额的医疗费，而且也不能保证痊愈。对于这个本就深陷贫困的家庭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当时我的爱人正在读初三，刚刚10岁的弟弟还需要有人照料，但懂事的弟弟早早地扛起了家务，时不时还安慰母亲。村里的

许多人都劝岳母，治病得花不少钱，而且最坏的结果还有可能人财两空，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岳母没有退缩，她说：“孩子的学要上，病也要看，当妈的不管再苦再累，我也要为孩子看病，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就要用百分百的努力。”一时间，村里的人们都被岳母的行为深深打动了，大家自发地为岳母家捐款，小姨就读学校的老师知道情况后也自发组织师生集体捐款，乡亲们的善举如一股暖流温暖着这个陷入绝境的家，也就是在岳母的一再坚持和努力下，爱人的妹妹先后辗转文水、汾阳、太原等多家医院，最终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一家人终于又得以团聚。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我的爱人在岳母一言一行的感召下学会了坚强与自立，她没有辜负一家人的厚望与期待，凭着自己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与坚持，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山西师范大学，成为了当时村里最值得骄傲的大学生。

岳母是个懂得感恩的人。随

着孩子们渐渐长大懂事，儿女们也各自成家立业，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受，她时常教导自己的儿女一定要懂得感恩，别人在咱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咱，一辈子也要记住人家的好，这是岳母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子女们都传承了她憨厚、实在、懂得感恩的本性，无论是在外工作，还是经商做买卖，他们都本本分分、实实在在。现如今，爱人的弟弟经过自己的努力，不仅在省城买了楼房，还把家里的老院子进行了翻修，好让两位老人安度晚年。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但岳母从没有改变她助人为乐的本性，邻里乡亲谁家有困难了她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家里只要有富余的菜或其它东西，她从不吝啬，都会送人。

岳母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她时常教导子女，成家了一定要好好过日子，做媳妇的一定要孝顺公公、婆婆，要处理好妯娌、婆媳关系，老人们一辈子都不容易，要是取下个媳妇还每天闹意见，那哪能行。做儿子的也要和媳妇好好过日子，既然结婚了就是一家人，要互敬互爱，啥时候也不能斤斤计较。这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和爱人结婚那年，因为给小姨看病和培养爱人上大学，岳母家欠下不少的外债，在这样的情况下，岳母一家节衣缩食、省吃俭用。闺女刚刚参加工作，有了收入，家里本指望能帮助家里还清外债，但却要嫁人了，给了一般的父母肯定心里不是个滋味，但豁达的岳母不但没有阻拦，而且在谈到女方陪嫁彩

礼上时也是一反众人做法，她对我的母亲说：“谁家也不容易，生下儿子就更不容易，还要给买楼房，只要他们两个好好过日子比啥也强，彩礼我们不要。”岳母的明理和厚道深深的打动了在场我的父母，面对这样的岳母、这样的家庭，我从心底里为能与这样的家庭结亲而感到满满的幸福。

岳母更是个心胸豁达之人。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什么时候都把名利看得很轻，但对儿女的关心却无微不至，时时挂念在心。儿女成家了本应好好孝顺他们，相反她不但从不向儿女索取，却总是在自己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关心和贴补孩子们的生活。我在煤矿工作，这几年由于煤炭产能过剩，煤矿企业经营效益普遍亏损，岳母不但得不到我们应有的回报，反而还要时刻关心我们的生活冷暖，每次回去看她，她总要问我们：“手头紧不紧，钱不够花。”临走的时候总要把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的，她总是说：“拿上点省得回去再买，再说了，都是自己家种的，吃了也健康。”其实，作为儿女的何尝不知你们为人父母的心呀！

和别的农村家庭女性不同，岳母是一个爱学习，积极关注国家政策和时事新闻的人，这使她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和见解比别人更有前瞻性和远见性。她能准确地告知乡邻困惑的问题，对于国家土地变动、医保政策、种地补贴等政策，她如数家珍。上学哪些专业容易就业，她能说出十来个。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时，她结合自己吃中药的经历，感叹地

说：“将来孩子们上中医学校一定前途。”她曾很欣慰地说：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最高兴的是晚年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种地不仅不用交粮了，还补钱；看病花了钱，还报销；老了还有养老金，在过去想也不敢想，现在习总书记带领全国人民致富奔小康，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能生活在这样的新社会、新时代感到无比的欣慰与幸福”总之，岳母的这种大胸怀、长眼光让我既敬佩又惊讶，在她的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影子，真是不一般！

岳母是一本无字的书，她的谆谆教诲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前行的脚步；岳母更是一首无言的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如何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我为有这样的一位岳母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她不仅有一颗和全天下母亲一样关爱子女的心，更有一颗比海还宽、比大地更广阔的胸怀。作为儿女的我们，一定要把你那种不向困难低头、心胸豁达、懂得感恩、节俭朴实、爱学习的好家风一代一代传下去。看着她渐渐老去的背影，我和爱人也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只要一有时间我们一定要多回家看看，希望岳母永远健康快乐，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静待花开

(外一章)

□王欢

成长中的我们就如一颗花的种子，都有自己的花期，需要用心陪自己沐浴阳光风雨，相信我能行，在不语的时光里，静等花开，轻轻走向完美……

——题记

完美，我想应该是人们对美好的渴望，是一种无任何缺陷和瑕疵的状态，是人们对美的一种理想诠释。当然纯粹的完美并不存在，就像我的父母心中特别期待生个男孩，于是骨子里那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总是占据高峰，让我一度后悔自己为何是女子；又像刚毕业应聘时，所有的环节貌似总多了一句“要是个男的就好了”；来到矿山后，男人的天下更是对女性有种种限制。有段时间我甚至想：这么多要是……可惜我是女子。

我是女儿身，却有颗汉子心。我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只有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走好自己的每一步才是关键。因为“我们就像一个命运的绣女，只要心中存着完美的图案，平心静气一针一线宁静地绣下去，便会日臻完美。到了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完美谢幕。”记得初到矿山时，面对岗位的不适应，心里的委屈

无处倾诉，蹲在垃圾桶旁边放肆的哭，也不管路人会不会笑话自己，就觉得仿佛天都塌了、地都陷了。发泄完后我暗暗发誓要活出自己，不仅要证明自己，还要骨子里能透出一种人格美、气质美、灵魂的美，让自己由内而外散发最真诚最可爱的美。

于是我爱上了读书也喜欢上了随笔，我喜欢那种随意式的阅读，或悠然走进一本书，让自己融入铅字的世界里，感受跳动的文字间的美感，邂逅与心相通的语言；或信手闲翻，哪怕寥寥数语都能勾起我的心弦，让我与之互诉衷肠，让书香尽情滋养我的心田；或专注于一本书，与主人公角色互换，感受心与心的相契，来一场心灵与精神上的旅行。我喜欢那种在书中放空自己的感觉，可以让自己尽情地汲取精神食粮，当我的心静下来那一刻，我才能认真思考自己缺少什么，需要补什么。每次的阅读看似不起眼，却在日积月累中升华了我的思想，滋养了我的内涵。当那些灵感跳动于脑海，又被记录于笔尖，最终见诸报端时，我情不自禁地窃喜，就像撒下的种子，在辛勤的耕种下开花结果般喜悦。

因书结缘，因文字而转岗，当自己在岗位上一步步地努力得到领导的赏识、同事的赞许、文友的好评时，我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接近花期……

毕淑敏说：“你必须要有耐心，在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时候，不要急于求成。”工作中难免遇到不顺，在那段迷茫、无助，怀疑自己，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时间里，我闭上眼坚定地告诉自己：“善良的有智慧有勇气的女人们，要敢于在黑暗的旷野独自唱着歌走路，要敢于在没有桥没有船也没有乌鸦的野渡口，像美人鱼一样泅渡过河。”婚姻中讲究磨合，我想生活中、工作中也有磨合，在坚持底线原则的情况下，能够磨合就尽量磨平棱角，以实现人与人之间利益最大化和某些连接点上的平衡。就这样，那么多本以为无法坚持的日子就真的挺过来了，那么多委屈心酸的岁月真的就扛过来了，那么多厌恶憎恨的事慢慢地就释然了。因为在我的内心世界里，装不下那么多的爱恨情仇，我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把握住一份当下恰到好处的幸福。因为“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

高的天际闪烁红色的光芒，它披着本色外衣，亲切温暖地包裹起我们。”这份“幸福”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格局里，也在生活和文字里，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关注幸福，就像在寒

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阳，心就不知不觉暖洋洋。”

然而对于完美而言，我想它只能说是相对的，它是我们一生为之努力和奋斗的目标，是我们自身漫长的修行之路。在这条路

上，我们不断修炼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竭尽全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唯愿我们都能轻轻走向完美，成就自己更美好的人生。

底 色

家是一个人的归宿，是一个人的成长的阵地。在这个阵地里，总有一些话影响着我们成长，总有一些人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深深地印记。

摆正心态，做一个开心的人。这是曾祖母给我上的第一节课。她是一个生于清末年代的小脚老太太，她经历过改朝换代，见证过抗战革命，遭受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也承受过许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她曾被人打到骨裂，也曾被人嘲笑“罗锅”，但我从未见过她伤心，每次听她讲亲身经历总感觉她只是旁观者，再严重的玩笑她都是一笑而过，记忆中从未见她翻脸。她总说：“稀里糊涂一辈子，都是瞎活了，每天找点乐子逗着玩一玩，开心地过每一天比啥都强，要天天生气还能活到这岁数呀”。于是在那些年里，我和她经常一起寻找快乐，在她不在的岁月里，我也学会了自我疗伤。

认真做事，做一个积极上进的人。这是我从祖母一针一线里学到的东西。她的针线活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从剪样、填千层底，到纳鞋底缝鞋帮，每一步她都做得极认真。我每次都盯着芝

麻粒大整齐的线迹发呆，感慨怎么能穿过那么厚的底还能缝出这么小的印。那些年我经常听她说什么样的脚适合什么样的鞋底，哪些纳法更结实，只可惜年幼的我真的不懂。她不断地钻研着新花样，自己学着钩花、刺绣，她也总说：“没事的时候就学一学，学进去就觉得都挺有意思的”。我虽然没看懂针线活，但我看到了她认真学的态度和要求自己不断进步的精神。在我的求学路上，我无形中继承了她的精神。

端正良心，做一个正直的好人。这是我从父亲身上看到的品质。正直的人也是善良的人，是有责任心的人，也是敢于担当的人。父亲是个普通的工人，是别人眼中不会溜须拍马的老实人。有人会说学着自己寻私利就是傻，不会巴结领导就是老实，不会弄虚作假就是不会表现自己。我无数次问父亲也问自己“正直的好人就这么难当吗”，但我内心始终闪现一句话：“做一个正直的人也许你会让一些人都记恨你，但是你至少可以让大多数人都信赖你，一个正直的人日久天长会逐渐形成宽容博大的胸怀，周围充满微笑和友爱。一个

心底刚正不阿的人会渐渐被人所知晓，一定会受到公正的评价”。

勤俭节约，做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这是母亲用实际行动教会我的。那些年家里负担重，母亲卖过衣服，当过裁缝，给饭店蒸过馒头，干过洗车工。因为每一分钱都是用汗水挣来的，每花一处总要精打细算，要不怎么熬过那些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因为见过母亲卖力赚钱的辛苦，因为经历过恨不得把一分钱都掰开来花的艰难岁月，我自然也学会了勤俭节约，学会了脚踏实地的干活。

家教家风是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我的家庭是千万家庭中最普普通通的家庭，但正是这个普通的家庭给了我纯正的底色。正如习大大所说：身为家庭这个最小社会细胞的一分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重修养、重品行、重言传、重身教，身体力行做良好家风的传承者，也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第一个台阶。良好的家风家教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并且要一直延续下去，形成家庭的凝聚合力，为社会进步发展添砖加瓦。

舌尖上的故乡

□周小艳

一遇人问起我是哪里人，提起马兰矿，矿外的朋友立马会肃然起敬地说：“马兰呀，马兰饭店的饭好吃”。

我是地地道道的马兰“煤二代”，马兰矿算我的第二故乡。我出生在山青水秀的南方，后来随父亲迁到山西落了户。但在马兰矿呆久了，这里的一草一木，那左邻右舍的同事，菜市场五颜六色的果蔬，那些声名在外的马兰招牌菜肴，始终是萦绕我的心头，便越发觉得马兰才是我地道的故乡。

多年前，我还只是刚毕业上班的一名小幼师，幼儿园里有几个成家不久，实现财务自由的姐姐，用我当时的眼光来看，那都是颜值高，引领幼儿园吃穿潮流的美少妇。矿幼儿园服务的几乎都是矿区职工子女，矿工们上班早，所以，我们的上班时间是早上七点半必须到位，姐姐们等到九点左右，孩子们正式上课后，她们就会派“代表”去紧邻的菜市场买食物加餐。市场中间过道，有个四川女人卖卤肉，这帮美少妇们最爱吃她家的卤猪尾巴。早起出摊的卤肉盆罩着透明的玻璃盖子，等人一来，揭起盖子，浓浓的卤肉香伴着袅袅升腾的热气，直往买者的鼻子里钻。四川

女人麻利地捏开一个塑料袋，从袋子底部反抓几个猪尾巴入袋，把塑料袋的提手往你手里一塞，边聊边收钱，一气呵成。幼儿园和市场仅隔有二三十米远，姐妹们把卤尾巴送到加餐的我们手中时，还冒着热腾腾的香气，抓起尾巴的一侧，一口咬下去，牙齿切破厚厚的、五香味的尾巴皮肉，卷入口腔来回咀嚼，粘粘糯糯，不油不腻，只剩下味蕾的满足感。每当我在别处看到猪尾巴或卤或炒或烧烤时，总会想起我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芳华。

马兰的菜市场那可是别有洞天，别看市场不大，成组排开的摊铺，摊铺上下都摆满了南北的蔬菜和肉类食材。虽然马兰地处偏远，但这里市场上的食材那是应有尽有，有着别的菜市场看不到的许多南方菜。其实，马兰矿刚开工建设时，那时不用说没有菜市场，就连一些现在我们常吃的鱼鸭之类，当地人是不吃的，据说当年一只鸡的售价仅是五角钱。马兰人真可谓是南北省份的大融合，都是拖家带口扎根在矿区，饮食自然兼具了南北风味。菜市场的摊主们也应势而生地从南北进了很多北方不常见到的家乡菜品，比如，每年应季从南方空运过来的毛笋、魔芋豆腐、

芥头、芦笋，甚至还有南方晒干的萝卜干、河虾、各种小干鱼、腊肉、腊鱼、腊鸭、腊肠等各种南方肉干菜。与别处不同的是，马兰菜市场的摊主是操各方言的，来买菜的人自然也是南北音混杂。在菜市场里，永远不缺的是人间的烟火气息。有意思的是，人们讨价还价，由于买菜的和卖菜的都会混着口音，有时候讨价还价成了此起彼伏的比比划划混声曲。不过，这样的融合也成就了一件妙事儿，那就是听口音找老乡，分辨远近，如遇一同乡，菜主要格外便宜一点或者多给些，以便区别老乡的亲疏，时间久了，我们便有了常光顾的老乡摊主。

说起马兰的饮食文化，大家随口都能说出一串独具马兰特色的菜肴：盘龙、干煸牛肉、血鸭、粉蒸排骨、剁椒鱼头、毛血旺、萝卜干炒腊肉、猪血丸子……这些名声在外的菜品，也说不上是湘菜系，还是川菜系，还是北方菜系，反正，拿我自个儿来说，吃多少家别处饭店的同样菜品，还是觉得马兰饭店做得正宗，做得好吃。这里首推就是“盘龙”，这几乎是矿区老字号饭店都会保留的一道菜，也是大家常点的一道“硬菜”。鲜活的黄鳝，经过

清洗，热锅放油，放上姜、花椒、大料、干辣椒，出味儿后，需极速把黄鳝投锅闷盖油炸，这活计儿真得极利索的大厨方能自如，稍有不慎，黄鳝从锅起跳，溅散一地，满地挣扎，现场残忍，会着实吓到人，手抖得不敢造次，信佛者怕是从此念经不吃活物了。然“眼不见心不跳”，鲜活的黄鳝入热锅自然卷成一圈又一圈的“小龙”，炸至五分熟，再加料酒，放入各种佐料，自然翻炒点水稍闷至熟，装盘出锅。这道菜之所以叫“盘龙”，想必是它煮熟后形似一条条盘在一起的龙而得名吧。在马兰有个笑谈，但凡有客人来矿，看客人吃“盘龙”的姿势，就知道和马兰人感情的深浅。吃“盘龙”还真是马兰人的独门绝技，夹住“盘龙”头部，横放用牙齿切断它靠近头部的脊背，关键还得把握力道，只能咬断脊背骨连皮肉的一面，另一面则要保持好皮肉，才能一手捏住头部，另一手撕开脊背带皮肉的另一面，这样就能完整地扯出“盘龙”的肠肚，把剩下的骨肉吃得津津有味。

“血鸭”原是湘西一带的特色菜，血鸭在矿区饭店里的“翻牌率”高于“盘龙”，因为“盘龙”的吃法需要点小技巧，如果是素食佛性主义，看着盘成一圈圈的黄鳝，绝对有种吃蛇的即视感。“血鸭”顾名思义，是要用现杀的活鸭和鸭血。城市的菜市场里是难寻活鸭活鸡踪迹的，因为大城市禁止活禽。在马兰这个偏僻的矿区菜市场里，每天排队购买的大都是现杀现卖的活禽、活猪、活牛羊，尤其是冬日的早晨，现杀的活物还冒着热气，地上的血腥水已经结成了薄冰，马

兰人必是趋之若鹜的排队购买，因为活物的鲜美度那是冰冻制品无法比拼的。曾经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小小的矿区，一天至少要卖掉半头牛一只羊四头猪，马兰是食材的天堂，更是吃货的天堂。刚杀的鸭子的血是温的，加以适量的盐，顺着方向搅拌才能把鸭血变成一种可以在做血鸭时的“压轴食材”。通常的鸭子骨头多肉少，现在市场上外进来一种鸭子叫麻鸭，做成血鸭那是极好的食材。将现买现杀回来的鸭子剁成小块，这十分考验厨子的刀工，因为只有小才能入味，才能充分和鸭血相容。放油，姜丝、花椒、大料、蒜末炆锅，炒熟鸭子，等到七分熟，放入切好的红色小米椒、辣弯椒，二者混炒，红黄绿褐色交融到一块，等到感觉快熟时，压轴的“鸭血”出场，迅速倒入锅内翻炒，鸭血和鸭肉完美的粘合在一起，鸭血转色就可以出锅了。其实鸭子并不是什么上得了大台面的食材，但是鸭子性温，经过这么一炒，虽费事却是极美味儿的菜肴。马兰人还开发出血鸭的终极吃法，就是把餐桌上吃得剩下不多的血鸭和小米一起炒，便成了回味无穷的主食，入味入心。

在马兰呆久了，我发现马兰人有一种独特的魔力，知道N多种食材，也会N多种让食物更美味的做法。每年的夏末秋初，只要绕着矿区小区转一圈，就会发现一个独特的景致，阳台上、小区公园、广场、宽敞的道路两旁，甚至是小区的大小健身器材、休闲桌椅上，都被神奇的马兰人，用来晾晒各种时蔬，皱纹椒、小米椒，一盘盘、一串串，苦瓜、长豆角、茄子、雪里红、萝卜、

茴子白……只要是能用来晒干的时令蔬菜，都被马兰人赋予了新的食材冬藏模式。等到天寒地冻，就会发现这些晾晒的时蔬派上了大用场，餐桌上依然是品种丰富，活色生香。马兰人个个都似被厨神点化过，能将食材化普通为神奇，让它们的美味最大化的呈现。甭说大小饭店，就算是寻常矿区人家，都有几道拿手的家乡菜，在马兰人家的厨房里，各种食材不期而遇，最后必定完成一场万千滋味的味蕾之恋。

劳动妇女的智慧有时候总能在厨房里发扬光大，比如，我的母亲，母亲年轻时是村里的裁缝，父亲一个人上班，微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我们姊妹三儿，母亲为贴补家用，开过几年的杂货铺。她的能干和手巧也无一例外地运用到厨房这片天地里。湖南人爱吃常吃的家常菜，被老母亲做得如火纯青，我最爱吃的一道妈妈菜是香辣蟹。我在许多地方吃过许多版本的香辣蟹，却还是觉得母亲做的是最入味儿最正宗的那一个。香辣蟹的做法其实流程简单，核心是要把握好火候。从市场买回来的活闸蟹，先放水里养半天，让它吐出部分脏物，然后，小心翼翼地抓住闸蟹的两只大钳，用牙刷刷洗干净。大火热油，油要比其它菜品多放些，放豆瓣炒香出味后，倒入活蟹，加盖稍闷变红，翻转另一面变红，调中火，放姜、蒜末翻炒三两下，切记不要频繁翻动，以保持螃蟹的完好，加入啤酒，调大火闷盖煮上十五分钟左右，收汤汁装盘，红艳醉人的香辣蟹大功告成。香辣蟹一上桌，迫不及待地抓起，掰开蟹壳，鸭蛋似的蟹黄膏香辣味鲜，吮吸干蟹腿的汤

朋友送来个双福字，并告诉我这是著名军旅作家、“笔外意象”的创始人梅国云的新作。我仔细端详，它很像一只飞翔的蝴蝶，从天上翩翩飞来，真是福从天降，双福设计正体现了中国人敬天畏命的哲学观念。

我很想了解梅先生创作双福的理念，于是天天跑图书馆查寻，终于在一本期刊中看到

他创作双福的过程。他说，和其他笔外意象作品一样，都有来历。一个夜里，他做了一个恶梦：日月无光，天崩地裂，海倒城灭，瘟疫肆起，似到末日。惊恐到极点的时候，豁然天地四周出现了双福门，他整个人也飘浮起来。他推开双福门，就看到天际祥云悠悠，百鸟齐鸣，大地百花盛开。他在天上非常舒服地飞了一会儿又回到双福门前。推开双福门，就感觉回到家里。起来后就依梦里的印象，写下了这个双福。

这大概就是灵感吧。

我想，福在中国文化里的含义，主要是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双福呼唤人们珍惜环境，珍惜生命，譬如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可以让人们平平安安，想去哪就去哪，这就是平安福。好的生活习惯和医疗服务，可以让人们健健康康，长命百岁，这就是健康福。双福的寓意：福开两扇门，中间站个人。正是福，反是福，正反是福。左是福右是福，左右是福。以福印福，以福迎福，福福生福。

中国有个成语叫“笔断意连”，我认为，用在笔外意象艺术上也很合适。福门双开人就进来。

身在福中要知福。若生在福中不知福就会惹祸，祸福相倚嘛！祸福两字很形似。既然福的左边加个福就是双福，那么祸的左边加个祸就是双祸。正是祸

反是祸，正反是祸。左是祸右是祸，左右是祸。以祸避祸，祸上加祸。再看这个“人”字，多像一只自由自在飞翔的小鸟，广阔的天空都是它活动的地方。人一旦违法就被关进没有出口的房子，成为“囚”。

中国字就是这样形像，中华文化就是这样既博大精深又浅显易懂。左右是这样，上下也亦然。就说“卡”字吧，上面是个上字，下面是个下字，上下连在一起，上不上下不下，“卡”在那里。上下翻动仍然是“卡”，有意思吧。“笔外意象”作品，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它与人生艺术化的传统相通。我们看夕阳，看秋雨，看花，赏月，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水果，都是生活中所需要的。单福是传统，双福是创新。传统与创新，也都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和朋友们反复推敲这个双福，它是对称的，形式上有平衡感。平衡给人以安稳的感觉，让人心安踏实。对称的设计，相互尊重，相互肯定，相互促进，达到充实完美。

我把双福挂在客厅墙上，正对着房门。每天出门和回家，都有双福送双福迎。相由心生景随心转，感到平安快乐幸福康宁。

我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于是把它写出来，共同分享吧。

双福迎新

□ 张来香

汁，再剥开壳，里面的肉质鲜美，那真是人间至味。我们家一直保持着大家庭的仪式感，每逢家人过生日、逢年过节，我们姐妹齐聚母亲家，母亲准会忙乎出一大桌子的菜，我们都恨不得自己多生几个胃。母亲的厨艺总能满足我们的味蕾，买了食材回来，没有食谱，没有步骤，母亲却像精心写一篇文章那样，烧制的每一道菜肴的每一个起承转合都是一

气呵成，那种有滋有味的笃定，让我觉得生活美好迷人。

马兰人的饮食包容了大江南北的美味，它的融合更甚于民族文化的融合。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无论籍贯南北，只要是马兰人，总能做出几道特色菜。流连在马兰人餐桌上是人间烟火，是幸福的滋味。此刻，我忽然生出了一种归隐之心，这样偏僻的矿区，不适合创业，却适合终老。安逸

的矿区，优美的情人路，热闹的滨河广场，每天在菜市场上逛逛，回家认认真真地烧制每道菜肴，这样的生活幸福指数高。



我的家庭是一个七口之家。我是家中的老小，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爸爸、妈妈和五个孩子组成了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如今，亲爱的爸爸、妈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父母昔日的谆谆教诲犹在耳边，他们身体力行的种种善行犹在眼前。

我的家是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型的家庭。不苟言笑的爸爸是一位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的父亲。他要求我们“学习要勤奋，工作要认真，生活要节俭”。爸爸一生要强，他常说：“宁可身受苦，也不让脸受苦”。而慈祥善良的妈妈则常常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诫孩子们“靠人不如靠自己”，做人要“自尊自强”，必须“要用自己所学的本领立足社会”。生活中要“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父母是这样要求我们的，他们自己也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1943年，父亲兰培珍和母亲贺素秋通过亲戚的介绍相识并组建了家庭。

父亲的求学之路异常艰辛。三岁时就没了爸爸，家中只有他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父亲能读书上进，顶立门户。由于家境贫寒，父亲的学业屡次中断，但这并不能熄灭他心中对知识的强烈渴望。1953年，已经有两个孩子的父亲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考入了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在那里，他埋头苦读了四年。1957年，大学毕业的父亲主动要求到山西，决心用所学的知识为自己的家乡做点贡

家

风

□ 兰小川

献。之后的几十年，他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先后在西山矿务局的白家庄矿、西铭矿、官地矿工作。几十年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工作在西山矿务局。他生前获得了“矿标兵”、“矿劳模”、“模范共产党员”、“太原市劳动模范”等许许多多的荣誉称号，为矿山的繁荣和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成为官地矿人尽皆知、有口皆碑的“兰工”（父亲曾任矿上的总工程师）。赢得了矿工师傅们的高度赞誉。

我的母亲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子女们树立了一个“自尊自爱，自立自强”的榜样。母亲生活在山西崞阳的一个封建大家庭，从小向往知识。可就在她读小学的时候，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日本鬼子的枪炮声打断了母亲的求学梦。但要强的母亲一直向往着读书识字，自食其力的生活。解放后，为了提高妇女的社

会地位和文化水平，政府在学校里办起了妇女识字班。母亲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希望多掌握一些文化知识，以后能够自食其力。此时母亲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妈了，但她克服家中各种繁杂琐事带来的牵绊，不论刮风下雨每天都坚持去夜校学习。年底被评选为学习模范，并担任扫盲班的老师。

1957年，父亲大学毕业后赴山西太原西山矿务局工作。母亲独自一人领着我们五个孩子在北京生活。此时，家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孩子们有的上中学、有的上小学、有的上幼儿园，一家大小的吃穿用就够母亲忙碌的，但要强的母亲不甘心一辈子只做一个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她把孩子们安排妥当后，自己搬着家里的缝纫机加入到缝纫厂紧张的工作中去。她对这种紧张而忙碌的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非常热爱。她觉得只有自己能为社会做一些贡献，才活得有价值。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之下，我们几个子女在学习和工作上都非常自律。在江苏省扬州市化工局担任财务科长的大姐，对待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如今已经年逾七十，仍然工作在财务战线。哥哥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虽说没有子承父业，但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后一直在教育战线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如今是上海财大的博士生导师，他对待教学工作如父母一般认真敬业，在学校受到学生们的普遍好评，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

公司负责自备车租车费的对账和结算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以往漏结错结的费用，我逐项予以纠正，纠错金额高达600多万元，受到公司领导的好评。

父亲是一位对待工作非常认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担任官地矿总工程师时，主持设计和建设了多项优质工程。父亲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出晚归。在他的日历上从不曾有星期日。逢年过节，往往是在加班、值班中度过。为了及时准确地掌握井下的生产情况，爸爸一个月有一多半的时间深入在井下。为人憨厚善良的父亲在单位总是见困难就上，见好处就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对较低。“涨工资”对人们来说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那时，“涨工资”不是普调，而是有指标限制。于是父亲常常把原本属于他的“涨工资”的指标让给别人。就这样，73元的月工资他挣了近20年。

我的妈妈是一位勤劳善良的贤内助。几十年如一日，辛勤劳作，难得安闲。母亲总是心疼父亲日日早出晚归的很是劳苦，因此她从不让父亲为家务事分心。父亲在单位夜以继日、劳精费神的很是辛苦，但回到家中享受的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高规格待遇。以致于许多邻居家的男主人都非常羡慕父亲在家中的待遇。在我的印象中，家中记载父亲各种荣誉称号的奖状多得数不清。而那一沓沓红色的荣誉证书和奖状就是父亲对妻子默默

支持的回报。

父亲由于常年超负荷的工作，积劳成疾。1983年2月的一天，父亲在单位突发脑溢血，一病不起。当时，矿上决定为爸爸安排陪侍人，并征求父母还有什么要求。有人为父母出主意说让母亲以陪侍人的身份来照顾父亲，这样就可以有一份收入。但爸爸妈妈不同意这样做。爸爸说：“我病倒已经不能为矿上工作了，怎么能再动这些脑筋占国家的便宜呢？”而母亲无疑与父亲的想法高度统一。父母高贵的人品是如此地般配。

父亲病倒后生活不能自理。遭此打击，母亲又一次以她的坚强和乐观挑起生活的重担，迎接命运的考验。为了不影响儿女的工作，母亲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重任。在以后二十多年的岁月中，母亲与父亲相依相伴，给予父亲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周到细致的服侍以及心理上的鼓励和慰藉。

母亲总是开导家人要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坎坷与挫折。母亲常对我们说：“高高兴兴是一天，愁眉苦脸也是一天，我们为什么不高高兴兴地度过这一天呢？”那些年，母亲搀扶着父亲锻炼的身影成为河龙湾朝北街一道美丽的风景。母亲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相夫教子，成为街坊四邻有口皆碑的贤妻良母。

父亲和母亲一生生活俭朴，乐善好施。总是与人为善，乐于助人。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左邻右舍装修房子的逐渐多了起

来。我们提出想帮父母把住房稍微装修一下，以便他们住得舒适一些。但此建议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因而，直到二老离世，他们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从来没有装修过。每念及此，我仍不免内心酸楚。父母虽然自己生活极其俭朴，但是对需要帮助的人却往往慷慨解囊，热情帮助。

1996年8月4日，西山矿务局遭遇了一场特大洪灾。父母在电视上目睹了这次洪灾给矿区造成的巨大损失。此时父亲已经卧病在床十多年了，但灾情仍然使两位老人牵肠挂肚。当七十多岁的母亲乘坐公交车将800元钱送到官地矿救灾办公室时，工作人员被两位老人的爱心感动了。他们提出要来家中采访，但被妈妈婉言谢绝了。妈妈说：“我们虽说没有很多的钱，但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希望能对受灾的矿工们有点帮助。”

2008年5月12日，母亲从电视上得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当时电视上每天都在直播灾区的情况，妈妈看电视直播时经常为灾区的同胞揪心落泪。两天后，八十多岁的母亲亲自将捐款送到了居委会。这也是母亲生前最后一次表达自己对同胞的一份爱心。仅仅一个月后，妈妈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慈祥善良的母亲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针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姊妹五个都是穿着妈妈做的衣服和鞋子长大的。1965年，妈妈领着我们从北京搬来山西太原与父亲团聚。那时我们家在西山矿务局官地矿12

楼18号居住。这是一个楼上知名度最高的门牌号。热心的妈妈用她那双灵巧的手为楼上邻居们制作过数不清的衣服，而且从来分文不取。那时家家孩子多，许多人家快过年了，孩子们的新衣服还没着落呢。记忆中，每到过年过节都是妈妈格外忙碌的时候。为了帮楼上邻居们赶做新衣服，母亲常常忙到深夜。有时我们心疼母亲太辛苦，不免发牢骚“妈，您这是何苦呢？咱又不挣他们一分钱，天天起五更睡半夜的。”每当这时，母亲总是笑着说“谁都有为难的时候，妈有这手艺，能帮就帮帮人家。妈少睡会儿，他们孩子过年就有新衣服穿了，娃娃们都眼巴巴地盼着这身新衣服呢。”

在父母的影响下，我们几个孩子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总愿伸出援手。还记得那时每到春节，腹有诗书的哥哥总是忙着帮左邻右舍编写春联，我和姐姐们则在妈妈的指导下帮着邻居们剪窗花、蒸花馍。于是，一张张喜气盈盈的红窗花、一身身漂亮得体的新衣服、一幅幅飘着墨香的迎春联由12楼18号诞生了。邻居们对我们这一家人充满友善与

尊重。他们说“兰工”家的大人孩子都心善。

由于从小耳濡目染，我的孩子养成了尊敬师长，认真学习，乐于助人，积极乐观的良好学习和生活习惯。

从儿子同学家长的口中我得知，中考前夕，儿子的任课老师由于工作劳累病倒了。此时，同学们都忙于备战中考，无暇顾及生病的老师。儿子得知老师生病之后，买了水果，主动邀请几个同学一起去家中看望生病的老师。事后老师见到我，感叹道“你家儿子是个有良心的好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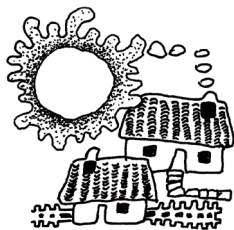
孩子中考那年，体育成绩占中考总成绩的30分。一些有“关系”的学生家长利用手中的特权，使自己的孩子轻而易举就拿到了满分30分。儿子苦练数日，最终体育考了29分。我内心很难过，担心孩子的心情会受影响。没想到，此时儿子却说“妈，没事儿，差的那一分我会用文化课考试成绩赶超的。”听了儿子的话，我感到很欣慰。最终，儿子取得了中考634分的好成绩。

2011年，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浙江工业大学。就读大学后，每年寒暑假回家他都会去

看望小学和中学的老师。老师们对这个话语不多，尊敬师长，彬彬有礼的学生很是喜欢。

时光如梭，不知不觉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如今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硕士毕业。我相信有优良家风的传承、加之积极乐观的心态，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遇到挫折与坎坷，他也一定会勇敢面对的。

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曾说过“其实家教并不难，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你就努力成为什么样的人。”对此我十分认同。爸爸妈妈就是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在引导我们做人。父母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家教。生活在这个和谐的大家庭，几十年的耳濡目染，我们的言行举止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家庭的烙印，我们永远记得自己是“兰工”家的孩子。



周永胜小说、诗歌获奖

简

8月15~17日，网络媒体作家新干线在山西运城垣曲举办了全国小说、散文、诗歌大赛颁奖活动。集团公司西曲矿选煤厂周永胜创作的小说《释放》获最佳小说奖，诗歌《土生土长的佛》获三等奖。本次大赛收到参赛作品一千多篇（首），参赛者上至70多岁的老作者，下到20多岁的青年，非常广泛。最终共评选出70多篇（首）获奖作品。

（洪科）

讯

读书札记 (三)

□ 潘洪科

本色

——范立光《走过岁月》序

2018年夏至刚过，我正在忙“纪念建党九十七周年‘红歌嘹亮’职工合唱比赛”和筹备“七一”表彰会的时候，收到文友加诗人范立光兄发来的微信，意思是说记得上次去我那里，说起文友们出书的事儿，他想把自己多年发表的文稿和贴在博客里的诗文进行整理，凑成一本书，让我给写个序。

看过微信，没有立即回复。说实话，实在是太忙，抽不出身来。因为，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单位、家里一应事情，再加上自己还从事创作，已经深感时间的紧张与不够用，没有清闲、静心的时候。

和立光的交往，要追溯到三十年前，当时我还没有成家，刚二十出头，从矿上借调到局里编辑建局三十周年纪念刊物。当时借调到局里的还有立光兄。那时，立光就是有名的诗人了！他和刘继来、皇甫琪，还有后来借调和调到省里的明祥等已是西山

文坛的中间力量和领军人物。当时局里出刊的报纸和《矿工文艺》上，经常能读到他的作品。

立光兄早期的一些作品，大多是反映矿山生活的，这与他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有关。如早期发表在《太原文艺》上的《矿灯》：

煤静静地躺在沉沉的山底，
像种子深埋在酣睡的土地，
它在等待矿灯深情的一瞥，
那时将焕发出生命的热力。

挖煤人也有煤的性格，
他常把火热的感情埋藏在心里，
发灯的姑娘啊，你可曾知道，
哪盏灯才能照见他心头的秘密？

又如《五一前夜》：

初夏的夜晚散发着淡淡的草香，
朦胧的月色笼罩着十里煤矿，
那屋里的灯火已经熄灭了，
是谁正把门儿急促地叩响？
……

还有发表在《热土》上的小说《雪落煤山静无声》等，都

是写他对煤矿生活的观察、感悟和体验。因为他太了解这片土地了！他对矿山、矿工的体验是入心的，这里有他青春的脚步和汗水，也有他的梦想、叹息、追悔和希望，是一种心歌。立光兄一路走来，走到了今天，直至退休。他始终没有离开矿山，他用手中的笔，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就有了他这部《走过岁月》的思想和分量。

立光的这部书稿是他一生创作和人生阅历、情感与文学的畅叙与总结。用他自己的话说，“通过此书，给自己及家人留下一点自己走过的岁月痕迹。”这是从他发来的书目和邮件附言中了解的。

在“七一”活动筹备的间隙，我给立光兄回复微信，问他：

“可否联系过他人？我较忙碌一些，要是没有，只好我了，但也得过些日子了！立光兄马上回复：“考虑你合适，没有联系其他人，时间不急，就由你写。”

一周后，我把自己的邮箱地址发了过去。晚上便收到了立光兄发来的书样目录和初排小样。忙过“七一”后，回到办公室，

我打开电脑，看到了立光兄发来的邮件和书稿内容，我下载了下来，放到了桌面，便于随时细读。

立光在邮件的附言中说：就势给你发去《走过岁月》的初稿，你有时间浏览更好，没时间可只看看目录、第一篇《煤缘与诗情》和最后一篇《我对自己博客的回顾与展望》即可。邮件在办公室电脑桌面存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抽空打开过三次，也只是看了下目录，便因其它事情放下了。一段时期以来，看完《煤缘与诗情》竟成了我日常排在生活中的首要事情。

一有时间，我就打开立光兄发来的目录，对照初排书稿的内容，进行品爵和细读。立光兄的《走过岁月》分为六辑，是按照时间、经历编辑的，分为《矿山记忆》、《心系亲情》、《一路风景》、《古交风情》、《世情感悟》、《古诗词学习札记》。我重点看了《煤缘与诗情》，印象该文早年曾发表于杂志上，我因诸方面的原因没有看完。据看过该文的一位前辈和我说，该文写得非常好，堪称立光的一篇力作。

2018年夏季的雨水非常充沛，刚进入七月，太原的雨季就提前到了。自七月第一周的下半周开始下起，直到过了二十，时断时续，就没有停过；有时暴雨如注，有时一会儿就出了太阳。有时会下一天一夜，倾盆大雨，把你阻在路上。有时电闪雷鸣，半天下过三场，仍没有一点停

的意向。我是在雨中看完《煤缘与诗情》的，我被立光的诗情所感动着，更为他对矿山的情感所动情。立光是1966年8月来到太原的，他的故乡在南方，他没有想到三年后命运安排他到了煤矿，并就此与煤矿结缘，一生再没有离开煤矿。在煤矿工作的环境中，他目睹了矿工的艰苦与付出，和煤矿工人的朴实、厚道与担当，特别是70年那个寒冷夜晚“董师傅”的死，和“董师傅”妻子凄厉的哭声，多少年了，始终在他的耳边回响……“十天，董师傅的老伴伴着董师傅的棺木一起回河北老家了。她说几十年跟老董担惊受怕，想着会有这一天，怕着会有这一天，现在，她可以松心了……”立光把她送上矿区的大路，望着卡车远去，望着一个坚强的矿工和他更坚强的妻子的故事结尾，心里沉甸甸的，他体会到了一块普通的煤的分量……

这是一个诗人的彻悟和思想，也是一首矿工史诗的绝唱！是泣血的呵，也只有立光，才能写出这矿山的诗行。因为他知道，“董师傅就这么走了，大家不再说些什么，知道工作还要照旧干下去……”

那盏矿灯再也不亮了
铁青的大山又一次扭过了头
不忍心听一群男子汉动情的哭泣

——引自《矿山祭》

几年后，立光兄离开了井下，离开那天，他曾在离坑口不远的山沟里，寻找过惜日同伴的墓地，这是一位河南籍的学生，在一次本不该发生的井下放炮事故中死去，那年才二十六岁。他的坟堆上长满荒草，像他活着时一样不引人注目。立光站在那里，心静如水，再也翻不起当年生离死别的波澜。但那时的劳动场景、彼此的容音笑貌，像梦境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写下了：

你诉着你煤层般寂寞的故事
我看着你闪动的眼睛
像掌子里的矿灯……

——《给友人》

立光说，他们这代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经历过那段独特岁月的痛苦。然而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因此让人生在井下得到了磨练。1985年底，立光离开了前山。在告别的日子，他心绪沉重，感慨万千。“因为这方山水，它让我带走的是人生的厚重体验、复杂情感，而留下的则是宝贵的青春岁月！”他来到了古交，直到退休……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淡忘了许多往事，但最让他难以忘怀的，仍是当年井下那段历史与记忆……

是的，那记忆是入心的。对于立光来说，永远也不会忘记。因为它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里。

立光的语言很平静，他用手中的笔，在记录下自己情感的同时，留下了自己走过的足迹。一

路走来，立光在从事创作的同时，他还喜好摄影，游览大好河山，写出了《云顶山风光》《五台山游记》《走近溪口》《姑苏人家》《磧口古韵》《十月，我的江南行》等。立光对古交同样也倾注了情感，他写出了《说说古交的小吃》《古交的早晨》《好人板脑》《春到古交》《古交夜景》等，均收在了书中，可见诗人生活的充实和对现实生活的爱。

——在品读书稿的过程中，恰逢世人关注的第21届世界杯在俄罗斯举行，在熬夜看球的同时，我想到了立光的书与足球，感觉“足球就像人生。你整场比赛看起来，可能一个球没进，但为什么大伙还在那跑，在那踢？是为了观众喝彩！进不进球无所谓，是个过程。”

我想，这也是立光出这本书的初衷。

也是他为人、为文之思想本色。

2018.7.26 于西山

读《没眼人》

2018年7月8日，周日。我利用周末双休两天时间，看完了亚妮28万字的纪实作品《没眼人》。全书以细腻、真挚、朴实的文笔，写了太行山深处（左权）的一支盲人流浪演出队的苦难、传奇与乐观的人生与生活。是一部厚重的太行山区淹没的历史画卷，展现在书中“杭州女人”——亚妮的情感世界与笔下。特别是书中后半部分主人公喇叭

·七色花· 2018.4

与旺香的爱情，与屎蛋的预言和肉三的死，让人唏嘘和长叹！还有光明和桃花的泼辣与真爱，与“狼崽”疯娘的命运和死，成为太行山里的一段大爱传说与诗史，留在了岁月的风里……诠释了“没眼了，天就亮了”的深刻涵义。

我理解了《没眼人》——山里人所揭示的“没有欲望和遮掩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能坦然活着和死去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的真谛。

2018-7-8

由《故乡》想到的

——读卢辉的诗歌《故乡》

卢辉的《故乡》发表在《太山国学》2017年12月15日（总第28期）上。全诗短短十二行，读后让人震撼和回想。诗的开始首句：“一个人说故乡 / 是否奢侈”用疑问的方式，“一群人喊故乡是否荒凉”提出；紧接着“我看见一株株麦子 / 扛着太阳”。这是第一自然段，写出了“故乡”的广阔与苍凉！麦子扛着太阳的广阔，在诗人的意念里，那种力度和博大，让人震撼和充满联想。这就是诗的力度和语言，也是好诗歌的体现。

第二段用“麦杆是直的 / 心是空的 / 天长日久 / 麦粒 / 也饿”，写出了诗人的思想与思乡之情。麦杆当然是直的，在常人看来，“心是空的”是诗人的发现；时间久了，特别是离开故乡久了的游子，心都空了，化作一

根根“思乡”的长线！“天长日久 / 麦粒 / 也饿”就可以理解了。

最后一段就两句：“饿了，割断头 / 渴了，叫故乡”全诗结束。整首诗可谓是借一株株麦子的形象，用极精短、压缩的语言，写出了诗人借麦子蕴育的情怀和思想，让人回味。

2018-1-26 下午

读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

人的一生都很累，这是莫言小说《生死疲劳》给我的印象。利用年关的短期空闲，挤时间看完了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在早些时，曾经看过莫言的中篇《我的高密》，应该说，《我的高密》是一篇回忆性散文，是写莫言的童年生活和记忆，以及他对故乡高密东北乡这块黑土地的情感和眷恋，是入心的。特别是有一年，当上小学一年级的他春节帮母亲到镇上卖白菜，为了泄愤和报复，有意多算并多收取买菜妇人一毛钱的事，和母亲知道后的内疚、责备和叹息，到最后重又返回镇上大集退还人家的经历，对莫言的影响很大。《生死疲劳》写了西门家族西门闹在那个特定时期的人生苦难经历和奋斗过程，与内心的作为人的对生活的挚爱。在他有限的一生中的胸怀、抱负、坦荡、屈辱与辛酸。西门闹在生死疲劳中走完了一生，特别是他的死，更彰显了他坦荡的大爱。也正是我们世人生活的写照。

2017-2-12 晨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竟是那般的容易满足和喜悦。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接连偶遇昔日的老邻居和发小，自己不由心生几番感慨。

那天早上，太原地区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雪虽下的不大，但路面街边，树木草丛也是结冰挂凌，银白剔透，让人目爽神清。由于矿区大范围路面改造施工，去单位上班只有徒步前往。

迎着还不时洒落的雪花，路上的车鸣和行人的嘈杂并不影响有心人倾听咔嚓咔嚓的踏雪声。特别是走过那些还没有人踏足的积雪时，雪和鞋底亲密接触的一刹那间发出的声音，似乎全身都能够感受到雪的醇净寒凉，同时把鞋底的泥灰悄然带去，厚重的冬鞋也觉得轻了许多，漫长的路程都不觉得远了。

“行路难，路难行，路终在脚下；性本善，善本性，乃不忘初心。”踏雪独行，竟然生出这等想法，不想不想，欣赏雪景才是！

行至一处，忽然耳边传来熟悉却来自记忆深处的声音：“好的，好的，刘老师，就按照你的意思，重新改写教案，那今天还得辛苦你加班啊。”我无意听取路人通话，可那声音分明是久违的熟悉和亲切。快走几步，我回头转望，脱口而出：“啊，陈姐，真的没听错，呵呵。”果然是十几年没见，长我几岁的老邻居、老街坊陈姐。

短暂的偶遇，却让数年前的生活画面瞬间铺满了整个脑海。

过去住平房大杂院，邻居街坊进出来往，工作生活就像个大

家庭。夏天家家院落乘凉，端碗闲聊，冬日蜗居某家，取暖嬉戏。之所以对陈姐印象深刻，因为在学习中遇到难题时候，常常求教

旅居琼海

□马小君

于好学上进的陈姐。陈姐会很耐心并做出十分严厉的模样给我讲解，反复提醒我，做数学题，一定要举一反三。还有就是不管寒暑假，我们一帮一伙儿在尽情疯耍，而陈姐仍旧晨读夜学的情形让我很是难忘。

轻盈的雪花，短暂的偶遇。寒冷的清晨，心却一阵暖似一阵。

如果说和陈姐的偶遇是对平房大院生活的无限怀恋，那和发小的偶遇而是唤起了对童年生活诸多细节的美好回忆。

那天我走过一条马路时候，身边驶过的轿车车窗里忽然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循声回头，我也脱口而出：“老虎！多年不见了，小伙伴都变老了，岁月无情啊。”

发小的名字叫做老虎。记得小时候，我就很好奇，他的爸妈真会起名字。他的人就像名字一样，长得虎头虎脑，嘴的牙齿两边长着白白的小虎牙，脸的两侧还有两个小酒窝，真是既可爱又好看。记忆里，老虎总是那般活泼好动，虎虎生风。几个小伙伴、同学在操场玩耍时候，老虎总是跑在最前面，感觉有着使不完的力气。老虎胆子还特别大，我们几个小伙伴上山打酸枣、跳山坡、看到坟莹或偏僻的地方；冬天打冰（下雪后，北方儿童坐在一个

木制的、底座上安装有轴承滑轮，上面钉几块木头板子进行滑雪的游戏）等玩耍的时候，我总有些胆怯，这时候老虎就会像一名将士一样冲在前面，让我觉得和这样的伙伴在一起地玩耍十分安全和高兴，有这样的朋友真是一种幸福。

对于老虎的记忆还有一件事，和书有关。当时上初一，在同学之间传阅的一本书不知怎么被传丢了。当时正好是老虎答应说看完让我看的。也许是太想看那本书了，就没有顾忌老虎的感受，我那时很生老虎的气。现在想来，因为一本书咎责于一个好朋友，真是自己过于苛刻了。好书固然令人爱之，但是因为一本书让一份美好的友情和好朋友受到误解和挫伤，岂不是莫大的缺憾。良师益友和发小同窗之情更是人生当中的一本好书，每每想起，我总汗颜自责。

弹指间，由于工作生活的缘故，不论是老街坊还是发小，能够见面的次数和机会少之又少了。岁月一刀又一刀，刀刀催人老。芳华已去，江湖笑傲！

又是年末岁首时，短暂的两次偶遇，却给我连绵的感触。偶遇是意外的久违，偶遇是久违的惊喜；偶遇是雪中的熟悉声音，偶遇是路边的擦车而过；偶遇是对过去的无穷回忆，偶遇也是对人生的彻骨思考！



走马东京揽古胜 (外三章)

□张杰

前年回老家，返程时提前一天到开封坐车，这就有了一天的空余时间，我带着爱人便开始了东京揽胜一日游。开封简称汴，古称东京、汴京，曾为八朝古都。开封揽古不可回避的首先是龙亭，因为在仅存的古建筑中唯有龙亭最能代表当时的皇家地位和八朝古都的历史厚重。小时候，从大人们嘴里听到关于龙亭的传说就太多了，在我的印象里龙亭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皇家建筑群，是皇帝上朝理政和居住的地方，像北京的故宫。在去龙亭的一路上，道两边不时就有仿古建筑映入眼帘，古代北宋的色彩也更浓了一些，让人渐入佳境。听说，为了保护这些古建筑，开封市政府在城市建设规划上严格规定，古建筑附近不允许大兴土木建造高楼大厦，城市扩张都在外线。因此，开封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的都城。现在的龙亭与周围的其他建筑及景区早被一并管理了，叫龙亭公园。进入公园便是一条直直的通道，直达雄伟壮观的龙亭。道两边摆满品种不同、颜色鲜亮多彩的菊花。十月份正值“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各种菊花色彩斑斓，有立菊、小立菊、塔菊、艺菊、悬崖菊、多头菊、独头菊、案头菊、龙爪菊等等，姿态各异，娇媚无比，光彩夺目。一阵风过，一株株菊花犹如一群美丽的仙女迎风翩翩起舞，奇姿异彩，花香袭人，好一番醉意。其实，开封种植菊花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600

多年前的南北朝。到唐代就初具规模。有唐代诗人刘禹锡赞美开封菊花“家家菊尽黄，梁园独如霜”的诗句佐证。据记载，至北宋，开封菊花更闻名遐迩。每逢重阳佳节，不仅民间有花市赛菊活动，宫廷更有养菊、插菊花枝、挂菊花灯、饮菊花酒，甚至还开“菊花花会”之举。明清时代开封养菊、赏菊之风更盛，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来到开封禹王台赏菊时，就留下了“枫叶梧青落，霜花菊白堆”的著名诗句。据了解，“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期间，展出的菊花品种就有一百多种，全城摆放的菊花有数百万盆。

走到龙亭下面，只能举首仰望。龙亭非亭，其实是一座建在13米高的巨大青砖台基之上的殿堂，距地面有36丈高，到达殿堂之上要攀爬72级台阶。大殿为木结构，坐北朝南，四周有石栏围护，很是壮观。电影《少林寺》中，王仁则听到李世民已占领开封，策马返回时已见李世民站在高高的大殿之上。这个镜头就是在开封龙亭拍摄的。然而，与八朝古都的历史相比，今天的龙亭似乎又显得孤独而无助，周围没有任何古建筑与其相连相辅，不免会给人一种悲凉或凄惨，正如开封厚重的历史一样，耐人寻味，浮想联翩。开封的古建筑遭到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北京故宫就是仿造开封皇家建筑的结果。据说，当时为了建造故宫，开封的一些皇家宫殿被拆运了不少，至今皇家建筑已所剩无几了。

下了龙亭原路返回，这时我才开始留意笔直的大道两旁，东西对峙的是微波连连湖水，东为潘家湖，西为杨家湖。所谓潘家湖是指大奸臣潘仁美，杨家湖是指保国忠良杨家。据说，潘家湖一年四季湖水浑浊，而杨家湖则水清见底，这个说法在百姓中间传得神乎其神。考古人员在湖底曾挖到皇家古建筑群，也由此说，湖水下因黄河泛滥只少淹埋过两代王朝。

清明上河园是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仿宋文化实景公园，园内主要建筑有城门楼、虹桥、街景、店铺、河道、码头、船坊等，无论是市井文化、民俗风情、或是皇家园林，无不再现着古都汴京的繁华景象。园内的主要景点有拂云阁、宣和殿、趣园、官驿、牌坊汴河、张择端纪念馆、主题广场、东京食街、东京码头、情系东京、民俗街、十千脚店、东大门等。园内的工作人员全部着宋朝古服，走进园内仿佛就超越历史隧道置身于北宋朝代。每天上午九时，东大门马队分列，铜锣开道，盘鼓造势，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一班人马护卫着包公，向各位游客抱拳施礼，热诚致意。东大门外就是民俗街，各种店铺琳琅满目，店铺打出来的酒幌、茶幌、食幌随风飘动。“武大郎炊饼店”里潘金莲与武大有说有笑，好不快意，掏上十块钱潘金莲还能跟你合影留念，够浪漫的。在园中还可欣赏到汴绣、木版年画、官瓷、茶道、纺

织、面人、糖人等手工艺术的现场表演制作，以及曲艺、杂耍、神课、博彩、驯鸟、斗鸡、斗狗等民俗风情表演。最有看点的还得说是沙场练兵，练兵台上一声令下，装扮辽兵和宋军的两队人马在场上人喊马嘶，刀枪剑戟杀得不可开交，无论是演员的装饰或是骑术武艺都堪称一流，足以再现当年两军血性厮杀的惨烈场面，确实好看。其实，这里每天都定时表演杨志卖刀、燕青打擂、林冲怒打高衙内、梁山好汉劫囚车及宋式民俗婚礼、编钟乐舞、马术、气功绝活等20余个，晚间大型晚会《东京梦华魂》，能让你切身感受一番古人的生活习俗。我领着爱人走进一个宋式农家小院，这

里的景象让我驻足凝望了许久，低矮茅草屋，半掩的柴门以及窗户下方的灶台炊具，仿佛都那么熟悉而又久远。

来到天波杨府已是下午5点多钟了，这里就是北宋抗辽民族英雄杨业的府邸。天波杨府主要建筑由东、西、中三个院落组成。中院是杨府官邸部分，有大门、照壁、钟楼、过厅、天波楼、配殿、后殿，殿内有杨家众将的蜡像。这个当年文官落轿，武官下马的杨家府邸，至今依然能使人肃然起敬，邸内的建筑及陈设也让人浮想联翩。在我看来，杨家府邸并不算大，各种建筑也说不上有多壮观，绝大多数是后人仿造的，但天波府的历史神韵和民族英雄气节还生生不息。天波

府的东院演兵场，是杨家将操兵练武的场所。和清明上河园一样，这里每天都在上演杨七郎打擂、金沙滩之战等精彩打斗片段。据历史资料，杨业（杨继业）、山西并州太原人，有两个儿子，分别是杨延玉和杨延昭，两女，一个叫杨延琪，一个叫杨延琅。至于“七郎八虎”之说，其实为文学作品夸张和杜撰之词。

东京之旅带着诸多疑问就这样结束了，虽然是走马观花，也算是收获颇丰。至于包公祠、大相国寺、繁塔开封府、朱仙镇岳飞庙等景点只能有机会再来了。

我家有女才长成

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是上辈子的“小情人”，这话却有其中道理。我和女儿的亲情就是这样，以至于爱人经常坦言为此妒忌，每次我都是幸福地一笑了之，不敢多说，避免爱人更加失落。

老实讲，我和女儿的亲情，从她“哇哇”落地的那一刻起就一蹴而就，之后的成长过程中便是一一体现了。当初，爱人怀上女儿时，儿子才两岁，我本不打算要的，来到医院门口了，爱人舍不得这个小生命，说啥都不进去了，我劝说半天也不听，爱人对我说：“我感觉是个女孩儿，我想留下。”我想了想，儿女双全也挺好，女儿这条小命就这样保住了。

儿女出生在简陋的自建小平房里，儿子从外面回来听到有婴儿的哭声，立马机灵起来，用目光在床上扫了一遍，迅速跑去外屋拿来火炉钩子，在床底下一阵划拉，屋里的几个人都笑了。之后的几天里，儿子给这个小妹妹又是喂水又喂奶，忙得不得了。

女儿生得清秀乖巧伶俐，从小就招人喜欢。爱人给女儿缝了个镶嵌着红十字的小白帽。我说：“像个小护士，长大就当个护士吧。”女儿长大后果然阴差阳错的学了个护士专业。“小护士”很安静，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吃饱就睡，几乎不哭。

有一年闹地震，儿子送回老家了，我在自家小院里搭起个简易防震棚，天气闷热蚊虫又多，当时别说电扇了，连个手摇扇都没有，我就用嘴吹风给女儿乘凉并驱赶蚊虫。半夜下起大雨，防震棚到处漏雨，一晚上忙得我睡不着。天亮了，邻居大妈看到我的防震棚被大雨淋得不成样子，站在院里“哈哈”大笑起来。女儿两岁多时，害过一次病，上吐下泻，打了几天点滴不见好，我把医院的领导找来，换了药还是不行，我对爱人悄悄说：“孩子脱水补不起来，用了这些药不管用，我们要有思想准备了。”爱人一听就吓傻了，我心里的无奈就更不用说了。在医生的劝导下我们回家准备转院。

老乡到家里找我，听说孩子的情况后，对我说：这一段期间，害这个病的孩子很多，西药不管用，矿里有个姓冯的军医儿科很拿手，可以试试。我找到这个姓冯的军医，说明女儿的情况，开了三块钱的中药，煎好给女儿喂了两勺，过了一个小时女儿奇迹般的下地玩去了，我也从此对中药发生了兴趣，经常买一些医药方面的书籍看。

有一年，爱人带着女儿回老家，正赶上收麦子，女儿在麦地里哭闹着要找爸爸，爱人哄了半天不管用。一会儿，女儿看到远处一个穿白衬衣的人，误认为是我，就赤着小脚在麦茬子地里哭着跑过去，到跟前一看不是我，女儿在炎热的太阳下仰头大哭，爱人跑过去抱起女儿一看，发现一双小脚多处被麦茬子扎破。爱人没有工作，我一个人上班养活四口人，父母在农村还得管，日子过得很拮据，两个孩子也只能轮番往老家送。儿子到了上学前班的年龄了，就必须把女儿送走，女儿不想回老家就问我：“爸

爸，你不会把我送回老家是吧，你是逗我玩的对吧？”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女儿是不相信我要把她送回老家的，去太原的一路上她和姥姥说长道短，很开心。到了晚上，我把岳母娘和女儿送上车的一瞬间，女儿忽然明白过来，哭着挣扎着要跟我下车，岳母娘在怀里抱不住，就赶紧让我走，我透过车窗玻璃看到女儿大哭的样子，不愿意离开，岳母娘一个劲给我打手势，我狠心转过身去，已是泪流满面了。

一年后，我回老家看女儿，带了一大包孩子爱吃的东西，女儿和我多了些陌生，不敢上前跟我说话，我走过去说：“还认识爸爸吗？”女儿背着小手轻轻点点头。然后，径直走到门前的柿子树下，一伸手抓住树枝荡起秋千来。我过去套近乎说到：“你都会上树了？”女儿说：“这棵树枝低，我能上去。”二弟家是个男孩，小我女儿两岁。我把带的东西两个孩子一人一半分了，女儿看到弟弟的东西和她一样多，什么也没有说，拿起自己的一份就跑到屋里去了。第二天，女儿轻轻对我说：“爸爸，我的东西埋在麦囤里了。不然，弟弟吃完了会找

我要的，我奶奶重男轻女，不喜欢我，有好吃的都是给弟弟的多。”至今，想起这些我心里就一阵酸楚。

女儿回到我们身边上学前班了，她高兴得不得了。有一天邻居阿姨逗我女儿说：“你怎么穿这么破，妈妈不给你买新衣服吗？”我女儿理直气壮的回答：“衣服好坏不要紧，只要学习好就行了。”女儿从上小学一直到初中毕业，都是在矿上。每天回家推门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爸呢？”

如果看到我在家就不再问了，如果我没下班，就问妈妈：“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儿子和女儿都爱听我讲故事，晚上睡觉，经常是左右一边躺一个，我的故事早早被他们挖掘一空了，一个《孔雀公主》就让我连续了一百零二集，有时候困得我已语无伦次了，儿子还再瞪着眼睛问：“咋了，咋了，说清楚点。”我迷迷糊糊地说：“孔雀公主瞌睡了，孙悟空也瞌睡了，咱们快睡吧。”第二天儿子问我：“《孔雀公主》哪有一百零二集？孙悟空还给猪八戒打电话，瞎编。”女儿只笑不说话。又过了几天儿子高兴地对我说：“爸，今天的动画片里真有孙悟空给猪八戒打电话呢，你没有瞎编。”

我“哈哈”大笑起来。女儿在旁边说到：“都是瞎编。”女儿上初中的时候，说话办事就有些大姑娘的样子了，家里的饭菜不和口味了，自己就到厨房动起手来，衣服也都是自己洗。有一天对我说：“爸，我什么时候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说：“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如果你着急，我每天就去卖血去。”女儿笑着说：“如果是这样还是算了。”虽然我在和孩子幽默，但这件事却一直挂在我心上，至今放不下来。我累了喜欢躺在沙发上，女儿就会过来给我修剪指甲、修修眉毛、掏掏耳朵、谈谈心、聊聊天，我感到很幸福。女儿跟我说话有时候“没大没小”，经常称呼我“老大”，“老爹”，“杰哥。”我爱人有时候会对我说：“姑娘和你这么亲，我妒忌了。我十月怀胎，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却不跟我亲，我心里不是滋味。”我对爱人说：“我和女儿是朋友。”

去年，女儿毕业于山东潍坊护理专业学院。人也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想起她在山东上学的几年里，我因为工作忙从来没有接送过，内心就有一种亏欠，但我和女儿的亲情却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老 杨

老杨，叫杨继先，湖南怀化人，浓眉大眼一表人才，为人礼仪厚道。我来矿上班不久，一个偶然的就会就和老杨认识了，很快就成了朋友。当时，老杨所在的201队是矿上有名的高效掘进队，队长是在西山颇有名气的农民轮换工赵哲，不少人都想调到201队。后来，经老杨介绍我调到了201队，还和老杨住到一个宿舍，个人关系也就愈加密切起来。老杨很注

重老乡关系，经常去老乡家里走访。因此，我也常和老杨一起去他老乡家里玩。南方人热情好客，经常会留客人在家里吃饭，我也由此多了些对南方人的了解。南方人爱吃，也会吃。杀一只鸡，鸡毛除外，剩下的都浪费不了，就连鸡肠子也要吃掉。鸡杂在北方人眼里是不足以为菜上桌，多数人会扔掉的，可南方人做出来却蛮好吃。我曾和老杨开玩笑说：“如果有

谁小心眼儿了，那一定是鸡肠子吃多了，鸡肠小肚嘛。”南方人烧菜一般不放花椒大料，葱姜蒜足亦，关键是辣椒。我在南方人群中生活了十几年，对南方人烧菜的特点是有总结的，一是靠油大爆炒出香味，二是靠辣椒开胃口，什么花椒茴香大料都不需要，吃起来保你咪哩哈、咪哩哈的，满头大汗。南方人上桌盛菜的不一定是盘子，多用碗或小于号的盆儿，且肉食

具多，实实在在的让人吃的，很过瘾。不像一些多北方人惯用盘子凑数摆谱。跟老杨相处的几年里，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年春节，我们两个都没有回家过年，坚守工作岗位。过单身也不懂得买年货，什么也没有准备。大年初一，楼道里异常安静，我们两个醒来他看看我，我看看他，谁也不想起床，谁也不想说话，都感到心里空落落的。到了上午十点的样子，两个人才下床点燃煤油炉煮挂面，南方人不会做面食，水没开老杨就把挂面放锅里了，加上锅里水少，火跟不上，最后吃起来是黏黏糊糊、半生不熟。

窗外的鞭炮声一阵高过一阵，我们两个心里却除了失落就是无奈了，至今想起来，那个大年初一过得蛮凄惨的。

老杨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哥哥成家另过，经人介绍他也娶了一房与自己毫无感情可言的农村媳妇。后来，我见过他这位农村媳妇，跟老杨悬殊太大了，老杨无奈地说：“家里穷，没办法，凑合了”。可后来老杨离婚了，又找了一个，我见过照片确实不错。老杨离开矿山后拉起一支队伍，当了包工头，几年下来在家里盖起一栋三层小楼，日子就好过多了，大女儿去上海打工了，现在的媳妇跟老杨在外

面赚钱，老杨也多了些生活的底气。忽然，有一天老杨从南方给我打过电话来，我格外惊喜。老杨说：“通过湖南老乡几经周折才要到你的电话号码，真不容易……”老杨还和我互加了QQ好友，可我很少有时间在QQ上聊天，但老杨在我心里却是永远的好朋友，好兄长。

跟老杨相处的年月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把这种友谊当作了自己人生的财富，和老杨仅有的几张合影我也小心翼翼的珍藏着，就像珍藏一部厚重的史书。

老 马

老马为人忠厚、干事认真扎实，说话稳重靠谱，同事们都愿意和老马相处。我在煤矿工区当宣传干事的时候，老马是工区党总支干事。我二十出头，老马大我七八岁，来矿也比我早几年，既是老师傅，又如同长兄。与老马同事的两三年里，潜移默化，学了不少东西，受益匪浅。虽然都是一些日常小节，没有什么令我刻骨铭心大事情，但是，老马这个尊称却时常让想起。

老马，叫马志初，山西壶关县人，1983年来煤矿当了一名农民轮换工。老马是党员，做事小心严谨，时常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大家都说老马识途，跟着老马干不会迷失方向，所以大家都习惯尊称马志初一声：老马。在井下干活他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队领导让老马带班，老马自然更加卖力，但缺少管理经验，不会与人“红脸”，班里的工作只能算马马虎虎。矿井建成投产后，成立了工区，老马就被调到总支办当干事。老马有几个特点；一是他个头不高，面像和善，因身胖而走起路来挺胸腆肚、甩胳膊，

一派坦堂自若。二是写得一手好字，老马练字不临帖，自成一派。我出黑板报时，版面设计、插图完毕之后，文字内容就由老马毛笔书写。我和老马这一写一画配合得的确不错。有一次，我在黑板报的头版插图用宣传画技法，画了几张重叠自然的报头，报头的提字由老马临摹真报纸的字体大小，发挥了一番，乍一看就和真报纸没什么两样。尤其是画面上的“中国煤炭报”，头条标题却是工区超产超盈的内容。黑板报出来后就放在楼道里，招来不少读者。一位矿领导来工区检查工作，走到板报前就停了下来，看着看着就不自觉的用手想去试揭报纸，我在一边忍不住笑了，这位矿领导恍然大悟，笑着冲我说：“假的”？老马听说了也很高兴。三是他有节俭的好习惯。平日里老马烟酒不沾，衣着朴素，从不乱花一分钱。给我记忆深刻的一次，老马和我们在职工食堂吃饭，几个人都吃完了，他还捏着半个馒头细嚼慢咽，看上去很勉强。我说：“老马，吃不完就算了”。老马只说了一句话：“粮食一口也不能浪

费”。就是因为老马这句话，无论饭菜好不好吃，我再也没有过剩饭的毛病。我想，老马不单单是来自农村，家境也好不到哪去，困苦的生活环境往往会培育一个人的良好品质。事实上，老马生活和工作中的好习惯很多，也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一次机会，工区领导想让老马下队里当支部书记，老马担心自己干不好就没去。几年之后，老马这一批农民轮换工合同到期就被辞退了。又过了两年，国家有了政策，农民轮换工部分技术骨干，转正返矿，老马却不在其中。一次和老区长聊天，我们都为老马惋惜。在来煤矿之前，老马当过教师，干过公社的电影放映员，离开煤矿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关于老马的消息我再也没有听到过。



平淡写意情为墨

文 / 任晋渝



荆杰，1951年生，山西阳泉人，1969年参加工作于西铭矿开拓十队当工人，1979年调入西山五中任美术教师，1991年调西山工会体育馆任美术干事，1996年调西山一中任美术教师，现为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太原市美术家协会理事，省老年书画协会常务理事。

荆杰是个感性十足的人，他喜欢因情作画。他认为，一个画家作画如果连自己都没有动情，那又何以感动旁人？在他的画作里有着粗犷和豪迈，也有着纤细空灵。荆杰喜欢矿工，喜欢山水。在他的情境里，矿工与山水似乎总是处于一种水乳交融

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忘我，荆杰似乎走得很远。

真正的艺术在生活的琐碎之中

和幼时的家庭熏陶有关。荆杰的母亲是个民间艺术家，她剪纸和刺绣所采用的画面都是亲手绘制。荆杰在旁边耳濡目染，看着好看，便渐渐喜欢上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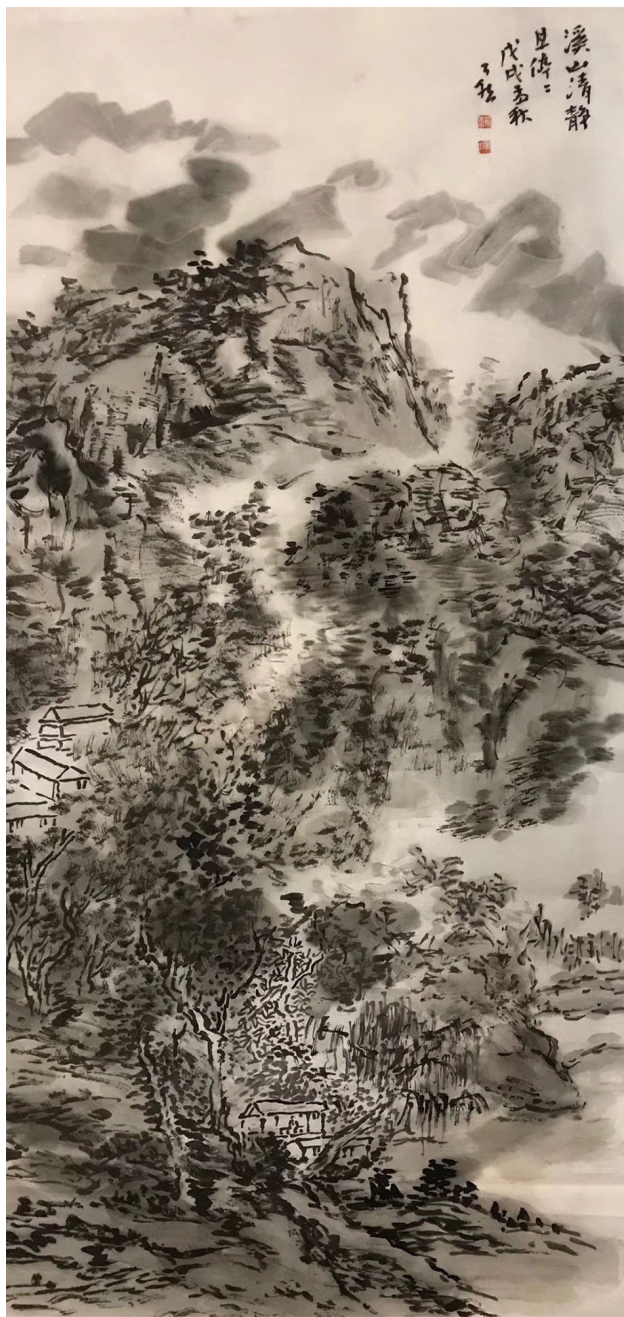


些勾勒出来的事物。荆杰的父亲是位机械工程师，因为工作的性质，常年在全国各地跑，并把荆杰带在身边，他制图，让荆杰画画，买了相关的书，让荆杰看。除此，看庙会、社火时，留在记忆深处的那些小画脸——《西游记》、《红楼梦》等戏剧人物的脸谱，过年时一定要贴的年画等，也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新奇。

小学的时候，荆杰的绘画成绩基本上都是满分。文化大革命时期，荆杰读初中，凭借出色的画功进入了学校美术组。1966年六一节，他根据摹本画了《毛主席跟世界各国朋友在一起》，引起了很大反响，同时也引起了争议，荆杰父亲是右派，有人就说荆杰成分不好，怎么能画主席像呢？这时候，荆杰不服气的性格便显露出来了，他给中国青年报写信，问，能不能画。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很慎重地给他回信说，只要能表达对主席的热爱，谁都可以画。就是这封信，让荆杰把要画下去的执念一直坚持了下来。以后，他的领域不再局限于学校黑板报那样的方寸之地，会议室、礼堂、食堂到处都留下了他的笔迹。

有许多老师给予了他各种给养

在荆杰的艺术生涯中，有许多老师给予了他各种各样的给养。譬如孤儿出身的，通过自学进入尺寸空间的，靠卖自己的画完成学业的赵丛海老师，令荆杰明白任何艰辛都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就是这位赵丛海老师，在武斗期间，推荐荆杰进入了山西



戏校跟随邹兰平老师学画。从而让荆杰真正进入艺术的大门。因为当时的环境影响，荆杰只能在邹兰平家中学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触了素描、水粉、油画、雕塑等各种艺术营养。同时邹兰平还带他去拜访那些当时被压制博物馆里的老师们，得到他们的指点，创作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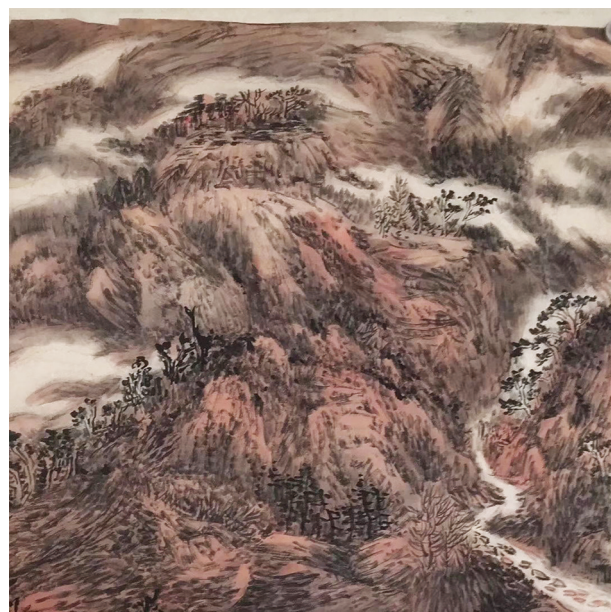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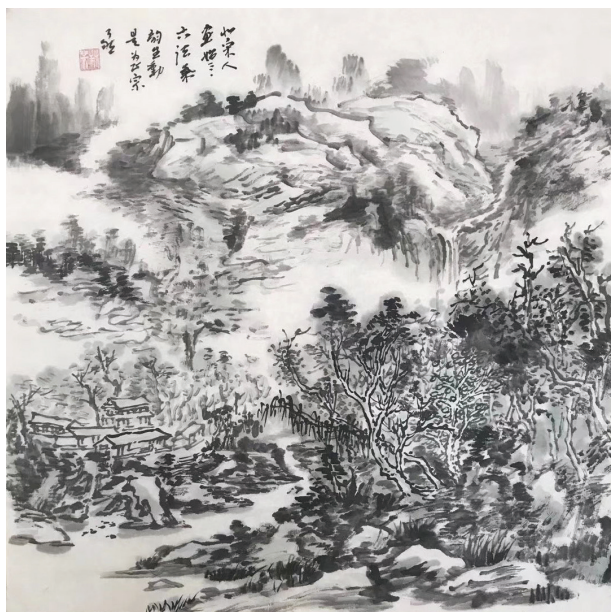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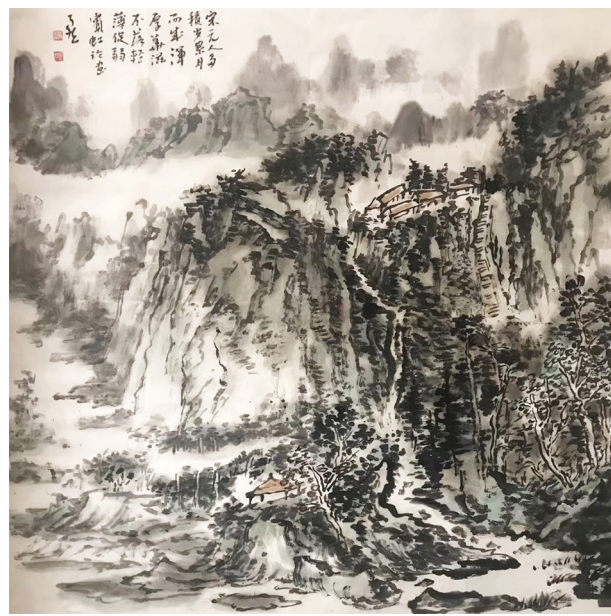
1969年的时候，煤矿招工，荆杰成为了一名两年制的合同掘进队矿工。工余仍旧专心学习绘画，很快就在队里、营里、矿务局各个地方得到了施展。1970年，如今在中国画院的李延声、中国美院的黄发榜两位老师下放到矿山，荆杰一有空就跑去向他们求教、交流。此后，荆杰又得到了刘勇、侯杰、

王暗晓、胡正、祝涛、汪伊虹等老师的指导与帮助。创作了大量以矿工生活或工作为素材的头像速写、漫画。1979年，荆杰调入了西山五中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81年又进修太原教育学院，得到了更多老师的指导，特别是胡章涛、陈敏西、马杰生等老师的言传身教。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间，荆杰走了很多地方，获得了大量的绘画元素。譬如永乐宫的三清殿，刚一入荆杰的视野，那波澜壮阔、扑面而来的震撼力就吸引了他，令他久久不能释怀。走得地方多了，荆杰对山水的认识就有了越来越深的感悟。从1992年开始，他潜心于黄秋园、黄宾鸿等大师，在画家吴光明的指导下对中国画进行系统的学习，真正进入了中国画的创作与研究。

注重情感交融的绘画理念

现在，在人物画创作中，荆杰已经确立了以矿工为主题的创作方向。他对过去那段矿工生活怀有难以言表的感情。在他看来，那些下了井以后仿佛生龙活虎般精神的矿工们，说出来的话可以把自己逗笑的矿工们，那些淳朴、待人真挚的矿工们，那些一上了井就如同打了败仗的，懒散的矿工们是无可替代的。荆杰认为矿工是人与自然搏斗的最佳承载。只有在那些人难以生存的环境里才能把人本性的东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们的言谈举止，无可比拟的干劲，以及对生活的向往无疑是艺术的最好表达。



除了人物画，荆杰对山水、花鸟也有非常深的造诣。在画技及布局上，从不拘于一格，也从不重复自己，追求多种变化，多种尝试。譬如所作山水或重视章法上的虚实、繁简、疏密的统一；

用笔如作篆籀，遒劲有力，在行笔谨严处，有纵横奇峭之趣。或兴致淋漓、浑厚华滋，以积墨、泼墨、破墨、宿墨互用，使山川层层深厚，气势磅礴，惊世骇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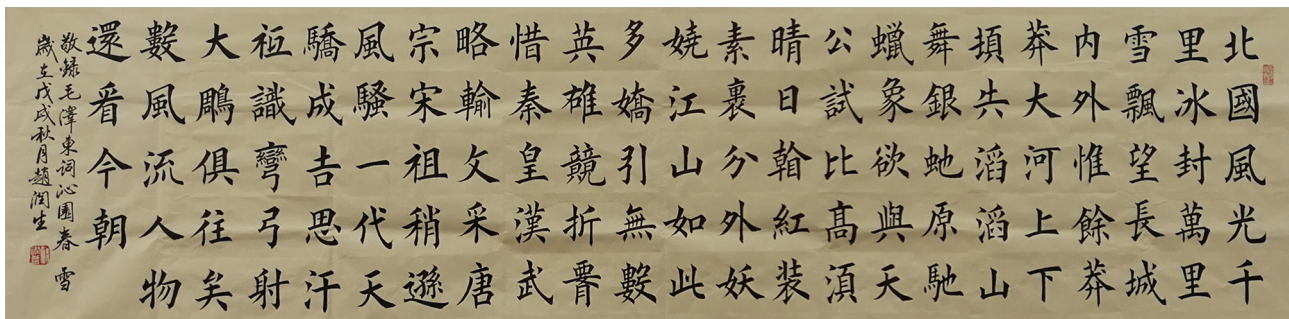
植根在矿山这片热土上

——赵润生书法艺术管窥

文 / 宋秀平



赵润生，男，1968年生，祖籍山西河曲县，从小喜爱书画艺术，1992年在山西文化艺术专修学院进修，学习美术装潢设计，后专攻书法，书法由颜真卿楷书入手，先后临习柳公权、欧阳询诸家，汉隶临曹全碑、张迁碑、泰山金刚经。近年来书法创作以楷书、隶书见长，作品多次获奖。现为中国煤矿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太原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者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昔六年九月十五日 歲在甲午仲夏於古城晉陽趙潤生書

者也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鬱鬱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子嘗求古仁人之

人之迷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靈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忝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

林语堂说：“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的心底，使我们的境界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事实”。赵润生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为靠近自己梦想的不懈努力的青年书法家。在建矿八十多年的白家庄矿，涌现出傅昌旺、张亚勤等著名人物的热土上，赵润生这个在祖国传统文化的书法园地里的耕耘者，正成为一代文化传承的佼佼者之一。

记得，大约在 10 多年前，笔者第一次认识赵润生，就是在老矿采访结束时，在矿办公楼见到一群正对着一幅书法作品入迷观赏时，被吸引住了。而人群里有人认识赵润生突然对着笔者喊了一声：“他就是赵润生”。我转身看到有个戴着高度近视镜的年轻面孔，很惊讶眼前这位这么年轻，就能写出一手风骨遒劲的好字来。从此，我们认识开始正式交往，始知其书法由颜真卿入手，先后临柳公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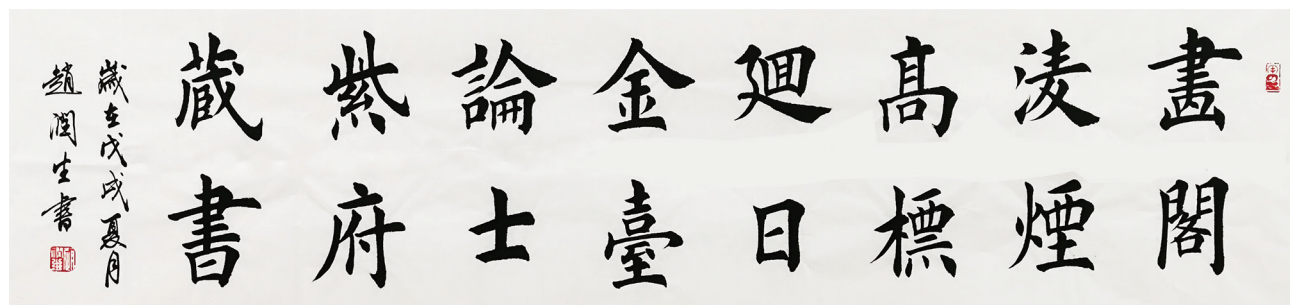
欧阳询等诸家，汉隶临曹全碑、张迁碑、泰山金刚经等诸家。特别是他的欧体字，间架开阔稳健，紧密刚劲而不局促，平稳中见险绝。欧阳修云：“善书者以真楷为难”。赵润生为何对欧体情有独钟？他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欧阳询在历史上被列为唐初“四大家”之首，被公认为“翰墨之冠”。选择欧体，看似是基础，则代表了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准之一。其情、其实、其思……由此融入了他的艺术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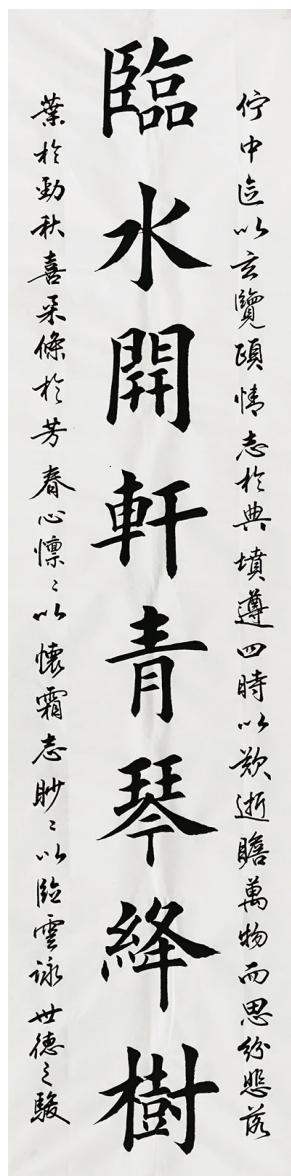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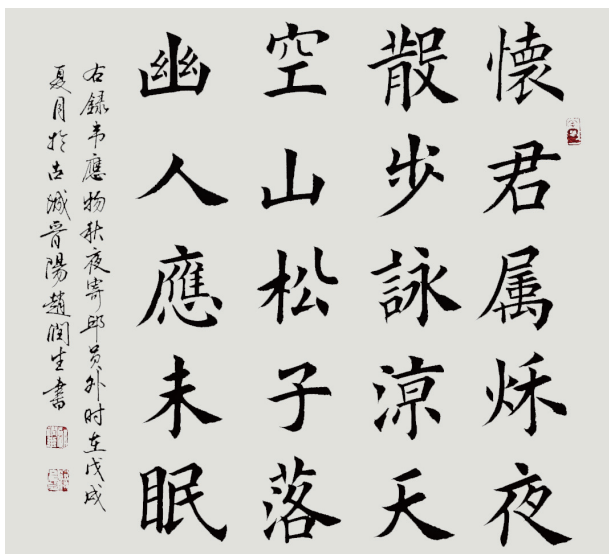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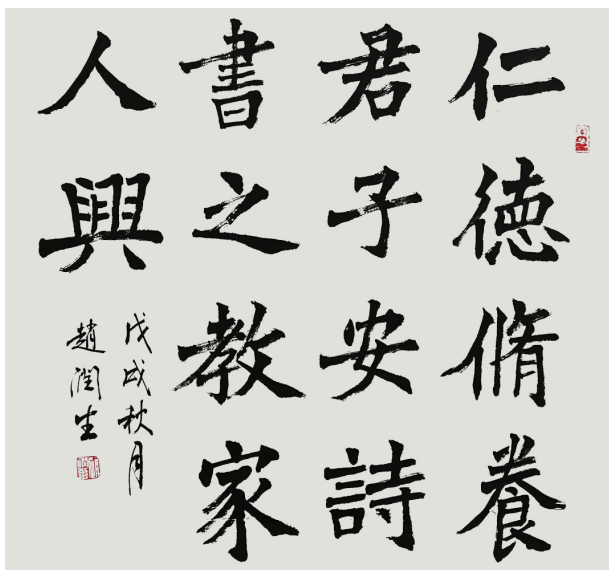
继承容易创新难。楷书因其为“楷”，一丝不苟，而灵动则难，要在一丝不苟中透出灵动则尤难。20多年来，赵润生广求良师指导，遍习善帖名碑，终于悟出了“灵动”二字的真谛。他的楷书，将“规矩”与“灵动”融合——规矩而不失灵动，灵动而不遗规矩；将“冰冷”与“豪情”嵌入——字帖冰冷而其笔下生风，一腔豪情融化冰冷。这也见证了他多年来的艺术追求。如果说行书、草书是舞蹈，以外在形式表现美的话，那么高境界的楷书就是“老生敲木鱼”，表现的是深刻的生命体。“它

是一个人学识增长、生活经历不断提升的记录，不同时期书法对于生命提升过程的记录，是一种生命状态的记录。”

宗白华在《美学与意境》一书中说：“艺术要刊落一切表皮，呈显物的晶莹真境。”杜甫言诗的最高境界时说：“要做到精微穿溟滓，飞动霹雳。”对这些诗书粹语，赵润生用心良苦感情真谛，他深知艺术作品，无不是一个观察、思索、感悟、表现的过程。这里也不仅仅是情感的冲动，更主要的是理性的思考。在2017年4月13日《世界面食大会》启动仪式在太原举行，活动现场，赵润生饱蘸浓墨在直径1.8米为世界最大的面气球上书写“世界面食大会”六个楷书大字，为大会挥毫助兴，并得到了于会领导及嘉宾的高度赞誉，多家媒体进行了专访并报道，同时为山西书坛争得了荣誉。

赵润生的书法，真隶造诣精深，法度严谨，笔致醇美，令人爱不释手。尤其是他的隶书宗张迁，时参篆意，饶有古趣。每年春节将至，请他书写春联的社会团体应接不暇，人们为能得到他一幅隶书





体春联，而当作新年幸运的礼物。他对矿工弟兄的婚宴寿庆，总是热情有求必应，他还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担任多所学校的书法课指导教学工作。

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学书须求古帖墨迹，模摹研究，悉得其用笔之意，

则字有师承，工夫易进。

功夫在诗外，作书亦然。赵润生的书法艺术，首先是人格。他为人诚实，注重学问幽默内涵不务虚名。他正当盛年，精力充沛，笔者热切祝愿他书法上与岁俱进，更上一层楼！